

1930年出版

趙景深編

上海圖書館  
龍西分館

神州國光社出版

鈞  
NO

上海圖書館

舉  
天  
文  
學  
部  
藏  
書  
印  
本  
如  
有  
借  
閱  
者  
請  
向  
本  
部  
借  
閱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1931

1931 6 初版

1 — 1500

版權所有

每部實價大洋八角五分

#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16B

目次

俄羅斯：

柴霍甫未刊的戲劇……………一

屠格涅甫新作的發現……………六

屠格涅甫趣味的轉換……………七

庫卜林寫賣淫婦……………一



高爾基的旁觀者·····	一三
瑪耶闊夫司基自殺·····	一七
愛蓮堡的戀愛小說·····	二四
嘲笑歐美的愛蓮堡·····	二六
法兌耶夫的十九個·····	二八
最近的新俄小說·····	三一
最近的俄國文壇·····	三七
俄國的通俗文學·····	四〇
法蘭西(附比利時)：	
佛羅貝爾未刊的情書·····	四三
巴比塞與俄國·····	四七
杜哈美爾的新小說·····	五一

青年作家洛瑟爾……………五四

龔古爾獎金贈與阿蘭德……………五六

法國文壇雜訊……………五八

梅特林克在尼斯……………六三

### 英吉利(附愛爾蘭)：

曼殊斐兒的文學批評……………六七

小說家羅蘭斯逝世……………六九

桂冠詩人白禮齊士逝世……………七一

新任桂冠詩人麥斯斐爾……………七四

最近兩年的霍桑屯獎金……………七九

一個兵士詩人的回憶……………八一

艾爾絲及其銀河……………八三

魏絲特的怪小說	八六
女詩人席瓊爾	八八
舞台劇社的今昔	九〇
兩種著名刊物停刊	九四
英國的三本新小說	九六
厄特斯密寫拜倫	九八
英國文壇雜訊	一〇〇
最近的愛爾蘭文壇	一一三
王爾德未寫的戲劇	一一七
最近朱士的生涯	一二九
史蒂芬士的詩歌殺人	一三一
奧弗拉赫德的兩本新著	一三三



美利堅(附墨西哥)：

花爾藤寫窮作家·····	一三五
辛克萊的山城·····	一三七
小評論編者的自傳·····	一三九
我們歌唱的力量·····	一四一
新羣衆及其作家·····	一四四
美國作家懷爾道·····	一五一
哥爾德與庫尼茨的論戰·····	一五六
美國文壇在俄國·····	一六八
美國文壇雜訊·····	一七二
墨西哥詩人涅爾服·····	一七六
德意志(附奧大利)：	

最近的德國文壇·····	一七九
霍普特曼寫三角戀愛·····	一八三
士圖懇和叔爾次·····	一八五
顯尼志勞的短篇小說集·····	一八八
最近的托馬斯曼·····	一九〇
亨利曼與雅寧斯·····	一九三
詩人何爾茲逝世·····	一九五
威甫爾改變作風·····	一九七
格來塞爾在巴黎·····	一九九
青年作家的一羣·····	二〇二
德國的新詩人·····	二〇五
三本德國小說·····	二〇七

二百五十卷的德國文學史……………二〇九

德國文壇雜訊……………二一一

兩本德國小說的英譯……………二一五

### 斯干底那維亞：

安徒生二百二十五年紀念……………二一七

丹麥五個文學家……………二一九

瑞典三個文學家……………二二四

瑞典詩人佛羅亭新傳……………二三四

拉綺洛孚與有聲電影……………二三八

最近的挪威文壇……………二四〇

哈姆生的最後一章……………二四三

德國人眼中的哈姆生……………二四五

安達西的在曠野中·····	二四七
安達西描寫現代生活·····	二四九
挪威小說的英譯·····	二五一
斯干底那維亞文壇雜訊·····	二五五
<b>意大利：</b>	
克羅采搜集席賽爾遺著·····	二五九
摩爾賽里及其遺著·····	二六二
斯維福寫老作家·····	二六五
斯維福派的小說·····	二六七
巴爾丁尼的新作·····	二六九
邦坦貝利的新作·····	二七一
皮藍得婁的厄運·····	二七三

皮藍得婁新劇本上演……………二七五

皮藍得婁創造有聲電影……………二七七

意大利的青年作家……………二七九

意大利青年作家的興起……………二八六

意大利文壇雜訊……………二八八

意大利現代文學史……………二九三

## 西班牙：

現代西班牙文學……………二九五

最近的西班牙文壇……………二九九

賽爾納的電影城……………三〇二

## 匈牙利：

匈牙利三本新小說……………三〇三

捷克：

最近的捷克文壇……………三〇七

小說家吉拉塞克逝世……………三一二

捷貝克的九個短篇……………三一六

波蘭：

小說家阿爾堪逝世……………三一九

荷蘭：

女小說家白露琴……………三二三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新文豪……………三二五

新猶太：

新猶太作家那底爾……………三二七

阿胥的三幕悲劇……………	三二九
跋	
人名索引	

# 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編

## 俄羅斯

### 柴霍甫未刊的戲劇

柴霍甫 (Chehov) 的戲劇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 (That Worthless Fellow Platonov) 最近已有英譯。此書是未刊的，或者說得準確一點，是比較最近纔發現的。總之這是一件難得的事情。自然，打開這本書來看的人，想要找到這本書與櫻桃園，三姊妹之類



相等，那是會要失望的。雖然有許多段可以顯出柴霍甫的天才，總不及後期作品的成績。但是在研究上卻有很大的用處。

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是柴霍甫正式寫戲劇的嘗試。以前雖也寫過兩種，但那兩種尚未脫稚氣，可以存而不論。柴霍甫寫這戲劇時是一八八〇年，那時他在莫斯科大學讀書，只有二十歲。他在當時常以筆名在二等刊物上投稿幽默的短篇小說。顯然他寫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是含有很大的希望的；他夢想着莫斯科的馬萊（Maly）劇場上演，可以使他從通俗小說家的地位一躍而為真正的文學家。但是著名的女優耶摩羅芙（M. N. Yermolov）卻不喜歡柴霍甫所呈獻的劇稿。柴霍甫依照她的指示改了一遍，後來卻擱置了下來。究竟是爲了醫藥忙和短篇小說忙無暇顧到呢，還是爲碰了釘子以後就灰心呢？這我們可就知道了。在一九二三年，也就是柴霍甫死後九年，在他的紙堆中找到這本戲劇，便在莫斯科刊印了出來。

這本戲劇的大意是說一個校長拍拉通諾夫有尊貴的氣質，爲女人的熱情和自己的寡

斷所毀。他又想接近她們，又想遠離她們；又想出門，又想住家；又想追逐，又想退縮。英譯者寇諾斯（John Cournos）稱之爲『意志薄弱的唐歡（Don Juan）』，但他除了戀愛的大度以外，卻沒有什麼像唐歡的地方。他娶了撒霞，撒霞是一個忠心的妻子，唯一可以使他快樂的女人。他正預備愛那寡婦安娜的時候，聽說安娜的媳婦蘇斐亞來臨，又轉移了他戀愛的方向。後來又插進第四個女人馬雅。他終於爛醉如泥，被安娜蘇斐亞和馬雅所圍攻。這時他的妻子撒霞已經吞了火柴，服毒將死，蘇斐亞又拿手槍將拍拉通諾夫打死。

在第一幕裏，拍拉通諾夫雖是無用，還有一點向上的希望。他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沒有地位的人……只是當學校裏的教員……（我的黃金時代是永不再來了！我將光陰虛擲在醜陋的小事上……除了這個身體，我將一切都埋葬在墳墓裏。）我不說到別人，但是我自己又做了些什麼呢？我自己是怎樣播種，培養和發生的呢？……罪惡在我四圍熬煎着，吞食我的同胞們；而我卻叉手而坐，好像我做過很煩重的苦工似的。』

可是後來就漸漸的不行了。安娜要比拍拉通諾夫自覺一些，她說：『我將要滅亡……一個開通的女人卻不做一點事。彷彿我是過剩的人物似的。』

最有趣的是，柴霍甫一切的後期作品，在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裏都已略具雛型。這本戲劇真可以當得起老祖宗的稱號。主要人物沒有希望沒有意志的拍拉通諾夫就很像伊凡諾夫中的男主人公。如果不是結構不同的話，人家真要以爲伊凡諾夫是無用之人拍拉通諾夫的改作呢。貴族的中落，感傷的氣分以及傢具的拍賣又很像是櫻桃園的胚胎。同樣的例子還很多。總之柴霍甫在二十歲時就已經將後期作品打好輪廓了。

我們現在再看一看藝術一方面。柴霍甫對於戲劇只是初學，因此在四幕裏堆滿了許多人物和許多事情。有一幕爲了使女主角有機會自殺，甚至使火車上臺。人物的出入也很不自然。不過他寫弱者的性格卻是他的專長。

關於英譯，寇諾斯在序上沒有說到這本戲劇的來源。這戲劇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這戲劇是怎樣產生的一句也不會提起。其次，柴霍甫對於這本戲劇並沒有題名，俄

文原文只書作柴霍甫未刊的戲劇，這英文的題目是否是譯者加上去的呢？如果是的，譯者也應該申明一下，免得讀者誤以爲是柴霍甫原定的題目。

## 屠格涅甫新作的發現

俄國文豪屠格涅甫死後，巴黎一般人士傳說，他的遺著都歸維阿多特（Pauline Viardot）夫人保管，作品極多而且極有價值。法蘭西學院斯拉夫語言教授梅松（André Mazon）現正保管這些作品，他的研究已經完畢。研究的結果，他印成一本書，還附錄屠格涅甫未發表的著作的目錄，題目凡一百五十。其中有戲劇，有幾篇完整的短篇小說，還有長短篇小說的綱要，三十三首散文詩等等。詩與以前著名的一樣的美麗，現已由沙羅猛（Charles Salomon）譯成法文。別的作品不久也要出版了。

## 屠格涅甫趣味的轉換

最近有一個挪威收藏家在阿斯羅的古董店裏發現了一本測驗心理的簿子，內中有屠格涅甫(Turgenev)在四十二歲和六十二歲時所受的測驗，可以看出這位俄國大作家浪漫的精神逐漸冷卻，甚有趣味。其中有幾個問題是這樣的：——

一，你以為最高的本性是什麼？

(一八六〇)直爽。(一八八〇)青春。

二，你最讚美的男人的性質是什麼？

(一八六〇)仁愛。(一八八〇)只有二十五歲。

三，女人呢？

(一八六〇)同情。(一八八〇)只有十八歲。

四，你主要的性格是什麼？

(一八六〇)勤勉。(一八八〇)懶惰。

，你以為最大的幸福是什麼？

(一八六〇)完全的健康。(一八八〇)能夠停止工作。

六，你以為最大的不幸是什麼？

(一八六〇)瞎眼。(一八八〇)繼續工作。

七，你所最愛的顏色是什麼？

(一八六〇)天青。(一八八〇)灰色。

八，你所最愛的花是什麼？

(一八六〇)水仙。(一八八〇)花椰菜。

九，你所最愛的作家是誰？

(一八六〇)西萬提司。(一八八〇)沒有一個；我已久不讀書。

一〇，你所最愛的詩人是誰？

(一八六〇)荷馬，莎士比亞，哥德。(一八八〇)沒有；我討厭詩。

一一，你所最愛的飲食是什麼？

(一八六〇)肉和香檳酒。(一八八〇)我能夠消化的東西。

一二，你所最厭惡的是什麼？

(一八六〇)蟲。(一八八〇)邀請。

一三，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一八六〇)青雲直上。(一八八〇)倚枕高臥。

一四，你所最愛的音樂家是誰？



(一八六〇)林布蘭 (Rembrandt) 和莫差特 (Mozart) 。 (一八八〇)什麼也不顧着，什麼也不顧聽。

## 庫卜林寫賣淫婦

俄國反革命的作家庫卜林 (Kuprin, 1870—) 的阿里西亞，決鬪，徐來米特，生命之河及其他，一個奴僕的靈魂及其他，紅榴石的手釧及其他，撒霞等均已先後譯成英文，最近他的寫賣淫婦的耶瑪 (Yama) 亦已由出版家兼翻譯家葛爾來 (Bernard Guilbert Gu-erney) 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了。此書未完稿於一九〇九年在俄國出版，其餘的續成於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這本英譯是全譯，凡四百五十面，有原作者的手書證明其中有些是不會發表過的。對於賣淫婦的描寫，使我們自然而然的想起得利賽 (Dreiser) 來。這本

小說是作者有一天下午在一個不名譽的地方動手寫的。不幸的女子並不像左拉的娜娜那樣得之於觀察，而是得之於庫卜林自身的經驗。他以為賣淫『幾乎是誠實的小生意，並不比開雜貨店好或壞。』又說：『恐怖不過是這樣——並不見得恐怖！』

## 高爾基的旁觀者

高爾基 (Gorky) 新小說的出版，是文學上重要的事情。這就足以證明讀者盼望的殷切。可是現在所要談到的新小說尤其重要，因為這是他一部最大，最重要的書。高爾基從來不曾寫過這樣的長篇鉅著。這就是我在一九二九的世界文學上所談到的三部曲，以前我報告說是第一卷將由葛爾來譯出，名為結局與開始，現在此書已經出版，但是書名則已改為旁觀者 (Bystander) 了。第一卷凡七百餘面，俄文總名為克里姆沙姆金傳 (The Life of Klim Samghin)，這部書所包括的時代凡四十年，從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

二世被暗殺敍起，一直敍到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和蘇俄政府的勝利，所以這本書的小題目名為『四十年』。高爾基用盡精力來寫這部書，猶之託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同樣是畢生的大工作。高爾基寫了四年多，顯然他把六十年來的經驗都放在這裏面了。

旁觀者凡包括四十年中的十五年：始於一八八一，敍亞歷山大三世即位；止於一八九六，也就是說在尼古拉二世即位不久。與我的童年和我的大學時代一樣，這部書也是傳記的體裁。如題目所示，這是克里姆沙姆金的傳記，他生於中等階級，第一卷終了時，他已經將近二十歲了。但是高爾基的企圖是很複雜的，他不僅僅寫克里姆一個人的思想和戀愛事件。他只是利用克里姆，使他從本鄉走到各處，使他遇見各種的人物，像這樣鳥瞰了俄羅斯的全景，尤其是男主人公所屬的中等智識階級。因此克里姆在兒童時代和大學時代所認識的朋友一定要很多，有技師，著作家，政治宣傳家，女僕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物。這些人物討論並且談話，時常絮絮不休，談個不了，談到一切幻想的抽象的題目。本來高爾基是喜歡這些談話的，但在這部小說裏尤其需要，因為他最重要的就

是表明當時的政治態度和哲學態度。他的人物中有的信仰和平的平民主義，有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有的是反對革命的青年頹廢派，大談其波特來耳和魏爾崙，大家都混作一團，熱情的討論着。

書中的人物還有披髮破衣的學生，『好像弔死鬼似的，垂着手搖擺着，頭倚在一面肩上垂着。』又有縫衣婦兼賣淫婦的麗苔，也就是克里姆第一次愛上的女人。作者將狡猾，粗野和虛偽與真誠，溫柔 and 善良混合起來，極爲動人。克里姆與麗迭亞嚴肅的戀愛是這本書最出力描寫的地方。麗迭亞歇士底里亞的天性，對於理性生活的渴望，對於性慾的厭惡和拒絕，更加使得克里姆愛她。最後她愛他到了極點，也就忘了熱情時的羞恥了。

據拉莎洛夫 (Alexander Nazarov) 批評，高爾基的旁觀者似不及他早年所寫的短篇小說和戲劇夜店。最大的缺點就是結構不好。像婀娜小史或是福西脫傳說，雖然也有幾個中心點，卻是互相扶持的。高爾基卻不然，克里姆的故事被許多不相干的人物破壞

了統一。像著作家卡亭，克里姆的叔叔，漂泊者因諾可夫和許多別的人都是不必要的，出現了一兩章以後，竟不知去向。其次，談話冗長得使人感到疲勞，動作因之緩慢。但他最後卻希望高爾基的續作能夠免去這兩種短處。

## 瑪耶闊夫司基自殺

據莫斯科電訊，俄國未來派詩人瑪耶闊夫司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已於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四日午前十時半在事務所以手槍自殺。遺書上有這樣幾句話說：『我實驗詩劇，受了打擊，無法逃脫，所以決定自殺。』今特介紹其生平如下：

瑪耶闊夫司基在一八九三年生於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在十二四歲的兒童時代，即已成爲布爾塞維克會的會員。一九一一年他與最初的未來派聯合，開始寫詩。起



初他與別的未來派作家很難分別，漸漸的他顯出與其餘的人有特別不同的地方。他的詩不是寫給書齋裏的文士看的，而是寫給街頭的戰士看的。他的詩脫離了過渡的意識，充滿了人間的趣味，雄辯條爽——是一種新穎而又意想不到的雄辯。一九一六年他的詩收集成冊，題上一個顯出他的作風的題名有如牛鳴 (As Simple As Mooing)，稍有成功。一九一七年瑪耶闊夫司基因為會中得了勝利，他也就成了像煞職業的布爾塞維克詩人。大半他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所寫的詩都是直接的政治宣傳（神祕的滑稽劇，一五〇〇〇〇〇〇等）或是多少帶點奉命而作的意味的嘲諷。自一九二三年以後，瑪耶闊夫司基做了抗閔未來主義者雜誌烈夫 (Lef) 的負責編輯。他又是圖案畫家，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他主要的事業就是畫宣傳的廣告。

瑪耶闊夫司基的詩非常不像象徵主義者的詩。他承認除了未來派以外，只有諷刺家齊爾尼 (Sasha Cherny) 影響到他。齊爾尼是在象徵主義時代唯一寫那不像詩的詩人。

在韻律學上瑪耶闊夫司基是象徵主義者的繼承者；俄國詩古典的分音法的破壞成爲瑪耶

闊夫司基發展到極端的法度。他的詩是基於一行裏重音的數目（在俄文是與字的數目相等的），完全不管一切非重音的綴音。他的用韻方法也是象徵主義趨勢的發展，在此處瑪耶闊夫司基又與象徵主義者的趨勢相合：主要的重音是放在子音字的前面，隨在有韻的母音字的後面；在重音字後的母音字的性質和數目是不大重視的。他盡量的用不只一個字的長韻和雙關韻——他整個的用韻方法使人活躍的想起白朗寧的英國讀者來：ranun-culus（毛茛屬）和Tommy-make-room-for-your-uncle-us相當於瑪耶闊夫司基最保守的用韻法。瑪耶闊夫司基新的用韻法對於俄國詩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廢除舊綴音法終究未能成功，無論如何，舊法究竟比他的新法要複雜一些，方法要多一些。

瑪耶闊夫司基的詩很豪放，不大修飾，完全站在好壞趣味的分別以外。他用天然的日常語法，不成形式，以合他的需要，並以反對舊式的詩的傳統。他的語言脫離了過渡時代的用法；在文學的語言上，這是新的語言，完全是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語言。他用尋常的語言入詩，使得聲音與尋常不同。他的詩與重音和不加選擇的，不音樂的相俗語

句相調諧，彷彿是鼓聲或是有簧管樂器 saxophone 的聲音。瑪耶闊夫司基與美國詩人林德舍 (Vachel Lindsay) 有相似之處。這兩個詩人除了精神不同以外，林德舍的詩大半是音樂的，可以合唱——瑪耶闊夫司基的詩則完全不能歌唱；他的詩是朗誦的，雄辯的，好像是曠野中的演說。如以維多利亞詩的標準來看，他的詩簡直完全不能算詩；即以象徵主義者的標準來看，他的詩也並不見得怎樣好。但這應該感謝象徵主義者的薰陶，擴大了我們詩人的感覺，使我們可以了解這種喧鬧而又嘈雜的雄辯。瑪耶闊夫司基的聲譽非常普遍，讀他的詩的人很多。他的詩很純樸，題材能夠使最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感到興趣，即在職業的詩人眼裏看來，他也是最高的人物。

瑪耶闊夫司基最好的表現方法是(除去利用非詩的語句的純粹字的效力以外)暗喻和誇大。他的暗喻法和誇大法是寫實的，使人多少回想起十七世紀的『使用幻想』(conceal)起來。他盡量使用他的評注者所說的『暗喻的現實化』，這是一種有力的方法，可以使得用舊的套語有新的生命。如果他想用陳舊的暗喻來描寫他的心中愛火的燃燒，他就

完全現實的畫出一場大火，火場中有頭戴銅盔脚穿高靴的救火員以磨折燃燒着的心，這樣就有力得多了。如果他以巨大的人伊凡，抗閔主義的戰士，來象徵俄國的人民，他就詳詳細細的描寫他遠涉大西洋單身與資本主義的戰士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戰鬥。瑪耶闊夫司基詩的感興是唯物的，現實的——這就是他與無神論的抗閔主義相似的地方。最能表示出他的信條的就是神祕的滑稽劇的四行楔子：

『我們是被天上的糖果養活着的，

給我們真的黑麵包來過活罷！

我們是被厚紙版的熱情養活着的，

給我們一個活的妻子來過活罷！』

至於抗閔主義的真正精神，瑪耶闊夫司基是很少的，一個可靠的抗閔主義者很容易看出他有危險的個人主義。雖然瑪耶闊夫司基早年詩中的英雄『瑪耶闊夫司基』可以解釋作非個人的，如把他當作真的人，當更恰切。他的政治詩感情是革命的，無神論

的，但這也只是特別染上社會主義者的色彩罷了。瑪耶闊夫司基不是一個幽默作家；他的諷刺是責罵而非嘲笑。他是一個演說家，甚至他的不成熟和粗糙都是他的嚴肅詩的目標。這就是他的特異之點。

瑪耶闊夫司基主要的作品是他的長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所寫的詩感興大半都是自負。在這高聲大響的底面顯然有頹廢和神經衰弱的質素。這些詩中最顯著的就是人 (Man) 頌揚自己的無神論，袴中之雲 (The Cloud in Trousers) 帶點感傷和革命的預戒。戰爭與和平 (War and Peace) 已經是一首社會詩。一切這些詩都作於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他寫了光明，興奮而又諧謔的神祕的滑稽劇 (A Mystery-Bouffe)，像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似的嘲笑資產階級被普羅階級打败了。一九二〇年他寫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這數目代表俄國的人口)，是罵西方資產階級封鎖蘇俄海口的。一九二一年以後他又嘲諷蘇俄內部的紊亂，也寫自負的詩，大半是以戀愛為題材。抒情詩我愛 (I Love, 1922) 大約在一般讀者看來，是他最能動人的詩：沒有十

分不成熟之處，是慘澹經營的在『使用幻想』。他最近的長詩也是以戀愛為題材的。不大動人，並且可怕。所寫的女主人公極有名，並且是他文學朋友的妻子。這首詩顯出他能力的低落，在他一切的最近作品（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也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才盡，大半又都是諷刺和奉命而作的宣傳品。

## 愛蓮堡的戀愛小說

新俄小說家愛蓮堡 (May Ehrenbourg, 1891—) 是猶太人，他的冉娜之愛 (The Love of Jeanne Ney) 已有英譯由紐約 Doubleday Doran & Co. 出版，除英譯外，尚有德、法、西、捷、丹、瑞典、波蘭等國譯本。此書不僅僅是個動人的故事，并且顯出各種人型。所寫是一個強烈不滅的戀愛事件，人想戰勝命運，卻沒有這樣的能力。此外作者還嘲笑哲學家和道德家，將善惡的爭鬥顯示給我們。像這樣一本書方向太多，結構當然不能統一的。

戀愛的一對是冉娜和劉博夫 (Andrew Luboff)。劉博夫是個抗閔主義者，他在戰後殺了冉娜的父親。他們倆幾次經命運的播弄，彼此分離，後來幸福似乎就在眼前了，誰知劉博夫竟以殺人罪上了斷頭臺，其實死者並不是他殺的。

書中的人物都彷彿是平面的，只是倫理的象徵。似乎在實際上不會有這樣的人物似的。

愛蓮堡現住巴黎，這本四百多面的書就是他在巴黎路旁的小酒店裏寫成的。



## 嘲笑歐美的愛蓮堡

冉那之愛的作者俄國愛蓮堡現又有裘利阿·裘南尼陀及其弟子的奇遇 (The Extraordinary Adventures of Julio Jurenito and his Disciples) 的英譯本出版。此書是對於歐美的嘲笑 (諷刺到戰爭、政治、宣傳、蘇俄政府等等)。不過他想說的話太多，一本書未免不能容納。其中有一部分諷刺得很惡毒，很活潑。還有一部分卻過於無意識，落於平庸。專看好的部分，這書是很值得一讀的。

這本小說的結構彷彿老殘遊記一樣，極為鬆散。裘南尼陀是國際的游浪漢，沒有主

見。他在大戰期間和戰後周遊各國，收納弟子，把他們一同帶到俄國。他是一切都不信仰的人，他是安那其主義者。

愛蓮堡嘲笑得最厲害的就是裘南尼陀的弟子。因為他每一個弟子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國。美國人柯爾（Cool）是一個腐敗商人，只知貿易，在全歐開設妓館。法國人戴爾海（Dellaire）也是被嘲笑的，他以為葬儀有十六等，各等人有各等的葬儀，十足地顯出了新古典主義的精神。德國人須米特（Schmidt）和意大利人也都諷刺得很恰當。尤其是柯爾和戴爾海是他描寫得最出力的兩個人物。

## 法兌耶夫的十九個

新俄法兌耶夫 (A. Fadeyev) 的十九個 (The Nineteen) 現已有國際出版部的英譯，此書是抗閔主義遊擊軍隊 (獨立隊的義勇兵) 於革命內亂時期在西伯利亞東部與日本和科爾恰克 (Kolchak) 人戰爭的故事。在這本小說的許多人物中只有一個女人，她是營中的看護婦，心地寬大，卻又好像動物一樣，輪流爲一切兵士所佔有，兼做他們的母親。其餘便都是戰爭的人，由農夫和礦工組織成的，拿了短刀和來復槍，騎了馬，在西伯利亞的曠野裏戰爭。他們時常遇見敵人，飢餓，口渴並且感到危險。

他們有一個領袖，是猶太人，名叫李文生 (Levinson)。戰爭的結果，只剩下十九個人。『因為一個人要生活，並且應該盡他的責任。』如上所說，彷彿法兌耶夫的敘述只是一種動物生之願望的史詩，好像傑克倫敦一樣。其實並不止此。主要的性質還是憐憫和溫柔，人類的溫暖，以及大自然霧露一般的美景。因為法兌耶夫究竟是個詩人。

全書很少討論和辯駁的話，但是有一段寫李文生的積極思想卻很精警：『他現在心裏所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一個病容的猶太小孩的照片，他有光明的大眼睛，穿了一件黑短衣，他驚奇的，不像孩子般的注視着一個地方，人家告訴他有一隻美麗的小鳥要從那地方飛出來。但是這鳥卻不會飛出來。……於是

他記得當時他幾乎失望得要哭了。他後來遇見了許多失望的事情，纔明白「事情並非是如此的」。在他真的明白了以後，他就懂得因了這些關於美麗小鳥的荒誕故事——美麗的小鳥將從這兒或那兒飛出來——人類就要遇到危險並且犯罪，他還明白許多人畢生消磨於無結果的盼望之中。……不，他不再需要這些鳥了！他毫不容情的壓迫一切這些甜蜜的空想；他打碎了一切從前幾十年美

麗小鳥的荒誕故事的念頭！……「看現在如此的一切，改變現在如此的一切，控制當前的一切。」李文生成功了這個知慧，成功了一件最簡單而又最難的工作。」

此外便都是遊擊隊日常生活的質直敘述，寫得非常的簡單，美麗而且溫柔。

## 最近的新俄小說

星期六文學評論六卷三十一號上載有拉莎洛夫(Alexander Nazaroff)的俄國通信，筆者頗不滿意於無產階級文學，但其中有些消息卻是值得寶貴的。現在謹將這篇短文不加選擇的錄在下面：

我的書桌上有一堆書，大約有二十幾本新出的蘇俄的小說。從皮涅克(Pilyak)的紅樹(Красное Дерево, Petropolis Publ.)到謝米諾夫(Semyonov)的娜莎麗·達波娃("Natalie Tarpova", Molodaya Gvardia Pub., Moscow)和別賽勉斯基(Bezymb-

ensky)的長詩等等，這些是這一年文學收穫的最好的代表。大半——大半一切蘇俄的小說——都放縱的充塞着性慾。這不是美國的讀者所能強駁的。總之，一切現代的文學性慾的描寫總是很興盛的。最特別的就是蘇俄文學所描寫的性慾的確是前無古人般的離奇。

『男女關係的完全混雜使人想到牛場；一個女主人公以動人心目的真誠，向陌生人訴說她「疲倦得要死」——她近幾月來「小產了許多次」——偶然的強姦敘述得非常逼真——這就是大半蘇俄小說中的要素。

『這就是莫斯科性慾描寫的例子。爲什麼蘇俄的作家這樣固執的黏附於溝渠裏奇異混合着的穢物呢？答案，或者至少一部分答案是很明瞭的。這些作家誠實的描繪他們在實生活中的見聞。有一句老話，一句不可否認的老話說，蘇俄的制度，有力的廢除婚姻，時常與傳統，舊家庭以及舊倫理作戰，使得俄國的倫理弄得一團糟，赤裸裸的赤色婦人們和藹的請男人們進「休憩室」，無數蘇俄的雇員在此地消磨他們的假期，這也就是

顧米里夫斯基 (I. Gumilevsky) 小說取材的地方。波格達諾夫 (N. Bogdanov) 的年輕的「康姆梭莫爾西」(Comsomoltsy) 確實是在俄國任何城中可以找得到的；莫斯科每日出版的新聞就證明了這件事。實際上是如此，蘇俄作家又怎能不爭相描寫呢？

『是不是全俄羅斯都是這樣的「偏見」呢？自然不是。在這一團糟後面，在表面上沸騰且作唧唧聲的，至少有一半人固執着「布爾喬亞」的意識和倫理，與別的國一樣。那麼蘇俄的作家爲什麼完全不顧這其他一半的俄國人呢？比方，爲什麼這些作家從來不——或者實際上從來不——描寫比較永久的男女關係呢？』

『讀者知道，近兩年來俄國有了大改變。俄國的獨裁主人史達林 (Joseph Stalin) 拋棄了新經濟政策，決定要嘗試一個新的飛躍，跳到無望的共產主義上去。經濟上說來那就是五年政策，差不多完全壓迫自由通商，在鄉村癡呆的反抗「庫來克斯」(Kulaks 意爲小康的農民)。政治上說來，那就是對於「反革命」的迫害和處決，莫斯科傳來的電報差不多每星期有這樣的消息。總之，在人們相安於新經濟政策，壯健了六年以後，現在又



回到擾亂的制度，使人追想到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黑暗時代。

『俄國文學顯著地是「國有」的產物：好像商業和實業，也由國家管理一樣。自然，這種一般的政治上的改變也反響到——蘇俄的報紙上如此說——「文學前線」。在新經濟政策的時代，政府對於文學的態度是溫和而且放任的。這是真的，小說家要想政府收買他的稿子，不得不清楚的表示他對於蘇俄政府的同情。如果他能照這樣做，他就可以比較的得着自由。在小說家的作品裏甚至可以批評到蘇維埃制度的缺點，只要他的批評是根於友誼。但現在可不能這樣的隨便了。

『這種改變起初由各種朕兆上可以感到。比方，國立的報紙猛烈的攻擊蘇俄最有名的作家皮涅克，因為他犯了「罪」，這在以前是看作無足輕重的；他膽敢在柏林刊行他的小說紅樹，這紅樹是莫斯科檢查員已經禁止了的。恐怕他「反抗普羅利塔列亞的信條」，還要遭文學界的驅逐呢。美國讀者所熟悉的虧空公款者的作者卡泰也夫 (Valentine Katerav) 也挨了罵：他在一種雜誌上敘述工廠生活，他說他看不出工人們有「無產階級熱

情」的精神。……這不過還是開始。現在政府已正式宣布他們的決定：「從文學中掃去布爾喬亞趨勢最後的殘餘」，「在文學上與在經濟上一樣，必須建設一個穩固而又清楚的普羅利塔列亞的戰線」——這是經過共產黨主要機關所通過的。

「但是」一個穩固而又清楚的普羅利塔列亞的戰線」意思是必須有政治的批評。那就是說，一個作家描寫生活，一定要受馬克思主義和列甯主義的嚴格的限制。比方，如果他描寫知識階級和工人，這些知識階級一定要形容成爲不足引人注意的倒霉動物，而工人——是「正面」的人，對抗一定要歸勝利於無產階級，不然就是「反革命」。所以蘇俄小說中的人物很少有知識階級和受過教化的人。如果一個作家描寫男女的關係，他們什麼事都可做，就是不許有布爾喬亞意識的戀愛：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戀愛並沒有這樣東西；只有兩性的吸引，加上無產階級的同志。爲此，蘇俄小說無論怎樣描寫性慾的罪惡，也不會給我們多少帶點永久性的嚴肅的心理描寫。

『沒有「戀愛」；沒有「受過教化的人」；沒有「複雜的心理」（靈魂“Psyché”）這個字是

馬克思唯物論的崇拜者所懷疑的)——這就是蘇俄作家限制他們創作的「三沒有」。但是文學中除了這些要素，你看還剩下些什麼東西！現代一切的歐洲文學，百分之九十，如託爾斯泰的安娜小史，高爾斯華綏的福西脫傳說，柏洛司特的過去時間的追求，不都是建築在戀愛，受過教化的人和複雜心理上麼？

『自然，蘇俄作家時常離開「普羅利塔列亞的戰線」；但他們服從政府的時候卻較多，不然又有誰印他們的作品呢？結果是他們作品的質地不會很高，都退化了。放在我桌上的今年的二十餘部小說，除去他們所含有的赤裸裸的身體和大膽的描寫以外，其實是慘白的，沒有生命的作品。你看的時候，就彷彿在露屍所中行走。他們不過是代表躺在馬克思主義普羅克魯斯次 (Procrustes) 是古希臘的大盜，相傳有被捕的人，強盜就把他放在鐵褥上，如果他的身體比鐵褥長，就切斷他的腿，如果是短，就拉他長，表示必就其範的意思) 牀上的文學罷了。』

## 最近的俄國文壇

俄國文學現在也與德國或是世界各國一樣，回想錄，傳記以及遊記之類的作品甚爲流行。媯迦麗娃 (Touchkova-Ogareva) 的回想錄讀者極多。她曾經做過兩個著名的政論作家和遣戍者赫爾岑 (Alexander Ivanovitch Herzen, 1812-1870) 與奧格僚夫 (Nicholas Platonovitch Ogariov, 1813-1877) 的妻子，書中寫他們倆的政治活動甚詳。又有一位潘奈娃 (Panajeva) 女士也著了一本回想錄寫她與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以及託爾斯泰的交遊，也很引起讀者的注意。這兩本書在書店的櫥窗裏大走紅運。還有一本寫

格利薄哀杜夫 (Griboyedov) 的泰耶諾夫 (Yuri Tynyanov) 的公使之死 (Death of the Vazir-Mukhtar)，銷路也很不壞。小託爾斯泰 (A. N. Tolstoy) 的彼得大帝也在各雜誌上連續的刊載。蘇俄的讀者對於現代日常生活的描寫反倒不大歡迎，只愛看這些歷史上的事情。就連工人也很知道『富人和統治階級是怎樣生活的』，因為工人自己也是統治階級了。

讀者想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不想知道他們所已經知道的事情。格玲 (Alexander Green) 最近的願在波浪上奔走的女人便是寫他們所不知道的幻想。大意敍一羣水手作竟夕之談，女神保護他們不致淹死，後來他們就替女神建立白石的神像，報答救命之恩。

遊記也是很受歡迎的。倪吉庭 (Nikitin) 的北方的高原描寫他在西伯利亞北部的北極探險，往來於葉尼塞河 (Yenissei) 與利那河 (Lena) 之間。倪吉庭往北走，還有一個青年作家賴平 (Boris Lapin) 則是往南走的。他的帕米爾鄉村故事記他在中國與印度邊界

的聞見，頗受美國歐亨利的影響。

卡泰以夫 (Valentine Kataev) 的盜用公款者 (The Embezzlers) 已有英譯本由日規出版部發行。雖是宣傳性質的文學作品，但卻自有其藝術上的價值。諷刺幽默，且愛描寫風景。論者拿牠來與哥郭里的死靈相比擬。

納希文 (Ivan Nazhivin) 六年前的著作拉斯蒲丁 (Rasputin) 現在方有英譯。全書凡兩卷，七百五十面，有人擬之於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過納希文的工作比託爾斯泰更難，他寫的是近時的事，潮流還未被時間衝去。他描寫人物缺乏個性，描寫事件又未能闡明因果，使人讀後如墜入五里霧中，這是他的缺點。

## 俄國的通俗文學

最近俄國的歷史小說，半歷史小說以及科學小說，甚為流行。德羅斯多夫 (A. Dr-ozdov) 的彼得大帝的結果對於彼得大帝並沒有關係。他只是寫一個土匪，綽號叫做彼得大帝。不過作者卻是用寫歷史的態度來寫他的。白拉東諾夫 (Andrei Platonov) 的一個主人的出身則寫的是真彼得大帝。實際上他是學梅雅荷爾的方法，在那兒暗指時事。彼得大帝立了一個計劃，想把頓河和伏加河用一個運河連接起來，便從莫斯科召一個英國技師來造水閘。彼得大帝還雇用許多瑞典技師，這些瑞典技師便怠工起來。後來工程

未就，瑞典技師就歸罪於英國技師，於是英國技師就喪了性命。一九二九年俄國的實業也是請外國技師幫忙。這些外國技師不但受俄國人的妒忌，還要受別國人的謀害，情形與一個主人的出身中所說正是相同。

科學小說則有烏連斯基 (Anton Uliansky) 的長篇車輪之路。車輪算是環繞地球的衛星，有使人死亡和毀滅的權力。還有胡伯特 (P. K. Hubert) 的霧月 (The Month of Fogs) 是寫一個貪布的人的。愛西葉夫 (N. Aseyev) 是用史維夫特幻想的方法來諷刺的。他的短篇小說集名爲一個詩人的散文。其中有一篇寫飛城，好像史維夫特的 *Laputa*。還有一篇寫火星與地球用火山礫和『集中意志力』的礫相接觸。這兩篇雖是幻想，和白拉東諾夫的作品一樣，卻是有關世界大事的。

烏斯比奇斯坦 (Uzbekistan) 新近成爲蘇俄的亞洲聯邦。徐亭 (A. Syttin) 的回教堂的陰影便是以這個聯邦作爲背景的。書中寫的是中亞細亞宗教的偏嗜和蘇俄的文明之爭鬥。



賴平 (Boris Lapin) 新出了一本太平洋日記。此書是許多短篇的結集，寫西伯利亞東部水手和漁夫的生活。

## 法蘭西

### 佛羅貝爾未刊的情書

佛羅貝爾 (Flaubert) 與許多別的法國人一樣，愛女人不但是少時的心情，並且是終身的熱情，最近發現的他在一八七九年死前七月所寫的情書，便足以證明這句話。更可以說，使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的人卻很少。他的初戀須萊辛格爾 (Mme. Marie Schl.)

ésinger)曾在感情教育中出現過，第二個戀人柯萊特(Louise Colet)與他戀愛了八年，從一八四六到一八五四。據說第三次戀愛是人生最偉大的——第一次是尊貴的，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反動或解放，第三次纔如心所欲。如果這是實在的話，那末我們可以說佛羅貝爾直到一八五九，戀愛方纔成熟。那時他三十八歲，有人介紹他到羅尼斯伯爵夫人托爾卑(Jeanne de Tourbey)的客廳裏去玩。她家裏常有許多文學家來聚談，據說一八六三年唯一達到法蘭西學會的捷徑，就是從她門口經過。大仲馬、泰納、高諦謨、聖佩韋和龔古爾兄弟都常來拜訪，不用說，她很聰明，並且也相當的美麗。也許因了她的美貌，佛羅貝爾纔在莎蘭坡裏感謝她鼓勵他的工作罷。但在普法戰後這客廳就有了愁慘的改變。死的死，遺戍的遺戍，在生的人也非常憂傷。佛羅貝爾很少到巴黎去，但在一八七九年十月他卻寫了一封信給他所崇拜的伯爵夫人。她那時是四十二歲，還可以看得——佛羅貝爾是五十八歲，快要死了。下面就是他所寫的信：

『克羅伊塞特，星期三晚間，十月八日。

『這是多麼的久呵，我久已不會聽見你所說的話了，親愛的美人，我的真心的朋友。

『首先問你，你現在的心情怎樣？後來再問你的健康。你現在還住在波意士街麼？你已經避暑過了麼？今天晚上下了雨。美麗的日子完了！

『我的心早已消失了！你知道今年命運賜給我的好運氣是在何時麼？老實說，就在夏天的六月的一個早晨我在王子園用餐的時候。你的眼睛多麼迷人呵！你是多麼的美麗呵！我發狂的愛了你兩點鐘，好像我只有十八歲。再說，我依然愛你，你是我所崇拜的人。

『我想替你在郊外找一所房屋（如你的心意）。但是直到現在，還不曾找到一所合你意思的。

『幾時我們纔能彼此見面呢？我又在克羅伊塞特消磨我整個的冬天，想快點完成我那無窮無盡的老書。但是也許從四月起，我可以在巴黎住一年不移動。我們就可以常相

聚首了——噯？假若你的屋子裏貴族和紳士都不太多的話。

『我的生活是平板而且憂傷的。至於我的職業，卻很順適。

『你的朋友已經倦於寫作了。但是你不要勤於寫作，只回我一封短信，我就感謝你的好意了。

『過幾天新生命 (Vie Moderne) 上要刊載我的舊作。

『我柔和的吻你的雙手。 你的忠心的老朋友，佛羅貝爾。』

## 巴比塞與俄國

在大戰時以砲火 (Le Feu) 著名的巴比塞 (Barbusse) 最近到俄國去了一趟，著了一本俄國 (Russie)。他說在俄國現在尋找俄國型的人，已經很不容易，只是偶爾有幾個古代的遺物罷了。例如年老的將軍還穿着皇家的軍服。至於其餘的，『好像美國人一樣——一個新的種族興起了，從一大堆混合的原質裏跳了出來。在現在蘇維埃的羣衆中已經找不到所謂俄國人，猶之在美國人中找不到英國人一樣。以後談到俄國民族的人應該留神一下，現在已經沒有俄國人了。代之而興的是一個新的種族，他們的人民是社

會的，而不是人種的；是普羅化的，普羅化了的——普遍，健康而且活潑。任何舊的歷史或地理的名稱不能再加在這個種族上——這是蘇維埃的種族。』巴比塞又與其他訪問俄國的人只看看莫斯科和列甯格勒的不同。他除了到這兩個大城以外，還到克里米、下諾弗哥羅以及只有俄國人能叫得出名字的地方去。他驚異於俄國的廣大。他談起俄國文學的重要，十五年以前的作品與現在的已大不相同，一看就可以知道這作品是屬於什麼時候的。現在藝術的修飾已不需要。巴比塞說：『作品已成爲皮膚，而不是衣服了。』

巴比塞後來談到他的家鄉的文學。他看見俄國人仍舊愛看法國資產作家的作品，頗感痛苦。他在莫斯科的熱鬧市場看一看各家書店的窗子，都擺的是柏洛司特（Marcel Proust）、紀得（André Gide）、克勞德爾（Craudel）、吉洛杜（Jean Giraudoux）、高歌脫（Jean Cocteau）等法國作家的作品，便在蘇俄的一種大報上寫了一篇論文（此文現收入俄國，作爲其中之一章），說他們不能給蘇俄什麼好處——他們所代表的是死的時代，他們是巧妙的嬉戲者，他們帶一種強烈的腐爛氣息。柏洛司特以爲他自己完全沈浸

在社交之花的世界裏；克勞德爾多迷信；吉洛杜和穆杭似乎是汽車、升降機以及消夏別墅的觀察者，想要嚇嚇資產階級，其實只是諛揚他們罷了。高歌脫則是『芥子糖、可愛的小丑、貴族的跳繩索者』。法國學會在巴比塞看來只是『活死人的博物館』罷了。

『這一切都滾你的罷！』

他說這樣激昂的話，他說俄國用不着這樣的老古董了。他選擇了一些前進的作家，以為那纔是蘇俄人民正當的食糧。那就是：散德拉爾斯 (Blaise Cendrars)、白羅克 (Jean-Richard Bloch)、李麥 (Tristan Rémy)、馬蘭 (René Maran)、考投里亞 (Vaillant-Couturier) 以及與他們相同的人們。全都是『法國思想最好的榜樣』。

巴比塞對於現在寫著作論俄國的人很反對，以為他們好像英國人一樣，在法國登岸時看見一個紅髮女人，便以為一切的法國女人都是紅髮的了。他又說：『不久以前，我看了一篇文學論文，作者像昆蟲一般的有耐心，爬梳弗羅貝爾的作品，把不合文法的句子都列舉出來，想證明弗羅貝爾不能寫法文。現在報告俄國近況的書以及反俄的報紙也



就是這樣的。』巴比塞又問：『俄國革命是否成功呢？』他的答案是正面的。他以為我們不應看小的地方，應該看牠的全體。

巴比塞曾與高爾基作很長的談話，高爾基也相信新俄將來之樂觀。高爾基說他久別歸來，簡直不認識了。『我連田畝和小鳥都不認識了，一切都似乎年輕了許多。我到了此地顯得我是更疲倦更老了。世界上最美麗而且最重要的景象就是蘇俄羣衆的運動。』

## 杜哈美爾的新小說

以非戰小說文明和犧牲者著名的法國杜哈美爾 (M. Georges Duhamel) 最近又出了一本新小說里昂人的俱樂部 (Le Club des Lyonnais)，這是許多相連續的小說之一部，可以名爲沙拉文系 (Cycle de Salavin) 的。其餘的幾部名爲午夜懺悔 (La Confession de Minuit)，兩個丈夫 (Deux Hommes) 和沙拉文的日記 (Le Journal de Salavin)。杜哈美爾沒有告訴我們還有下卷，但我們從里昂人的俱樂部的結束看來，使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還有下卷出版。沙拉文已成爲杜哈美爾表現他完全的人生哲學的主人公了。

這是一種感傷的哲學。沙拉文是一個不幸的動物。他是一個上等書記，缺乏勇敢強壯以及美麗。他說：『我並不聰明——簡直不聰明。我只是一個人；我感到人類無限的失望，但我也感到希望。』然而這個小人雖然一切都小，靈魂卻是極偉大的。他時常夢想到完全；在前一部裏他想成爲聖者。但在現代的大城裏想過聖者的生活是極其困難的。他的堅苦修行送他進了醫院；他那奇異的行爲使得他的妻子和母親受苦。終於他不能不承認他自己想做聖者，在行爲上是失敗了。

在里昂人的俱樂部中，沙拉文又沈浸在人的社會裏。他看出一切的人都是與他一樣的不幸——不幸而又不可理解，無休止而又不真實。他們在忘我之境尋求安慰；有的著書，有的看書，有的忙着商業或是政治；他們一切這些活動的目的，就是想避免觀看或是感到他們生活的惡劣。這部書裏有一個人以戀愛的冒險來安慰他自己；又有一個人想做『純粹的觀察者』，把世界只當作一個西洋鏡。至於所謂里昂人的俱樂部，是 Communist 的集合所，沙拉文也毫無定見的追逐着這個革命理想。他們的活動，其實也只是

忘我而已。

這部書的主旨就是沙拉文發現了一切逃避的方法都是虛空的。終於他失去了母親和朋友，決定逃避隱匿，重新生活。他想，在四十歲時，他是以前不幸的奴隸；如果他改換他的名字，他的環境，他的國土，也許可以脫離他所厭棄的那個沙拉文罷。有一天他的妻子發見他的一封告別的信。全書就此終結。

下一部也許要寫他到美國去罷？不過即使沙拉文到了美國，也還是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一個人隨便往什麼地方去，靈魂總是永遠一樣的。

## 青年作家洛瑟爾

法國洛瑟爾(Dricu la Rochelle)是戰後的作家。他大約還不到三十歲。他的作品混合了清淡和力量，浮淺和深沈。他寫過兩篇有趣的政治論文。他以為歐洲的資本主義應該在和平與革命之間任擇其一。最近他又寫了一本小說一個凭窗的女子(Une Femme à Sa Fenêtre)男主人公是一個抗閔主義者，常說這樣的短語：『紐約或是莫斯科。』他的願望是歐洲要有勇氣創造新的東西，脫離傳統。傳統雖常是美麗的，卻不能長久存在的。他說，百星(Pantheon)和聖母寺雖好，只是死之屋罷了。『我不再信仰誰，只信

仰美國人和俄國人。』這是洛瑟爾借他的男主人公波特羅斯在說話。

這本小說的大意是說一個二十八歲的年輕婦人散托麗妮有一天晚上看見波特羅斯在逃奔。她讓他進到她的房間，救他脫離了追逐者。她發現他雖是抗閔主義者，但卻有資產階級的習氣，不過他有勇氣和冒險，這是她的同道中所缺少的。後來她就拋棄了財產和丈夫與波特羅斯偕逃。在藝術手腕上，作者似不及屠格涅甫和杜思退益夫斯基。不過他總是很希望的。

## 龔古爾獎金贈與阿蘭德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法國龔古爾獎金已經贈與阿德蘭 (Marcel Arland)，得獎作為秩序 (L'ordre)。上午十一時德魯盎特酒店裏的龔古爾獎金委員會一些會員急得要命，大家都殷切的等待阿蘭德的來臨。可是這時三十歲的阿蘭德正在 Seine-et-Oise 學院授課，離都市很遠。忽然電話攪擾了他日常平靜的工作，一定要他在下次車到巴黎去，說是有名譽和拍照的人等待着他。

阿蘭德一八九九年生於發梭 (Varenes)，已經做過幾部成功的小說，過去四年中

都專心致力於秩序。他的作品大都趨向於戰後的描寫。這部秩序寫的是兩個異母兄弟，一個是平凡人，一個是有安那其主義傾向的反抗者。他們倆戀愛了同一個女人，這女人是喜歡有革命精神的人的。但後來她卻終於愛了平凡人。這個反抗者過的是激盪如潮的生活，結果回家病死，因為他的失望使他不能前進。這部書的題名是含有諷刺意味的，因為平凡人所謂的秩序是軟弱而且不能滿足的東西，並不是個人所需要的永久的秩序。阿蘭德自己是有宗教精神的，他相信一個人如果失去了上帝的信仰，也將失去一切倫理意識，只能找到空虛。



## 法國文壇雜訊

與詩人范爾崙 (Verlaine) 同性戀愛的蘭巴 (Rimbaud)，最近已有庫龍 (Marcel Coilon) 和盧耶 (François Ruchon) 在替他作傳。

高歌脫 (Jean Cocteau) 新出了一本小說可怕的孩子們 (Les Enfants Terribles)，在第一頁上有他自撰的著作目錄。他不像尋常那樣分爲詩歌，散文，批評，戲劇，圖畫等；而稱爲詩——詩的小說，詩的批評，詩的戲劇，詩的圖畫。這足以看出高歌脫有自知之明，他無論寫什麼總脫不了詩人的氣質。他談起話來，尤有興趣，能裝出喜怒哀樂

各種表情。他可以同你從莎士比亞一直談到勃萊克和海涅。可怕的孩子們敘的是兩個孩子戀愛的事情，保羅得病將死，以利沙白竟以手槍自殺，以身殉之。全書都充滿了詩意，開端敘雪球戰文筆尤佳。

法蘭西學會的文學大獎金以前曾給與羅曼羅蘭和諾謨伊等人，一九二九年竟爲一論辨家馬西斯 (Henri Massis) 所得。大約只要這個作家是愛國的，就可以有得獎的希望罷？馬西斯因爲在文章裏主張不但對德作戰，還應爲戰而戰，於是這位忠臣便得獎了。一九二八年他的西方的防衛已有英譯本，大意謂近來歐洲人醉心東亞文化，勢甚可危，此老可謂多愁多慮矣。

穆杭 (Morand) 的紐約是一本插畫很多的書，文體流利，極能達出紐約的色彩和光。他對於美國文化很感興趣，並且很重視美國文化。他是一個最準確的，最科學的觀察者，比以前一切人所作的關於紐約的書似乎都要好些。

哇萊蒞 (Valery) 刊行了他的第二卷論文。他不但詩做得好，散文也做得很好。這

一卷論到拉風登，孟德斯鳩等作家。

美國的法國大使克勞德爾 (Paul Claudel, 1868—) 也是現存的大文學家。他最近的戲劇緞鞋 (Le Soulier de Satin) 甚至被馬洛瓦 (Andre Maurois) 尊為可與浮士德，神曲等並列。劇中情節是十六七世紀之交發生於西班牙的事情。多娜是個美女子，丈夫年老，她預備隨着丈夫去管領西班牙的非洲屬地。但她愛羅哲古先生，他也熱情的愛她，除了她以外，什麼也不想要。多娜感到，如果她得不到幫助，她就要倒在她愛人的懷裏，將她的緞鞋放在聖女石像的手中。如果她背叛入邪，她就要成爲跛子。各場的背景有大洋，美國，西班牙，日本，非洲等。多娜和羅哲古一直到死都不曾完成他們的戀愛。羅哲古當過奴僕，也當過英雄。

雅魯 (Edmond Jaloux 1878—) 是法國著名的批評家，他介紹了許多世界名著給法國讀者，曾在文學新聞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上寫了許多批評。他肯幫助青年作家。他與列爾克 (Rilke, 1875-1927) 和利夫曼茲塔爾 (Hofmannsthal, 1874-1929) 都是

朋友，並且是法國第一個了解德國新文學的人。但雅魯不但是是一個批評家，也是一個小說家。他最近的小說羅綺替霞 (Loetitia) 很有詩意，敍一個女郎羅綺替霞戀愛一個德國大詩人格魯爾。格魯爾的詩風很像列爾克，愛女人則像雪萊。他與她分居以後見着任何女子，都當作女神一般的崇拜。後來他發現她只是一個常人，他就自己破壞了他的偶像。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在雷馬克里西那傳以後新近又有兩卷本的弗微坎能大傳付印，係敍一九〇五年印度圖謀獨立事。

杜哈美爾 (Duhamel) 得獎一萬五千法郎。他不是法國學會的會員，與以前的巴爾紮克一樣，不過他是世界思想進化的最有興趣的觀察者。從美國回來後，新近出了一本將來生活的悲劇 (Scènes de la Vie Future)。

穆理亞 (Francois Mauriac, 1885) 的小說有牠們自己的地位，且是很重要的地位。牠們大都是詩意的小說。現在他的新作“Ce qui était perdu”是劃一時代的作品。他現

已四十五歲，初期的作品大都是性慾的描寫，此書也還是寫有夫之婦的不貞的。

## 梅特林克在尼斯

歐洲大戰不但使兵士死亡，也使文學的聲譽死亡。許多名作家被大戰捲得掩而不彰。以前全世界人都看補爾惹 (Paul Bourget) 的作品，而今補爾惹安在呢？昨日他還是青年的領袖，今日他已是年高財富，隱姓埋名了。他被逐出於人生的潮流，只不過一個名人，與其餘的法國學會的會員一樣，同世間並無關涉。也許大戰以後，光仍不滅的大作家，就只有梅特林克 (Maeterlinck) 了罷。他的書依舊可以賣到好幾百萬。

有一個人到尼斯山中的別墅去訪問梅特林克，只問他一句話：「你之所以出名，有

沒有什麼祕法呢？」

他也不回答，就挽着客人的手臂，在他華麗的花園裏散步。他穿了俄國的服裝，寬闊有帶的外衣。他將他手植的好幾千種薔薇花指點給客人看。他靜靜的，也不想傳道，將花有靈魂的話講給客人聽。他又談到星，談到夢的真實，談到死的學問。

後來他就像小孩子一般的在花園裏玩耍着，在樹間追逐着他那美麗的妻子。他笑。他唱歌。他很純樸天真的做着一切事情，一點也沒有演戲般的做作。客人在那兒玩了幾小時，雖未得到關於梅特林克自己的一個字的答案，却已經了解他的成功是在沈默了。

他很愉快，並且健談。雖然已經六十八歲，白髮蒼蒼，精神依舊很好。他常爲英美的新聞記者所苦，微笑着對客人說：『你以爲讀者真想知道我是用藍鉛筆寫字還是用金鉛筆寫字的麼？如果我的讀者知道我喜歡喫什麼東西，難道我的作品就會好起來了麼？』

有一個美國雜誌特派的女記者最近跑來會他。梅特林克拒絕不見。她一定要見，說

是他的見與不見，有關她的生死。也許她在尼斯把錢賂光了，只有訪問梅特林克可以。她向雜誌社討點錢來，帶她的兒女回到芝加哥去。

她說，如果梅特林克一定不肯見她，她別無他法可想，只有自殺。梅特林克以為這只是一個計策，其中有九百九十九成她是在欺騙他。但這千分之一的真實就足以使梅特林克的良心受責備。他就說，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來看他。

女記者立刻就來了，手裏拿着自來水筆。梅特林克很怕她，好像病人在手術室中遇見看護婦要替他上麻醉藥似的。那女人毫無躊躇的問道：『先生，請你告訴我，你為什麼要與你的第一個妻子萊白蘭克 (Georgette Leblanc) 離婚呢？』

梅特林克很生氣，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挽着她的手，溫和而又堅定的引她到門口，在她走時說道：『太太，你趕快自殺去罷！』



此  
页  
空  
白

## 英吉利

### 曼殊斐兒的文學批評

曼殊斐兒 (Mansfield) 從一九一九年四月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 "Athenaeum" 上所作的小說評論，現已由她的丈夫穆雷 (Murray) 將這些遺著收集起來，名爲小說與小說家出版，凡論到一百二十個作家，按批評年月排列，不加選擇。其中有些是盡情的指

摘，但却毫不惡毒；即稱揚亦甚寬容。她所要求的就是一個作家應該有創作力，無論如何小，應該加一點東西上去。但這已經很不容易，許多作品都是人云亦云，司空見慣的。她所稱讚的是華波爾 (Walpole) 的俘虜 (The Captives)，高爾斯華綏 (Galsworthy) 的在法庭內 (In Chancery)，吳爾芙 (Woolf) 的朝朝暮暮，康拉特 (Conrad) 的金箭和救援 (The Rescue)，哈姆生 (Hamsun) 的土之生長，杜思退益夫斯基 (Dostoevsky) 的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以及麥珂萊 (Rose Macaulay) 斑笥 (Stella Benson) 這兩個女作家的作品。她說杜思退益夫斯基可稱讚的是他的同情心，而她自己的可稱讚之點，從她的短篇小說、書簡、日記、以及這一本批評看來，恐怕也是同情心呢。

## 小說家羅蘭斯逝世

英國小說家兼詩人羅蘭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 已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在尼斯 (Nice) 附近的樊斯 (Vence) 的一個養病院裏逝世。

羅蘭斯對於他的時代所發生的影響比任何同時代的作家都要深。一八八五年九月一日生於諾定浩 (Nottingham) 附近的一個礦村裏。他在諾定浩受中學和大學的教育，當了一些時的教員，就到德國去。那時他已寫了一些詩，一九一三年他的兒子與愛人 (Sons and Lovers) 出版，方纔爲世人所注意。大戰使他非常憎惡，因此纔跑到意大利

利、西西里、撒地尼亞、墨西哥等處去。他在印度人、鳥、獸、蟲、魚甚至蚊子裏尋求天性的合一，更在樹、花、葉實裏尋求。無論他的詩或是散文，最微細的描寫常是初民的跳舞，光滑的雄馬，或是穀粒上的螢火蟲等等。他對於動物生活和大自然色彩的描繪，非常擅長。

羅蘭斯的作品又是痛苦和爭鬥的呼聲。那就是性的呼聲。在他一切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裏，男人與女人常有愛與憎的爭鬥。

此外他還作過遊記意大利的微光 (Twilight in Italy) 海與撒地尼亞 (Sea and Sardinia) 戲劇大衛 (David) 等。

## 桂冠詩人白禮齊士逝世

一九一三年受委任的英國桂冠詩人白禮齊士 (Robert Bridges, 1844-1930) 已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一日逝世，享壽八十五歲。(照中國人算起來應該是八十七歲) 他在最後一年八十五歲生日的一天，還看見他的美麗的聖經 (The Testament of Beauty) 出版，在此詩中他相信神可以決定人的運命。

白禮齊士的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他的天性和環境都不會阻礙他的命運，使他得以幸福地過了一生。他在伊吞 (Eton) 和科帕斯克立斯提 (Corpus Christi) 的學校裏受教

育，得到藝術學士，後來又改學醫藥，在牛津大學得到醫學士。他在倫敦行醫，最後纔棄醫學詩的。此外他還喜歡哲學，尤其喜歡柏格森。

白禮齊士我們不大知道他，即在本國也不甚爲人所知。有人說他之所以不通俗有三個原因：第一，他是一個守舊的詩人。他生於二十世紀，寫出詩來就好像十八世紀一樣，一點也不時髦。第二，他不是一個哲學家，他的作品沒有新的哲學理論，只是把舊有的道理重新安排一下，沒有一點新的東西。第三，他沒有熱情。他很冷，雖然並不太冷。他沒有強烈的情緒和深沈的感覺。音調微弱，色彩又不鮮明。沒有熱情大約是他不通俗的原因。

白禮齊士的作品除了美麗的聖經以外有論米爾頓的詩韻學 (Essay on Milton's Pro-sody)，濟慈論 (Critical Essay on Keats)，詩集有愛之生長 (The Growth of Love)、愛羅斯與浦賽克 (Eros and Psyche)，戲劇有尼羅 (Nero)，優力栖斯 (Ulysses)，酒神的宴會 (Feast of Bacchus)、阿溪里在賽羅斯 (Achilles in Scyros)，基督徒俘囚

(Christian Captives) 華籍。



## 新任桂冠詩人麥斯斐爾

一九三〇年英國桂冠詩人白禮齊士死後，麥斯斐爾 (John Masefield, 1875) 即被任爲桂冠詩人，以承白禮齊士。雖然這不過是君主國家的玩意兒，但在詩才的人選上也是頗有意義的。英國與我們中國一樣，詩也不及小說流行，聽說牛津大學的新進詩人都改作小說了。最近爲了桂冠詩人的交替，各種文學雜誌上熱鬧了一陣，也只是偶爾的現象而已。

麥斯斐爾就職的一天，蕭伯納認爲國王選得很適當，再也沒有別人比他更適當的

了。高爾斯華綏、德林瓦脫和齊斯陶頓都表示滿意。大家都認為麥斯斐爾的愛海，能夠代表英國的精神。就在聲譽上而論，他與夏芝 (Yeats)、皮尼安 (Laurence Binyon)、窩忒特勒邁爾 (Walter de la Mare)、阿蒲克隆比 (Abercrombie)、莫爾 (Sturge Moore) 以及瓦特生 (William Watson) 等人都是齊名的。

今年麥斯斐爾已經五十五歲了。他是因詩而得名的，但他也能寫戲劇（南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Nan）小說以及文學批評。他生於英國西部的萊德博利 (Ledbury)，在公共學校受教育，十四歲即到海船上當茶房，後來就到美國去。在九十年代，他在紐約飄泊，手無分文，又窮又餓，著名旅館的老板阿康勞 (Luke O'Connor) 替他尋到一個職業，就是叫他在旅館裏擦銅器，做生意，還要揩玻璃窗，他在美國走了許多地方就到英國來，住在白羅姆斯白雷 (Bloomsbury)，開始著作。他失意了兩年，纔在曼徹斯特導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任職，他在這週刊上發表他寫海的散文，後來方印成專集。他不歡喜深夜工作和匆遽的新聞界生活，不久仍從曼徹斯特回到倫敦，但仍

曼徹斯特導報上投稿。

他所作的短詩，漸爲愛詩者所知；後來他在英國評論（English Review）上發表永久的憐憫（The Everlasting Mercy, 1911），便得到很大的成功。這首詩是敘康恩（Saul Kane）酗酒嫖妓，偷竊魚鳥，無所不爲，後來竟變成信仰耶穌的好農夫。此後發表小街的寡婦（The Widow in the Bye-Street, 1912）水仙田野（Daffodil Fields, 1913）以及惡劣的畫工（Dauber, 1914），被稱爲他的四大傑作。戰後又發表列那狐（Reynard the Fox, 1919）和正義的皇家（Right Royal, 1922），這兩首是比前面所說的四大傑作更長的敘事詩。

他最近最著名的小說是沙德哈克爾（Sard Harker），是熱帶森林的冒險故事。

大戰時麥斯斐爾在法國醫院裏工作，捐資買船來運送傷兵，並且親自到穆德羅斯（Mudros）去看護他們。

麥斯斐爾是牛津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的名譽文學博士，又是愛伯爾丁（Aberdeen）

大學的文學博士。

麥斯斐爾的詩裏反映出西羅卜縣 (Shropshire) 和希爾福德縣 (Herefordshire) 的小山和田畝。他又可稱爲『海洋詩人』，他最好的詩都是寫海的。在鹽水謠曲 (Salt Water Ballads, 1902) 裏他寫出海的響聲狀態和動作。他談到海上舟子的生活，他們的經驗，工作以及奇遇。他能夠寫得愉快勝任，因爲他也曾親歷過海上生活。英國是島國，當然麥斯斐爾代表國家的詩人是最合式的。

麥斯斐爾自被任命後，他的詩集的銷數竟佔全英文學書百分之五十。最近他又有一本利物浦的漂泊者 (The Wanderer of Liverpool) 將要出版。一九二三年所出版的全集現已賣了八萬部，小說沙德哈克爾賣了六萬部，最近出版的小說“The Hawbucks”也已賣了兩萬部，鹽水謠曲和謠曲與詩歌 (Ballads and Poems, 1910) 更不知賣了多少呢。

關於麥斯斐爾的受任桂冠詩人，批評家帕雷斯特萊 (J. B. Priestley) 頗有微辭，他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上寫了一封通信，大意說：『近幾天來詩人大出風頭，報上大登而特

登。這種不尋常的情形就是因為白禮齊士逝世，要人來填補桂冠詩人的空缺。常有人  
在打電話或在筵席上問我們誰該當選為桂冠詩人。現在的詩人是不肯做朝廷的詩人了，  
他們只是有這個位分而已。白禮齊士就不高興奉命作詩。現在麥斯斐爾當選了。這可不  
壞。如果純粹以通俗為標準，吉百齡是應該當選的，但是吉百齡並不需要這個。最著名  
的現存詩人自然是夏芝，選舉者也時常舉到他，可惜他是個愛爾蘭人。如果是做朝廷詩  
人皮尼安是最合式沒有的了。特勒邁爾也應該列在前茅，但他不能夠做桂冠詩人。最奇  
怪的是，我不曾聽見人家提起過霍斯曼（A. E. Housman），自然也不應該做桂冠詩人，  
但在文學的影響上講，那是沒有一個詩人能夠趕得上他的。麥斯斐爾的詩只是九十年代  
以前的很不錯，現在可漸漸的不行了。」

## 最近兩年的霍桑屯獎金

一九二八年的霍桑屯獎金 (The Hawthornden Prize) 爲撒生 (Siegfried Sasson) 所得，得獎作名爲獵狐人的回憶 (The Memoirs of a Fox-Hunting Man)。他的下一本書將談到他在法國當步兵的經驗。

一九二九年的霍桑屯獎金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在愛河林堂 (Aeolian Hall) 舉行，得獎者是被打的鹿 (The Stricken Deer) 的作者西賽爾 (Lord David Cecil)。當場有包爾溫 (Baldwin) 演說。自從一九一九年華倫道 (Alice Warrender) 創設這獎金以來，到如今

已經十一個年頭了。第二個得獎者富理曼 (John Freeman) 和第三個得獎者魏爾生 (Roger Wilson) 都不幸於去年短命逝世。歷年開會的贈獎與演說者是戈斯 (Gosse)，赫勒特 (Maurice Hewlett)，梅生 (A. E. W. Mason)，穆雷 (Gilbert Murray)，畢里爾 (Augustine Birrell)，德林瓦脫 (Drinkwater)，麥斯斐爾 (John Masefield)，布張 (John Buchan)，高爾斯華綏，窩忒特勒邁爾 (Walter de la Mare) 以及郎斯代爾 (Lord Lonsdale)。

## 一個兵士詩人的回憶

隨着德國雷馬克的西方前線平靜無事之後，英國的詩人格雷夫斯 (Robert Graves) 也出版了他的回憶與一切告別 (Good-bye to all That)，寫他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從軍生活，此外也寫到他的學生時代以及他的結婚。此書在英國已銷去六萬本。魏絲特女士稱讚他將粗燥的情緒與細嫩的情緒很巧妙地混合起來。罵他的人，尤其是帝國主義者，卻說他的非戰主義是『和平的歇士底里亞病』，又說：『這是藝術家寫的，但卻毫無藝術；這是詩人寫的，但卻沒有一句詩。』反對者又指摘他的結構太散漫，不能驚



人，自己又無一定的主旨，他自己從軍，不能怪政府。但新羣衆卻推薦此書爲最近的好書。書中提到得霍桑屯獎金的撒生 (Siegfried Sasson) 也是與他一同從軍的。

## 艾爾絲及其銀河

艾爾絲 (Susan Ertz) 是英國現代的女小說家，父母是美國人，生長在英國。她受過家庭教師的教育，但所受遊歷的教育尤多。她在塞拉山 (Sierra Mountain) 的一個木屋中竟住了六年之久。地震的時候她住在舊金山。她住在倫敦，但她卻同情於世界。她與現代小說家採取現代青年為題材者不同。大都是以中年人與老年人為主要人物。她曾說過：『要測驗一個小說家的創作力，必須他的人物寫得躍躍欲活。』她自己的名著，葛萊爾夫人 (Madame Claire, 1922) 和東西無定 (Now East, Now West, 1927) 就是能夠

合於她這句話的。

至於最近的銀河 (The Galaxy)，其中的人物也是使人永不忘記的，哪怕是一禮拜生吞幾本小說的人，對於這本銀河中的人物，也可以得着不易磨滅的印象。她寫這本銀河足足用了兩年工夫，將手稿交給出版家的時候說：『這是一個經驗，一個婦人一生的故事，從她生時寫起，直到她死時為止。我寫了好多月，不知究竟要得要不得。』但艾爾文 (John Ervine) 是識貨的，竟將牠比作高爾斯華綏著名的連續家庭小說福西脫傳說。她對於老年人只是描寫，並未斥罵，但讀者總可以看出她同情於青年人較多。題目是銀河，寫的卻是人間的事實。四百面的書寫出勞妲 (Laura Deverell) 六十年來的經歷。勞妲生於一八六二年五月十日，其中便包有維多利亞時代，愛德華第七時代，以及喬治第五時代。

這本書的開篇就好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客廳開了大門。這時代的氣息是：牆壁藏在花紙裏，地板藏在地氈下，情感藏在德行旁，甚至猜忌藏在語言底。勞妲就生在這樣的家

庭裏。她父親是個暴君，操生殺之權，她母親是個柔順的女子，凡她丈夫的話，她都言聽計從。父親說出來的話就是法律。勞嬪凡經過三個家庭，這便是第一個。她哥哥爲了硬要與一個思想自由的教師談話，爲父親所驅逐。她自己也爲了沒有父母之命，即行愛一少年萊頓 (Leighton)，爲父親所趕走。也許這有些過火，但在維多利亞時代，確有這樣的父親。

勞嬪的第二個家庭自然是萊頓的家庭。誰知萊頓竟有許多妻子。勞嬪爲報復起見，便與一德人山德勞 (Sandler) 戀愛。

於是山德勞的家便成爲勞嬪的第三個家庭。不過此時勞嬪已有子女，她與山德勞的戀愛只好帶着面網去，並不是明目張膽的。

有人說，題目稱作莫泊桑的“Une Vie”或更恰當些。

## 魏絲特的怪小說

英國的小說真是愈來愈奇。美人可以變成狐狸。阿蘭塔在時間之河裏游泳了四世紀。我們的兵士的歸家和審判的作者魏絲特女士現在又有第三本新的小說哈麗特 (Helriet Hume) 出版。書中的女主人公哈麗特是一個古怪女子，可以窺測她的愛人隱祕的心理，似乎具有一半的魔術。但魏絲特卻竭力使其有人性。她在街上拿了一紙袋的櫻桃，一面走，一面喫；她又有近視眼的毛病，必須俯身到地纔看得清報紙。全書大意說哈麗特是一個音樂家，喜歡跳舞，旅行，溜冰，賽跑。她住在肯新頓老屋的一隅。她在

她情人的腦子裏發現他另外愛上了別人，但當時就是他自己也在抑制這個念頭的。

十年後他們倆又會了面。安諾德聲譽日隆，已成了一個外交家。她又告訴安諾德，她看出他不久就要和蘇德林勳爵的女兒結婚，其實這姑娘是與賴德岱勳爵訂了婚的。

他們倆第三次相見時，安諾德已經做了內閣，一定要領她去看他的府邸和十二個僕人，但她又好像未卜先知似的，說他就要破產，名譽和地位都要失去。其言果驗。

安諾德氣憤不過，將手槍塞入袋內，預備去打死哈麗特。他到了她家，將手槍放在百葉窗的間隙裏，對準了哈麗特，正要開槍，忽然兩個警察捉住了他的肩，哈麗特也同時出現。她說她有責任，還不應該死。後來他們倆便言歸於好。

## 女詩人席瓊爾

女詩人席瓊爾 (Edith Sitwell) 的詩集已經出版凡二百七十面。近十年來她已逐漸獲得多數的讀者。最初她的詩是刊在定期刊車輪 (Wheels) 上面的。牧人的喜劇 (Bu-  
colic Comedies, 1923) 和睡美人 (The Sleeping Beauty, 1924) 都曾得到讀者的激賞。她的想像都是特創的。例如，她拿軋軋聲來形容黎明，表示對於早晨寒光的粗燥，就是前人所不會用過的，她是用她自己的方法，來創造她自己的世界。她與 Walter de la Mare 以及其他現代詩人一樣，也常回憶到兒時。睡美人和特洛伊公園 (Troy Park) 都

充滿了回憶——想到音樂盒子鏗鏘的調子，花壇愉快的顏色或是鄉村的市集。

她的想像常是二重的。她說過，露是鳥胸，花是木頭，而且還會作雞叫。我們說，露是柔和的，或者說鳥胸是柔和的，而她則說露是鳥胸。她說木花雞鳴的意思，是說花園裏堅硬的花梗被雨打過後，低下頭來，彷彿雞叫一樣，彷彿雞當真會叫似的。在我看來，露是鳥胸，究竟還好；木花雞鳴，那只有神仙能夠看得懂了。說實話，在修辭上，連用「木」和「雞」兩個比喻是不合理的；我國雖有「呆若木雞」的成語，這木雞二字卻是當作一樣東西看待。



## 舞台劇社的今昔

舞台劇社 (The Stage Society) 是英國倫敦一個很重要的劇社，他們介紹了許多世界著名的戲劇給觀眾，每逢禮拜日晚間開演。據說蕭伯納的戲劇就是因了他們的上演方纔著名的。凡是稍重要一些的男女優伶都在舞台劇社演過戲。去年十一月號的倫敦麥考萊上有舞台劇社的社長白克斯 (Clifford Bax) 報告該社的經過，成績極為可驚。他分爲五期來說：

一，易卜生蕭伯納時期（一八九九——一九〇三）在十九世紀末，英國的歌劇和鬧

劇還很盛行，當時有六個人想演些較好的話劇，便有了舞台劇社的組織。本意想借用私人較大的書房來權充劇場，並且爲經濟起見，預備演劇時『只換服裝，不用佈景』。後來私人的書房竟沒有較大的，只得向繪畫展覽會，馬戲場甚至溜冰場去借；誰知這些地方的當事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信徒，聽說他們要演什麼煽惑女人逃跑的易卜生 (Ibsen) 戲劇，大家都嚇得蹙額搖頭，連忙閉門謝絕。直到演劇的前三天，方纔找到地方。當時的易卜生是被看作不道德的人，家庭的破壞者，把壞念頭貫輸在年輕女子腦中的人；而蕭伯納 (Bernard Shaw) 也只是以新聞記者和政論家出名。這個時期演了易卜生四個劇本：少年黨，社會柱石，海上夫人以及我們死人再醒時。蕭伯納的演了五種：你決不能說 (You Never Can Tell)，干迪達 (Candida)，軍長白拉斯邦的覺悟 (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 華倫夫人之職業以及可敬的巴西維爾 (The Admirable Bash-ville)。此外還演了許多梅特林克，高爾基，霍普特曼 (Hauptmann) 等人的劇本。

二，白利安賓那脫時期 (一九〇四——一九〇九) 舞台劇社此時很快的得到成功，

許多倫敦的智識階級都聚集在一起，好像被磁石吸住似的。一九〇五年巴雷 (Barrie) 的戲上演。一九〇六年蕭伯納的人與超人上演。後來蕭伯納的戲不演了，又演託爾斯泰 (Les Tolstoy)、蘇德曼 (Sudermann)、霍普特曼、衛德耿 (Wedekind)、夏芝等人的戲。尤以白利安 (Briens) 和賓那脫 (Bennett) 爲偶像。易卜生的戲還是照常上演。賓那脫的兩種劇本名爲邱比特與常識 (Cupid and Common sense) 和公衆所需要的 (What the Public Wants)。

三，柴霍甫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四) 這一個時期倣效的同性質的團體勃起，各處俱有劇社的設立。舞台劇社於一九一一年演柴霍甫的櫻桃園，據說還嫌太高深，後來纔代以柴霍甫的萬尼亞舅舅。此外還演有顯尼志勞 (Schnitzler) 的綠鸚鵡和喬治摩爾 (George Moore) 的考貝 (Elizabeth Cooper) 以及麥斯斐爾 (John Masfield) 的永遠的憐憫 (The Everlasting Mercy)。

四，舊劇時期(一九一五——一九一九) 這時正在大戰時期間，觀衆的趣味趨向於

低級。所以社員退出的有二百人之多。所演戲劇也是些王政復古時代的老古董，大開其倒車。

五，復興時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五）這時將老古董撇開，讓喜歡牠們的人另外去組織鳳凰劇社，而舞台劇社還是繼續演世界的名著，如托勒（Toller）的羣衆與人，愷石（Kaiser）的從早晨到夜半都是德國表現主義的代表作，此外還演皮藍得婁（Pirandello）的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等劇。

最近這幾年，也演過羅蘭斯，朱士（Joyce）以及奧尼爾（O'Neill）的劇本。

## 兩種著名刊物停刊

我們方在惋惜着美國日規 (The Dial) 月刊的停刊，現在又聽到了愛丁堡評論 (Edinburgh Review) 和諦披週刊 (T. P.'s Weekly) 停刊的消息。愛丁堡評論首創於一八〇二年，一百二十餘年從未間斷，不料一九二九年十月竟宣告『暫停』的消息。不過我們對於這刊物倒並不怎樣可惜，因為牠完全是守舊派的營壘，以前曾罵過華茲華斯和拜倫。至於諦披週刊雖不怎樣新，究竟比愛丁堡評論較少腐氣，所以我們可惜諦披週刊應該甚於可惜愛丁堡評論，雖然前者是在一九〇二年創刊的，與後者相差至百年之久。

諦披週刊是因僱辦人諦·披·奧康諾(T. P. O'Connor)之名而得名。奧康諾因爲自己已達八十二歲的高齡，常有疾病和疲勞，不能繼續工作，便將諦披週刊停版。不想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奧康諾的父母很窮，他自己生於愛爾蘭西部。十幾歲時即想當議員。到了中年，成爲勤奮的新聞記者。大戰時他入了衆議院，被任爲院長，兼任樞密顧問官。以前他曾任星(Star)的主筆，蕭伯納時常投稿。他認識的人很多，看的書也很多，在星期時報(Sunday Times)上所投的回想錄，那怕是死了多年的人都寫來音容如在，神態逼真。他的諦披週刊爲求普及起見，只售六辨士一份，被他引入純正文學之門的讀者，恐怕至少也有好幾萬人呢。

奧康諾的夫人說，她的丈夫常以不會寫小說爲憾。他向她講了許多結構和概念，但都沒有成熟。她以爲缺乏忍耐的苦學是失敗的一大原因。

## 英國的三本新小說

以描寫塞塞克斯鄉村出名的開依史蜜絲 (Sheila Kaye-Smith) 最近又出版了一本小說穿粗麻布服的牧人 (Shepherds in Sackcloth)，也是寫塞塞克斯的鄉村的。說的是鄉間老牧師和他的妻子，加上小牧師和鄉間少女的戀愛悲劇。

白利斯福 (J. D. Beresford) 出版了一本小說戀愛的幻象 (Love's Illusion)，是用回憶體寫一個青年的初戀的。文體略帶嘲諷。那女子是不值得這個青年的戀愛的。這個青年的愛非常純潔，真誠，天真。如果那女子果真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白利斯福也許就

寫不出這樣淒豔的文字來了。

華波爾最近有漢斯弗勞斯特 (Hans Frost) 出版，大意謂一老作家漢斯做七旬大慶，許多青年作家祝賀他。他知道他們的內心實在是蔑視他，把他當作落伍者。雖然他在雜誌作了三篇論新作家的文字，人們稱讚他謙和，其實就是罵他不合時尚。他的妻子也並不愛他，不過利用他獲得社會上的地位。又有一個姑娘與他戀愛，他就棄妻與那姑娘偕逃，在海上逍遙過活。誰知那姑娘後來也到倫敦去追逐新歡。終於他得過且過的仍與他的老妻同居。他看破了人生只是互相欺騙，本來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作者的諷刺文筆，都在這本小說裏顯露出來。



## 厄特斯密寫拜倫

近來英國以外的文學家也常常研究拜倫 (Byron)，或是以拜倫爲題材來寫文學作品。我們知道法國馬洛瓦 (André Maurois) 所作的拜倫傳極爲有名。現在又有德國作家注意到拜倫了。有人說表現派作家愷石 (George Kaiser) 將以拜倫爲主人公寫一篇戲劇，愷石竭力反對，說是沒有這麼一回事；但反表現派的詩人，戲劇家兼批評家厄特斯密 (Kasimir Edschmid) 以拜倫爲主人公寫了一部小說拜倫 (Lord Byron)，這卻是實在的。厄特斯密起初在地中海一帶旅行，在威尼斯、比薩、希臘諸島、日內瓦湖、阿爾巴

尼亞 (Albania) 、加的斯 (Cadiz) 、塞維爾 (Seville) 以及士麥拿 (Smyrna) 等處找到拜倫的遺跡，便引起他的興味，重讀拜倫的詩和他的傳記。據厄特斯密看來，拜倫和他姊姊阿迦絲朵的戀愛是一生之沾，其實這是厄特斯密太注重在這一點上了。拜倫的人格應當從多方面去看，不應該只看到一面。像同國的戲劇家白魯德 (Max Brod) 所寫的戲劇就與厄特斯密不同，他不但只寫拜倫與他姊姊阿迦絲朵的戀愛，還寫拜倫對於自由的熱情，以及他對於傳統社會的嫉恨。在白魯德看來，拜倫是個人與社會爭鬪最偉大的代表。拜倫是人類集團的意志來反抗庸俗的布爾喬亞的觀念的。不過白魯德不曾寫到拜倫在意大利的生活，也是一個遺憾。但他對於拜倫的姊弟戀愛，認為是反抗習俗，這種寬容也是與厄特斯密的嚴厲不同的。

## 英國文壇雜訊

巴蕾七十歲生日於五月九日在倫敦維多利亞旅館舉行，同時並舉行皇家文學會第一百四十年聚餐。許多男女文學家都祝賀巴蕾。請帖上畫的是巴蕾站在一堆書上，安閒自得地吸煙。

兩年前的新版張白氏百科全書 (Chamber's Encyclopaedia) 內有『費邊主義』一條，下署 G · B · S · 現蕭伯納已承認爲其手筆，此外他還有一條論社會主義的，近已由費邊主義會合併重印，出單行本。

批評家齊斯陶頓 (G. K. Chesterton) 擬將其二十五年間在倫敦圖書新聞上每週所寫的短文擇尤刊單行本。

高爾斯華綏又新完成了一種戲劇，名爲屋頂 (The Roof)。

高爾斯華綏有身家的人污穢的初版本在街上出賣只要六辨士，後來賣給舊書商，竟賣了一磅。他在書目裏把這本書列了上去，定價二十五磅，後爲收藏家買去。收藏家賣給別的書商，得到六十磅，那書商用科學方法把污穢去得乾乾淨淨，很精緻的裝潢起來，竟又得到很大的利息。

蕭伯納劇你永遠猜不出來 (You Never Can Tell)，其中只有八百半是手稿，竟售價一千二百磅。

唐珊南的詩從未有過專集，現在將從許多年來的各刊物上，將他的詩收集起來，出一本書，名爲五十首詩 (Fifty Poems)。

以如果冬天來了著名的赫欽生 (A. S. M. Hutchinson) 已經有好幾年沒有新的小說

出版，現在忽然又出了一種尚未確定的喇叭手（The Uncertain Trumpet），所敘的是宗教的故事。

最近行乞詩人苔微士（W. H. Davis）將他的四百多首詩搜集起來，成爲結集。最有趣的是，其中有些詩的哲理，竟與我國莊子相似，例如第十六首時間之路云：『蝴蝶是有翼的花，幾乎暈了過去，爲她們的改變傷心，她們沈默而且長久的停在樹葉上，大約以爲她們又變成花了。我的思想擴大開來，升得高高的，歸來時也好像蝴蝶一樣，仍停在我所愛的東西上。』又如第三百六十三首塵土云：『如果生命是塵土，塵土豈非也是生命麼？我們在活的東西的背上走，我們睡在活的東西上，我踢一塊石頭（那也是生命），牠要狂逃起來，兇惡的打我的臉。睡在四圍的一切東西，終於要醒來，聯合着攻打人類，爲牠們自己防禦，因爲牠們是活的塵土呀。』不過，苔微士雖然與物同化，卻存着博愛的入世之心，這是與莊子漠視萬物的態度不同的。

蕭伯納與威爾斯一樣，很喜歡電影。雖然他在去年十一月的劇院基爾特雜誌上對於

有聲電影說過不滿的話，但他卻說要『特別爲有聲電影寫一個劇本』。他很奇怪他的蘋果車能夠在舞臺上開演，爲什麼不能照樣的在有聲電影裏實行起來。他以爲只要有熟嫻而又優良的演員，有聲電影可以將歌劇照樣的做出來的。

莫爾特 (Thomas Mout) 將替 Brentano 公司主編一種現代作家批評研究的叢書，擬先出苦微士 (W. H. Davis) 喬治摩爾 (George Moore)，羅蘭斯 (D. H. Lawrence)，夏芝，諾意士 (Alfred Noyes)，愛里阿特 (T. S. Eliot) 等人的評論。

金枝的作者弗賴什爾 (Sir. J. G. Frazer) 今年已七十六歲，最近還出有火的起源的神話 (Myths of the Origin of Fire)，其精力實爲可驚。

吉百齡 (Kipling) 散佚的學校生活的小說，現在預備搜集起來，成爲一卷，定名爲 "The Complete Stalky & Co." 由麥美倫圖書公司出版。

喬治摩爾正在完成他最後的一部著作阿弗洛狄德在奧力斯 (Aphrodite in Aulis)。他的作品是愈做愈古。一九一六年的基里斯溪 (The Brook Kerith) 是取材於基督時代

的，一九二一年的哀綠綺思與阿伯拉 (Heloise and Abelard) 是取材於中古時代的，現在竟回到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的時代去了。有人問他爲什麼不寫布魯司 (Bruce) 侵略愛爾蘭的故事，他說那他還要『研究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還要『閉戶三年』，纔可辦到，恐怕書未作成，他就要歸天了。

喬治摩爾很想到法國以娛晚年，涉足於『最藍最美麗的海』。現在他正讀着朱士優力 栖斯的法譯本。朱士驕傲的說他讀後除法文外，一定得不到什麼，他就調侃似的說：『我在育兒室當孩子時，一個朋友送了我一張讀書樣，我常想不到他爲什麼要送我這個東西。現在我可明白了——這是因爲神們注定了我要看優力栖斯的。這書沒有讀書樣是讀不成功的。』

批評家兼詩人富理曼 (John Freeman) 已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逝世。他常在英國讀書人，和倫敦麥考萊發表書評和文學論文。所著近代作家 (Moderns) 是他雜論的結集。

科學與詩歌的作者，批評家雷嘉茨 (I. A. Richards) 現在又出版了一本實驗批評 (Practical Criticism)，對於羅賽諦妹妹，諾意士 (Noyes) 等人的詩加以詳細的分析。

最近吳爾芙夫人在劍橋大學對女生講演女子與文學，已有單行本出版，僅印四百五十本，定名為自己一個人的房間 (A Room of One's Own)，大意謂女作家要想寫出好作品來，必定要環境好，每年須有五百磅的收入，還要有自己一個人的房間。這種見地甚為可笑，照她所說，大約哈姆生安徒生巴爾紫克這些窮鬼的作品都是很壞很壞的了。

因了吳爾芙夫人的文名大震，Hogarth 將替她刊行一種廉價的全集本，以資普及。

羅蘭斯在法國開繪畫展覽會，其中有一幀是根據希臘神話繪成的麗達 (Leda)，極為大胆；大約因此法國當局認為有傷風化，突來便衣警察六名，將內中的十三幅畫取去，自然麗達也是其中之一。

朱士新出一短篇小說集，名為談到西姆和夏姆的故事 (Tales told of Shem and Sham)，凡收斷片 (Fragments) 二篇：狐狸與葡萄 (The Mookse and the Gripes)、



我所從未見過的惡作劇 (*The Muddest Thick I Ever Heard Dump*) 以及螞蟻與蚱蜢 (*The Oudt and the Gracehoper*)。作者係愛爾蘭人，此書尤多愛爾蘭土音，在此三個小題目中亦可看出。

苦微士新近出了一本詩集奢望及其他 (*Ambition and Other Poems*)，以抒情詩爲多，從老年和死一直到極端的狂歡都是他的題材。作風很少變更。

海納門公司 (*Heinemann*) 將出巴林 (*Maurice Baring*) 全集。

蕭伯納全集限定只印一千部，每部須三十金幣，預約通告發出一星期後，預定者即已超過定額。蕭伯納因爲已經七十三歲，所以最近大半的時間都在預備他的全集。不過現在對於這種工作已經討厭起來了。他說：『這件事妨礙了我的別的工作，真是討厭。每部有三十卷。前四卷在七月出版，全部在一九三一年年底可以出齊。全集大約將從『未成熟的』一八七九年的作品印起，這部小說從前曾被 *Chapman & Hall* 書店的梅呂笛斯 (*George Meredith*) 和麥美倫書店的穆萊 (*John Morley*) 拒絕過，至今方纔付印。

蕭伯納以前把這部書丟在櫥裏，又另寫了四部小說，居然竟出版了。他說這幾部作品都是沒有結構的，『這些是好的長篇著作，不過找不到出版家罷了。』他寫這些小說時，他還沒有成爲政治家，也不會讀過馬克思。這些早年作品將有自敘的說明，可以與他後來的作風作爲顯明的對照。此外還有一篇一八八八年所寫未完成的作品，是他的書記兩年以前所尋到的手稿，但他卻早已忘記了。還有一卷將專印他對於世界大戰的通信。

高爾斯華綏的逃亡 (Escape) 已拍攝有聲電影。他雖很贊成有聲電影，仍以爲無聲電影不至於絕跡，有些情景簡直是非無聲電影，就表達不出的。

無線電播音機很流行，蕭伯納有演說，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舞臺劇也收入播音機使家家不出戶外，可以聽到。

赫克胥黎 (Aldous Huxley) 新作了四個短篇，合爲一集，名短燭 (Brief Candles)、所得的批評很壞。曼徹斯特導報上評道：『精微的心理用在這樣一堆荒涼的東西（指這本短篇小說集）上，未免可惜！』倫敦時報文學副刊上評道：『赫克胥黎極想寫得一本比

一本好，但我們看後，總覺得失望，不禁廢然而嘆曰：「還是等待下一次罷！」

羅蘭斯逝世後，坊間出了一本羅蘭斯的雜論 (Assorted Articles)，還出了一本坡特爾 (Stephen Potter) 的羅蘭斯傳。坡特爾所寫的並不是投機的急就章，拿來應時的。羅蘭斯的雜論也不是無聊的斷片的搜集。雜論是羅蘭斯在死前不久親自編訂的。

劍橋出版部新出一八八〇年代 (The Eighteen-Eighties)，由窩忒特勒邁爾 (Walter de la Mare) 編輯，內收愛里奧特 (T. S. Eliot) 的論沛脫 (Pater)，E克爾 (H. Granville Barker) 的論易卜生，齊斯陶頓 (G. K. Chesterton) 的論文，以及編者的論愛麗思漫遊奇境記的作者卡洛爾 (Lewis Carroll) 等等。

賓那脫說：『我得到一個當不起的稱譽，大家都說我是勤苦的工作者，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勤苦的工作者，而是一個機械的工作者。二十年來我在晚間工作不會超過兩小時，午後必睡，凡佔一世紀的四分之一。』

奧弗拉赫德的新著兩年 (Two Years) 不久即可出版。

在倫敦讀書人主編了二十餘年的愛德柯克 (St. John Adcock) 死了。七月號上有史溫勒騰 (Swinnerton)，羅意士等人的追悼短文十一篇。

威爾斯的跋漢先生的專制 (The Autocracy of Mr. Parham) 是一九一四年以來一部敘述最多的小說。以前他寫小說，喜歡在題外發議論，但此書議論卻極少，敘述進行得很快。他所攻擊的不是人物而是思想，所以此書的主人公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意見。作風則是從象徵主義轉變到諷刺了。

創造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已於七月上旬逝世。

朱士 (Joyce) 新近發表他的 "Work in Progress" 中的兩個斷片，一名安娜李維亞帕魯那白里 (Anna Livia Plurabelle)，一名 "Haveth Childers Everywhere"，前者寫二洗衣婦在河畔談到衣服的主人。主要的是談到安娜家庭的不幸，她的戀愛事件以及她的戲弄。後者更爲晦澀，寫的是安娜的丈夫在邵柏林城中所做的事情。

巴雷 (Barrie) 的著作已有十四卷的全集本出版，特名爲彼得潘版 (Peter Pan Edi-

tion)，因為他初出流蘇窗 (A Window in Thrums) 時，極無聲譽，十五年後彼得潘劇本問世，纔使他聲名大噪的。他為此全集特寫的序文只有四面，其中談到流蘇窗道：『英國的出版家看了流蘇窗的原稿，以為過於悲傷，要我更換結局。他們忠告我，說觀眾是不喜歡看悲傷的書的。我年事漸長，看見憂傷的事情愈多，也就更加希望我的作品是光明而且有望的了。』巴蕾是蘇格蘭人，所以作品中也多帶有本地風光。

賓那脫報告他最行銷的書是二十年前所寫的一天二十四小時內怎樣生活，每年總可以賣三千本。他寫此書只用去一兩星期的工夫。最初是連續的登在日報上的。

羅蘭斯死後的遺產是二四三八鎊。

賓那脫的一九二九年的雜誌文章 (Journal, 1929) 頗受歡迎。

奧弗拉赫德的著作已有幾種譯成俄文，他現在已往俄國。

英國的文學作品譯成德文最多的是高爾斯華綏。十本高爾斯華綏的譯文中只有一本托馬斯曼。高爾斯華綏在國外的聲譽是一天比一天的大起來了。德文譯本除高爾斯華綏

以外，其次是華壘斯 (Wallace)，再其次是蕭伯納，此外便沒有什麼了。威爾斯，賓那脫以及華波爾的譯文也有一兩本。至於康拉特簡直一本也沒有了。

馬根基 (Compton Mackenzie) 新近寫了一本幽默的小說四月的傻子 (April Fools)。

梅立克 (Leonard Merrick) 除了私自印一些短篇以外，已經有八年沒有單行本出版了。今年出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小狗笑了 (The Little Dog Laughed)。

賓那脫不久將有新小說皇宮 (Imperial Palace) 出版。

前任桂冠詩人白禮齊士 (Bridges) 的遺產是六九二八鎊。

撒客薇兒假絲特 (Victoria Sackville-West) 近半年來每星期至少要批評六本小說，她下個結論道：一百本中至少有九十九本是沒有價值的。

羅蘭斯遺產的管理人請託赫克胥黎 (Aldous Huxley) 來整理他的書簡。

西姬薇克 (Anne Douglas Sedgwick) 離美二十年，現已赴美。她的菲立帕 (Philip-

可)不久即可出版。

## 最近的愛爾蘭文壇

愛爾蘭的舊禮教時常阻礙文學的發展。主教說夜鶯是最不道德的鳥。宰相則說如有夜鶯到愛爾蘭來，要將牠捉住燒死。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尤其是蕭伯納，莎士比亞以及朱士。

不久以前瘦長的魯賓生(Lennox Robinson)在愛爾蘭文學會講演，題目是愛爾蘭的青年詩人。他說有十一個現存的愛爾蘭年輕詩人，全都很活動，寫了不少的詩。好多的詩人！喬治摩爾在某處說過：『每一個有文學天才的青年在年輕的時候都會寫過一卷



詩；詩人的試驗就看他五十歲的時候能否寫詩。』

大約在這十一個詩人中，有三個人可以在思想固定時還寫詩。所謂思想固定就是說達到五十之年。但思想固定並不一定能產生最好的詩。濟慈，拜倫，雪萊，蘭巴(Rimbaud)都在三十歲以前寫過最好的詩。這三個較好的詩人便是唐那格(Lyle Donaghy)泰勞(Geoffrey Taylor)以及歐康勞(Frank O'Connor)，他們都已經三十幾歲了。比較年輕的是唐那格，現在倫敦愛利奧特(T. S. Eliot)的覆翼之下。歐康勞在都伯林。泰勞則在英國。

今年愛爾蘭國家劇院的成績很壞，戲劇界也不會產出新的作家。沒有新的約翰沁孤產生出來。最可愛的喜劇之王費士紀拉爾德(Barry Fitz Gerald)到英國去了，還沒有入替代他的位置。但這只是風浪以前的平靜罷了。天才是有的，只是時間問題。

魯賓生最近寫了一篇戲劇“Ever the T'wain”，他最好的喜劇是白頭兒(The White-headed Boy)，最近此劇似不及他平日所作遠甚。這只是諷刺美國小城市的文化而已。

結構很壞，內容沉悶。

蓋特劇院 (The Gato Theatre) 有兩個有力的人，就是麥克雷摩爾 (Michael MacLiammoir) 和愛德華茨 (Hilton Edwards)。麥克雷摩爾最有創作力。他是一個藝術家，設計服裝和佈景，並曾作過詩劇戴爾繆與格麗爾尼 (Diarmuid and Grianne)。愛德華茨是導演，曾以導演哥德的浮士德著名。

老作家怎樣呢，還住在愛爾蘭麼？夏芝住在意大利，不常到都柏林來。去年他出版了與怒濤奮鬥 (Fighting the Waves)，是獨幕的詩劇，有音樂，跳舞和假面具。他的弟弟傑克·夏芝 (Jack Yeats) 以繪畫著名，他的畫比新從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要新得多，有趣得多。

A. E. 仍住都柏林，常鼓勵青年作家。

兩個自願流放的作家，阿凱西 (Sean O'Casey) 和奧弗拉赫德 (Liam O'Flaherty) 都住在倫敦。阿凱西近著 "The Silver Tassie" 曾惹起倫敦批評家的議論，甚囂塵上，有

人至比之於莎士比亞。阿凱西從來不曾寫過這樣偉大的作品。這戲只有費士紀拉爾德可以演得好，別人都不能勝任。約諾（Juno）也是阿凱西的傑作。

奧弗拉赫德依舊在寫他的通俗小說。告發者和初次的播種這樣的作品是再也看不見了。但我們希望他能夠重新回來。

## 王爾德未寫的戲劇

王爾德在出獄後，曾想了一個劇本的大意，劇本名戴萬吹夫婦 (Mr. and Mrs. Daventry)，數月後王爾德就死了。

在最近的美國讀書人上，此劇的關係人拜爾 (J. H. Bell) 談起這件事，今爲轉述於後。

王爾德向海雷斯 (Frank Harris) 借錢，海雷斯幫了他的忙，他們倆本來是好朋友。但海雷斯環境變更了，他也感到經濟上的困窘。所以王爾德第二次要他借錢時，他就要

王爾德寫劇本。這時大家都已知道王爾德有一個劇本還只是腹稿。王爾德在午餐時說：『這劇本我不寫，你自己寫罷；我把這劇本的意思送給你。』海雷斯則說還是合作的好。拜爾就是寫此劇的書記。

後來他們倆對於此劇時常加以討論。王爾德一個字也不會寫，每次談到此劇時總與前次所談的不同。海雷斯很熱心，但他不能住在法國寫（其時王爾德在法國），便決定回英國去寫第二幕和第三幕。王爾德允許寫第一幕。第四幕則由二人合寫。海雷斯偕拜爾回英後，每天早晨都叫拜爾照他口裏所念的打字，兩人討論了一會，便又重新打過。不久第二幕和第三幕便都寫好了。

拜爾將這兩幕戲拿到巴黎，請王爾德批評、接受，並問他第一幕寫好了沒有。誰知王爾德卻還不會動手。但這時海雷斯的經濟更加困頓了，他就把戲劇寄了出去。王爾德寫了一封發脾氣的信，反對他第二幕的結局。海雷斯不該在頂點以後再寫去，因之失去頂點的效力。王爾德又說第三幕獨自太長，這是傳統的惡習慣，應該除去，現代劇有長

篇獨白是不合理的。

海雷斯也很不高興。他說，『王爾德既說我寫得不好，他自己爲什麼不寫呢？』海雷斯想寫此劇，來撈一筆錢用，他並無與王爾德合作的誠意。他只顧他自己寫，寫好以後又不親自拿到巴黎去。他以爲即使沒有王爾德合作的大名，此劇也可以在倫敦的舞臺上出演。他這時已不把王爾德放在心上，以爲此劇是他作的。其實他只是寫下了對話，情節還是王爾德的。但他在寫第四幕時，有了新的概念，便與王爾德的理想不同了。

王爾德接到最後一幕時，寫信罵海雷斯道：『你不但偷了我的戲劇，還把我的戲劇破壞了。』

現在且說戴萬吹夫婦的本事：

第一幕是戴萬吹夫婦的家庭，有談話的女人和聰明的警句，只是藉以介紹人物而已。戴萬吹夫人是年輕的，聰明的，受過教育的，理想的。戴萬吹先生年齡較老，體強力壯，是個運動家，但卻不是沒有腦筋的；享樂生活，胃口很好，以有美麗的妻子爲

榮，但看見別的好女子也想打打主意。萊斯斐爾先生年齡較輕，沈默謙遜，身材高瘦，是戴萬吹夫人的老朋友。戴萬吹缺少錢用，萊斯斐爾毫不猶豫的把錢借給了他。「謝謝你，好朋友。」

第二幕是戴萬吹的書房，時間是晚上。戴萬吹夫人疲倦而且憂傷的走了進來。她先坐下，以後躺在睡榻上，光漸暗。梭默爾絲走了進來，她就是戴萬吹在第一幕想打打主意的『好女子』。戴萬吹跟着她走了進來。他們在薄暗的光裏不曾留心到戴萬吹夫人，因為她所躺的地方有帳幔半遮着。梭默爾絲有經濟上的困難，戴萬吹答應幫助她，她這件事是瞞着喬治的。戴萬吹告訴她，說他有錢。她得了救，因此屈服於小小的愛情製造；她急切的抓住了錢，變成神經質的。戴萬吹繼續求愛，她既得到了錢，當然便只求平安的離開書房了。這時聽見敲門聲（戴萬吹在求愛的時候把門鎖上了）。「我的丈夫！這是我的丈夫。我們怎樣辦呢？」她想逃走，可是沒有路。又是很高的敲門聲，說話帶着命令口氣。無路可走，他們被捉了。喬治的聲音嚴肅而且堅定：『開門；我知道我的妻

子是在裏面。你要是不開門，我要踢破門進來了。』

在這緊要關頭，戴萬吹夫人立了起來，使他們倆都吃了一驚。她跑到門口，把門打開。『自然囉，喬治先生，你高興進來就請進來罷。』喬治看見了她，嚇得倒退幾步。她繼續的做着有禮貌的女主人，他幾乎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進來的時候，嚴冷兇暴，氣不可遏，以為他已捉住了他的妻子；這時卻只得陪禮，帶着他的妻子走了。這是第二幕的結局。王爾德的意見即於此時閉幕。

但海雷斯還要使幕遲一點閉，再寫戴萬吹夫婦的交涉。

戴萬吹向四圍一看，非常害羞。他感到自己的愚蠢，還帶有讚美他的妻子的意思。他想一笑置之。『親愛的。你做得不壞。你做得很冷淡。我看他站在這兒的時候——』等等。沒有回答。他又說話。又沒有回答。她一句話也不說，離開了書房。他噤咕道：『女人總不肯寬宏大量的！』

第三幕開場，萊斯斐爾在他自己的房間裏。他愛上了戴萬吹夫人。但他比她年輕；



他自己也覺得，他在戴萬吹面前，好像一個小孩子。現在她離開戴萬吹了。萊斯斐爾非常憂傷，最後決定到外國去。

戴萬吹走了進來。他們總是好朋友。沒有爭吵。年輕人有點難爲情。戴萬吹自認他的行爲不好，所以他的妻子離開了他。他自己也不懂怎麼他是這樣一個大傻子。

他不知道他的妻子現在什麼地方。他想遇見她，勸她回去，允許將來自已痛改前非。

萊斯斐爾懷着鬼胎。他們倆討論着。戴萬吹指出女人獨自生活困難（自然這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情；現在容易得多了）。後來萊斯斐爾允許替他傳遞消息。他們倆握手而別。

幾乎他剛剛出去，戴萬吹夫人就跑了進來。萊斯斐爾就誠實的將戴萬吹的意思告訴了她。戴萬吹夫人非常生氣，她不願回去。她是細想以後纔出走的。她不願毫無目的地毀壞她的生活。她叫他不要說這件事，問他要到何處去。他說要到非洲。『你告訴我，

你到非洲去，是想離開我麼？」萊斯斐爾被屈服了。

第四幕是在蒙地加羅的西撒里皇宮旅館裏（海雷斯自己有一個旅館在蒙地加羅，藉此以作廣告）。萊斯斐爾的態度使她很不安。「萊斯斐爾，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要瞞我，我早就知道了，你總好像有心事似的。」漸漸的她明白了。原來是戴萬吹在追蹤他們。他說萊斯斐爾是一個說謊者，是一個賊。他對他的友誼，是想偷竊他的妻子，他假意同情，允許代為說項，結果卻把她帶走。戴萬吹用種種方法恐嚇他。這以上是王爾德的腹稿。以下便是海雷斯自己的意思了。

戴萬吹要與萊斯斐爾決鬥。「萊斯斐爾，你不要與他決鬥。你不要起這個念頭！」『親愛的，我有什麼法子想呢？我一定要。』「你就不想到我了麼？」『親愛的，我不能拒絕他。你不要請求我罷。』結果萊斯斐爾出去會他的敵人，戴萬吹夫人非常憂傷。

戴萬吹進來，她吃了一驚，但卻與他會面。他想和藹的說話。但卻不成功。她勇敢的回答。他後來覺醒過來，仍是和藹的說話，知道自己是錯誤的。但她怎麼不給他一

個悔過的機會呢？不是她要什麼，他就給她什麼嗎？她爲自己防衛。她說她的結婚是充滿了愛和理想的，他卻把這個破壞了。她不願回去，只願與她所愛的人同居。

這時他不覺大怒，他說如果遇見萊斯斐爾，一定要打死他，好像打狗一樣。

她非常害怕。他遇見了他怎樣辦呢！

一陣槍聲！她以爲死的是萊斯斐爾，誰知萊斯斐爾卻走了進來。她投在他的懷裏。

她得救了。『槍聲！戴萬吹呢？誰開槍的？』『親愛的，他自殺了。他死了。』『他自殺了！他自殺了！我們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好人！』康姆卜拜爾夫人（Mrs. Campbell）演此劇時還跪下來禱告。

當時的英國人是不決鬥的。並且一個運動家有地位，金錢和世界上許多別的女人，也決不會因了失戀而自殺。戴萬吹既恨別人，怎麼會突然自殺呢？

『我們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好人！』我們不以爲他是一個懦夫，一個傻子，一個弱者！我們也不說他是個野獸，想打別的女人的主意。但他決不是被人十分誤解的人，也

決不會在罵人以後，還這樣謙讓的自殺。

戴萬吹夫人是現代的新婦人。她既決定不肯枉廢生命，當然可以打破當時的傳統習慣。她爲什麼要良心激動呢？她懺悔而且禱告，這戲劇便似乎編得太傻了。想一想王爾德的戲劇，這戲劇便不可信。

王爾德的原意是如此的：

他們倆在美國，不在蒙地加羅。戴萬吹起先不知道他們的住址；萊斯斐爾聽人家說起，戴萬吹如果尋着了，要與他死鬥。這是不幸的消息，戴萬吹夫人很是煩惱，想再逃到別的地方去，但萊斯斐爾卻不答應。他一定要留在美國，與他晤面。還有一個原因他們不能走，就是孩子快要產下來了。他決定後就出去散步，任她自己驚恐。

戴萬吹出現。在他走後，她立刻穿上她的大衣，想去警告她的戀人，但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她衝到窗口看那山谷，卻看不見他。他又翻閱他角隅裏的上山用具，不知他是否上了山。用具也不會帶去。那末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那瘋子要追趕他了，我何

必在此多耽擱時間呢？他到哪兒去了呢？」

她又想起一個念頭。「不，不，我不要太傻：現在我要留神我自己；我要平下心來默想。他不會走遠的。也許他還不曾離開這兒。我還是悄悄的在這兒等待罷。」

她坐在睡榻上等待，嚇得發抖。

這纔是一陣槍聲！

她尖叫一聲，跳了起來，罵她自己太遲疑，太懦弱，讓謀殺者害她的戀人。女僕沿着露臺跑着叫着。戴萬吹夫人捉住了她。「什麼事？你看見了什麼？誰？告訴我，告訴我！把你所看見的告訴我！」

「第八號的英國紳士打了客廳裏的紳士。」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他只是受傷麼？是否傷得很重呢？」

「他死了！」

「唉，我也早知道了！他死了！死了！死了！我知道要這樣下場的。我知道他不會

活的。』

萊斯斐爾走進來，手撫着他的背。

『萊斯斐爾，萊斯斐爾，真的是你麼？』她投到他的懷裏。『我以為你已經死了。』

呵，萊斯斐爾，我親愛的萊斯斐爾，你還活着，是不是？我以為我聽見槍聲。女僕說

——萊斯斐爾，有槍聲，是不是？萊斯斐爾，誰死了？是——』

『戴萬吹死了。』

『他自殺了麼？』

『不是。』

『萊斯斐爾，呵，親愛的萊斯斐爾，你打死了他麼？萊斯斐爾，你打死他了麼？』

『不是。』

『那末是誰打的呢？』

『喬治先生。』

不同就在這個地方。全個故事縫合得很密接，結局與開始相呼應，第四幕與第二幕相合。從開始到結局，變得很有力。最後一語像炸彈一般的裂了開來。他要殺那奪他妻子的人，而他自己竟做了奪他人之妻的人而為他人所殺了。

此劇出演時，又被導演康姆卜拜爾改動多處。後經拜爾向劇院力爭，方纔改動得近於王爾德的意思，因此這戲竟連演了六個禮拜。王爾德想分錢，話說得很不好聽。海雷斯與他破裂，劇本又用自己的名字露布的，就不去睬他。海雷斯在一本書中說他本想送錢去的，因為拜爾有病，故爾遲延。其實不然。拜爾說：『我可以即刻送去。』但海雷斯卻說，如果看王爾德果真一病不起，錢就不用交給他了。果然，拜爾交錢去時，到了那兒，王爾德已於兩三個鐘頭以前逝世。據說他死時送葬的人不滿十個。拜爾對於海雷斯之虐待王爾德，是極為不滿的。

## 最近朱士的生涯

英國文豪朱士 (James Joyce) 兩目逐漸失明，似乎難以完成他最近的傑作了。這部書他寫了七年，到現在只完成了一半。在二月二日，他過四十八歲生日的時候，告訴他的朋友說，他的工作似乎是不能繼續下去了：他不能背誦，只得用很大的紅鉛筆在很大的紙上寫字，要是沒有最能放大的眼鏡來看，他是看不下去的。朱士每天工作十小時到十四小時，但他只能寫幾百個字，在稿子上改了又改，幾乎等於重寫一樣。他說他在工作的時候，爲了眼睛的緣故，逼得他穿全白的衣服，這與柏洛司特 (Marcel Proust) 恰



恰相反，柏洛司特工作的時候，全屋都要懸上黑布的。

朱士的小鬍子裏隱藏着一個小傷疤，這是在他五歲時被瘋狗咬壞的。直到現在，他還不讓狗近他的身，但對於小貓卻很喜愛。他戴大指環，吸一個奇怪的煙斗，常拿杖端有煙灰盤的手杖出行，與優力栖斯中的狄戴勞斯 (Stephen Dedalus) 一樣。音樂是朱士主要的娛樂，巴黎歌劇院每有重要的演奏，他是無有不到的。他離開愛爾蘭已經十八年，因為他與羅馬天主教的教徒合不來，他認為這十八年是過的充軍生活。現在他在工作中的大著已經完成了三卷：安娜李維亞帕魯那白里 (Anna Livia Plurabelle) 談到西姆和夏姆的故事 (Tales Told of Shem and Sham) 以及斷片 (A Fragment)，最後一卷已於三月在巴黎出版了。

## 史蒂芬士的詩歌殺人

月光的飾雕的作者史蒂芬士 (Stephens) 最近有一首詩用無線電播音，一位四十一歲的婦人苔薇絲 (Mrs. Evelyn Mary Davis) 聽了這詩以後，立即自殺。她的丈夫便在法庭起訴，說是史蒂芬士的這首詩過於感傷，恰巧她也沒有兒女，與詩中情景相合，因此自盡。

英國無線播音公司的執事便辯道：『這個案件是個特例。自從讀詩實行了一年以後，感激的信件日有增加。在事實上，我們對於詩的選擇是很謹慎的。我們不知道一般

聽衆究竟發生什麼感應。不過從聽衆的來信看來，他們是很希望讀詩增多的。我們沒有把憂傷的詩屏除。我們是與編作家的選集一樣的選法。但是使人聽了傷心萬分的詩卻一首也沒有。如果那首詩真的過於悲傷，我們也早就可以聽到，尤其因為我們的聽衆中還有醫院裏的病人。」

史蒂芬士的同鄉蕭伯納也出來幫忙，照例是持反對的論調。他也認爲那首詩是很平和的。

英文文學大綱和林肯的作者德林瓦脫說得更加懇切：『我以為讀詩播音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不贊成播悲傷的詩，但我也相信悲傷的詩有這樣大的效力。自然，悲傷的詩是不能屏除的。悲傷的詩能夠抓住人心，卻不能使人萬分的傷心。我不知道這個案件的背景，但我卻想像不出史蒂芬士的詩有可以使人這樣悲傷的地方。』這首詩究竟是什麼題目，直到現在還沒有宣布。

## 奧弗拉赫德的兩本新著

奧弗拉赫德 (Liam O'Flaherty) 新近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金屋 (The House of Gold)。大意敘鄉人賴蒙娶了一個美麗的女子娜拉。哪拉有一晚與情人吳尼爾私會，清晨歸家，爲僧人康西登所劫，且遭淫污。後來外間便造娜拉和康西登的謠言，爲賴蒙所聞，便去劫掠康西登的錢財示儆。康西登氣憤不過，遂縊死娜拉；適吳尼爾搶劫銀行被捕，因誣爲謀殺娜拉的正凶。賴蒙則於途中中風而死。結果是悲劇的，文筆亦頗幽默。

和康拉特一樣，奧弗拉赫德的小說大都是鬧劇，動作非常緊張。最近的野獸的歸來

(Return of the Brute) 也不能外此。這本小說寫九個久戰的人，腦筋都已損壞。背景是『西方前線』，但卻不是『平靜無事』。他所寫的顧恩，有一雙大藍眼睛，思想簡單，性格溫和。他打了許久仗，自以為是一個好兵，非常驕傲。可是他年已老邁，尚無子息，每興老死之感，於是對於一個青年士兵賴孟德非常愛護。因了需要家庭，他就懷疑到與不相識的人爭戰的用處了。一切的環境都使得顧恩發狂。九個兵遇着大雨，泥濘，寒冷，疲勞等等。戰事將終，他們全都倦怠，一個接着一個的死了：信教狂的愛白來拜陷於泥沼；富里爾胃上中了槍彈；雅寧斯傷臂而死；蕭因捨糧被殺。威廉待賴孟德很壞，顧恩因此就懷恨他。賴孟德死後，顧恩拿炸彈將威廉和麥唐納炸死，再跑到前線，中彈而亡。只剩下一個李來。據說此書比金屋好得多，奧弗拉赫德又恢復了他以前作書發者和暗殺者時的聲譽。

## 美利堅

### 花爾藤寫窮作家

美國女小說家花爾藤 (Edith Wharton) 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說赫德孫河支柱 (Hudson River Bracketed)，寫窮作家與生活奮鬥，並且貫串了戀愛的事件。男主人公樊斯生在美國的一個小城裏，他想當一個作家，脫離他的狹隘的環境。起初與一個賣弄

風情的女子發生不幸的戀愛以後，便到紐約去。他在紐約遇見一個與文學界有關係的家庭，那家的女兒海羅幫他的忙，使他在二十三歲就成了名。他的詩和小說都受讀者熱烈的歡迎。因為境遇的關係，他不得不回到家鄉辦報，這時他與海羅已有戀愛，卻只好悽然的分別了。報館的經理待他很苛刻，給很小的薪俸，與他訂立四年的合同，在這四年以內不許他替別家寫稿子。所以他的名譽雖是日增，卻還是不得不住破寄宿舍，過窮日子。更不幸的，海羅竟嫁給僱用他的報館經理。他就另外娶了一個鄉間女子羅娜。羅娜不了解他的工作，他簡直沒有法子與她談文論學。解決的方法是他與羅娜做夫妻，又與海羅做精神上的伴侶。

古老的倫敦麥考萊稱此書為一切花爾藤小說中最好的一部。較新的美國讀書人則稱此書不及花爾藤以前的創作，資產階級的氣味太濃厚，人物又無個性，只有那個鄉間女子羅娜是值得稱讚的。

## 辛克萊的山城

小說家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最近的山城 (Mountain City) 是由 Albert & Charles Boni 出版的。主旨自然還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罪惡。一切常見的人物都在這書中出現，如懶惰的不勞而食的婦人，他們的浪費金錢的兒子們，喜愛奢華的女兒們，被收買的報紙，心腸狹隘的牧師，受賄賂的官員，狡猾的律師和受壓迫的窮人。書中大意是說季德 (Jed Rusher) 的興起。季德本是鄉間的窮小孩，撫養他成人的是一個酒鬼和一個比他大六歲的姊姊。全書大意是說金錢的罪惡。季德在幼時就愛錢如命，想設法獲得牠。



他在大學進到二年級。他注意山城的資本家華倫納 (Chandius G. Warrenner)。華倫納受打擊時，季德每天跑去撫慰他三小時，因此他有機會直接學到致富之法。季德想做富翁。華倫納十四歲的孫女幫他成功。他娶了她，外表是說拯救她生不名譽的孩子，其實是想達到自己致富的目的。此後季德得華倫納金錢和名譽上的幫助，便買了許多油地，欺騙可憐的工人；與別的油商競爭，收買報紙，賄賂官員，欺騙市場，還出賣了妻子的自由，讓她再嫁給她第一個孩子的生身父。

## 小評論編者的自傳

小評論 (Little Review) 是『不投時好』(Making No Compromise with the Public Taste) 的，一九一四年由安稻蓀 (Margaret Anderson) 創刊於芝加哥，一九二四年移往紐約，一九二九年在巴黎停了刊。她奮鬥了十五年。她有本領錢沒有來源而刊印雜誌，有本領拉到好稿子而不給錢，終日喝酒，沒有本領的人像這樣幹一星期就要癱軟了。她在編者的話罵她的投稿者作品寫得不好，她印了許多空白想要發現天才。

最近她寫了一本自傳我三十年來的鬥爭 (My Thirty Years War)。其中大半是她交

遊的回憶。她寫羅偉爾 (Amy Lowell) 道：「顏面微黑的女子，鼻子好像羅馬皇，態度是像煞有介事。她的幽默勝過十個女人。」她寫得利賽 (Theodore Dreiser) 道：「他要性的磁石吸引他，纔會高興起來。」她寫朱士道：「他不逃避不可補救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見過有像他這樣的人。」朱士的優力栖斯竟使她高興得在大庭廣眾中跳舞起來。她不是創作家，也不是批評家，只是一個感情豐富的怪特的女子罷了。

日規以後有小評論，小評論以後有變動 (Transition)，今年變動也停刊了。舊派說這三個刊物太新，但哥爾德在新羣衆上卻說這三個刊物太舊，廢刊了倒也好。

## 我們歌唱的力量

美國克連堡 (Alfred Kreymborg) 新近出了一本我們歌唱的力量 (Our Singing Strength)，小題目是美國詩歌大綱·一六一〇——一九三〇 (An Outline of American Poetry, 1620—1930)。這書是用韻律的散文寫成的，裏面有批評，傳記，自傳以及閒談。也許偶爾遺漏了幾個作家，但卻不是有意的。這樣勤謹的搜索，成績實可驚人。

普羅文人凱來爾 (Joseph Kalar) 對此書批評如下：「有許多人對於我們是不發生興味的，如有興味，不過是他們在當時有轉變的力量罷了。在這一點上，他的書就好像

從前文法學校的歷史一樣，喜歡詳細敘述不重要的戰事。」

此書是無所不包的，既論到聖得堡 (Carl Sandburg)，摩爾 (Marianne Moore)，庫明斯 (Cummings)，古爾德 (Gould)，羅賓孫 (Robinson) 以及林德舍 (Lindsay) 等人，也論到轉變 (Transition) 憂鬱 (Blues) 以及遣戍 (Exiles) 這些「為實驗而作詩」，別無其他意識的詩人，甚至論到新羣衆一般普羅詩人，如哥爾德 (Mike Gold)，李基 (Lola Ridge)，紀阿梵尼替 (Arturo Giovannitti)，華里斯 (Keene Wallis)，費林 (Kenneth Fearing)，彭蕭 (Stanley Burnshaw) 以及斯克托 (Herman Spector) 等。但新羣衆 還有羅爾推 (James Rorty) 和羅特 (E. Merrill Root) 等詩人被克連堡 遺漏了。

凱來爾 稱讚此書舉懷脫 (Whittier) 為戰鬪詩人，為普羅詩人的前驅，這是以前批評家所忽略之點，而為克連堡 所見到的。再者，他說莫帶 (William Vaughn Moody) 是第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詩人也為凱來爾 所稱讚。

凱來爾 嘆息於克連堡 太愛詩，只做詩友，不做詩敵。他的批評太柔和，只像軟枕

頭，應該像棍棒。六百四十三面的書講資產階級詩人的地方太多了。

上面所說的美國普羅詩人中，費林現住紐約，最近寫了一本惡魔的兵器 (Angel Arms)，在各大刊物上發表過短篇小說，詩歌以及批評。羅特現住印第安納，燃燒的金弓 (Bow of Burning Gold) 近已付印。他是一八九五年生在巴爾的摩爾 (Baltimore) 的。他大半的時間住在紐英格蘭，在安麥斯特專門學校 (Amherst College) 畢業，弗祿斯特 (Robert Frost) 是他的先生。在大戰時他自覺的反對戰爭。他曾當過現代文學的教員和講師，以前還寫過一本詩集失去的伊甸園 (Lost Eden)。

## 新羣衆及其作家

新羣衆 (New Masses) 是美國工人藝術和文學的雜誌，主編者是一萬二千萬和沒有錢的猶太人的作者哥爾德 (Michael Gold)。月出一冊，售洋一角五分。最近七期，每期均二十四面，連封面在內，材料雖少，卻極精審，每期都有哥爾德的每月評論 (Notes of the Month)，並載小說，詩歌，圖畫，書評，通信等。

這個刊物屢次更換名字，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即更名新羣衆以來，亦已五年。羣衆創刊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二年有史羅恩 (John Sloan)，白克爾 (Maurice Becker)，阿

特揚 (Art Young)、恩威梅葉爾 (Louis Untermeyer)、易斯特曼 (Max Eastman)、等人加入，給了他們不少的鼓勵。一九一七年刊物被禁止，阿特揚被審問。一九一八年改名解放者 (The Liberator)，約翰李特著震動全球之十日，列寧替他作序。一九二四年又改名爲工人月刊 (Workers Monthly)。一九二六年五月纔改名爲新羣衆。

新羣衆的畫家有柯爾斯基 (Gan Kolski)，克來因 (I. Klein)，西格爾 (William Siegel)，格羅澂 (William Gropper)，德恩 (Adolph Dahn)，法爾柯斯基 (Ed. Falkowski)，紀勒爾特 (Fugo Gallert)，羅索微克 (Louis Lozowick)，阿特揚，李白克 (Louis Ribak) 等。柯爾斯基是波蘭人，現住紐約，年二十九歲，以前住過法國和德國。他在市場 (Forum) 實話 (Plain Talk) 等刊物裏投過稿。去年的五十名畫 (Fifty Best Prints) 裏收有他的作品。近幾期裏的新羣衆有他好幾幅石版畫 (Lithographs)，如 L，人與鋼鐵 (Man and Steel)，並有木刻清晨 (Early Morning)。克來因今年三十二歲，善畫諷刺畫，生於紐亞克 (Newark)，起初在新澤稷 (New Jersey) 的藝術夜校裏讀書，白天則



在商店和工廠裏工作。後來入了國立圖案學院。他畫了十年電影滑稽畫。他曾在許多展覽會裏展覽過油畫，石板畫以及水彩畫。他也曾小作旅行，但以住在紐約的時候為最多。新羣衆上刊有他的諷刺畫我們的總統 (Our President)，來兩隻嫩雞蛋 (Just Two Softboiled Eggs)，羅馬教皇 (The Pope)，看這世界 (And See the World)，一個將軍應該有的敬禮 (A General Must Have his Salute)，不再戰爭——下次再戰爭 (No More War—Till Next War) 等。畫得最好的是二月號的封面，一個啣着呂宋煙的大胖子和一個瘦削的看報的工人坐在一起，這大胖子把那工人簡直擠得沒有地方可坐了。西格爾 (一九〇五——) 生於俄國，現住紐約。他是一九二三年到美國來的。在國立學院消磨了許多光陰。他常替書和雜誌繪插畫。他的工人吃點心的時候畫得極其美麗。又有兩幅白描，一幅是資產階級白人夫婦眼中所見到的黑人，全是 Jazz 舞，賭徒之類；一幅是無產階級白人夫婦眼中所見到的黑人，全是讀書的，開礦的工人，搬運夫以及被吊在樹上被槍斃的人等等；兩相對照，階級意識極為明顯。格羅撥是新羣衆上最努力的一個，連錫蘭島

的和尙都稱讚他。他的洗碟人 (The Dishwasher)，我以為是畫得最好的，也是以肥瘦來作爲對照。他新近替屠來 (Jim Tully) 的小說人影 (Shadows of Men) 畫插圖。他替他自己的一生繪故事畫一冊，在秋天可以出版。他在新羣衆上除洗碟人外，還繪有紐約的邊道 (Sidewalks of New York)，打倒工人政府 (Down with a Workers' Government)，槍殺失業者 (To Hell with the Unemployed)，奴市 (The Slave Market)，熱的南方 (The Sunny South)，英雄 (The Hero) 等等，幾乎每期都有好幾幅。德恩的畫較少發表。法爾柯斯基曾在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開礦，現年二十四歲，最近離德，在蘇俄工作。紀勒爾特從新羣衆刊直到現在，都有作品發表，現任 Anti-Horthy League 的書記。羅索微克現年二十七歲，足跡遍全世界，在俄亥俄大學 (Ohio) 畢業，現住紐約。他生於俄國，知道歐洲各處都會最廉價的住所。他的石板畫如新澤稷，王后橋 (Queens Bridge)，城 (The City) 等都很好。最佳的是失業 (No Job)，畫一個失業業者垂着頭躺在公園的長椅上，樹葉陰覆着他，旁邊有一隻貓。阿特揚在一九一〇年即

已投稿，我的途上 (On My Way) 是他的自傳，自己繪圖。李白克 (一九〇一——) 生於俄屬波蘭，現住紐約。

新羣衆的詩人除了克連保所選入的以及羅爾推，羅特以外，還有梅克李阿德 (Norman Macleod)，梅吉爾 (A. B. Magill)，白來克 (Helen Black) 等。梅克李阿德 (一九〇六——) 生於撒冷 (Salem)，在阿肯色 (Arkansas)，亞利桑那 (Arizona)，衣阿華 (Iowa) 以及新墨西哥 (New Mexico) 等處大學受教育。他在蒙大拿 (Montana) 當過木工，在猶他 (Utah) 看管過獸羣，還在西部鐵路做過事情。他在現代詩 (Contemporary Poetry) 邊地 (Frontier) 等刊物上投過稿，曾主編兩個詩雜誌，現任新墨西哥摩拉大 (Morada) 的主筆。一九二九年革命詩選，不停 (Unrest) 曾經選過他的詩。梅吉爾在每日工作者 (Daily Worker) 的編輯部，並在結合 (Solidarity) 的主編。白來克現住新墨西哥，她替牧童歌譜曲；不久可以出版。新羣衆上的詩已經有法國美國工人詩集 (Poems D'Ouvriers Americains) 的選譯本。

新羣衆的戲劇家有巴喜 (Enjo Basshe) 和希克爾生 (Harold Hickerson)。巴喜著有土地 (Earth) 和世紀 (Centuries)。希克爾生現住紐約，與安道善 (Maxwell Anderson) 合著電神 (Gods of the Lightning)。此外哥爾德也著獨幕劇金錢，辛克萊也著歌唱着的囚徒們，地獄等，帕蘇士也著“Airways, Inc.” (此劇去冬在紐約上演，今年在德國上演，帕蘇士並曾親身往觀。)

新羣衆的童話家有蓋格 (Wanda Gag)，他著有可笑的小東西 (The Funny Thing) 百萬貓 (Millions of Cats)等。

新羣衆的小說家自然是首推辛克萊。其次是帕蘇士 (John Dos Passos)，新著有第四十二平行線 (The 42nd Parallel)。此外還有哈禮遜 (Charles Yale Harrison)，新著有將軍死在牀上 (Generals Die in Bed) 英政府和坎拿大頗反對此書。這不是說謊的藝術，而是真實的記載，赤裸裸的寫了出來，不管當局喜歡不喜歡。作者以前是坎拿大遠征軍第二四四步兵大隊的兵士。十八歲時在英國塞塞克斯 (Sussex) 沙藍 (Shoreham) 受過

訓練。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在法國與比利時打仗，因受傷回家。

以上所說，都是新羣衆的特約撰述員。卡爾味吞 (V. F. Calverton) 雖不是特約撰述員，新羣衆卻也時常刊載他的稿子。

## 美國作家懷爾道

美國新近出了一個一鳴驚人的作家懷爾道 (Thornton Wilder, 1897—) 只出了四本小書：卡巴拉 (Cabala) 聖路士黎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擾亂河水的天使 (The Angel that Troubled the Water) 以及今年出版的安得羅斯的婦人：一共不過十四萬字，只抵得一本英國女作家奧斯丁 (Jane Austen, 1775-1817) 的驕傲與偏嗜 (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罷了。懷爾道生於威斯康星 (Wisconsin)，學問廣博，足跡遍於各地。他以光明的文體和動機的原始得名。他創造了許多新的文學形式，寫了三本小

說，每本都各有不同，並且與一切別人的著作不同，在英文散文的寫作上有一種新的調子。他以簡單而且經濟的結構寫來的小說，抵得巴爾紮克寫一部人間喜劇，或是左拉寫一部盧貢馬加爾叢書。他把他的哲學都放在小說裏面，無論是直言或是隱喻，都寫得很好。

他尤其喜歡以小說來解釋他的倫理觀，在這一點上是頗與霍桑和米爾維爾 (Melville) 相似的，雖然其他各點不同。他在學校裏的時候，即已以戲劇來說倫理。他一共寫了四十個小劇本，都拿來拋棄了，猶之年輕的詩人拋棄他的十四行詩一樣。現在所出版的擾亂河水的天使只收了他的劇本十六種。劇中人物有春之神柏洛賽比娜 (Proserpina)，地獄王柏魯托 (Pluto)，雪萊，傳說中的人物羅蘭以及音樂家莫差特 (Mozart) 等。但這些劇本都只是含有倫理的意義罷了，在藝術上看來是缺乏詩的質素的。這些戲劇可稱之爲『三分鐘的戲劇』，因爲都是極短的。

他大約在校時，或是出校不久以後，讀過雷南 (Renan) 的哲學戲劇 (Dramas Philo-

Isophiques)。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卡巴拉彷彿是法朗士的社會小說，此外還可看出他受紀得和詹姆士（Henry James）的影響。

他的新調子並不是前無古人，不過從來沒有人寫得像他這樣乾淨罷了。他從來不用『好像』這個詞。

他的聖路士黎橋是使他成名的傑作。大意寫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日在祕魯的一個草繩搭的橋忽然中斷，跌了五個人到河中，從幾百尺高下墮。祕魯人驚恐了許多天，以為是天降大禍。神父朱尼泊（Juniper），其實就是作者自己，看見這件事發生得不尋常，便想抓着這個機會來證明上帝的仁慈：『他以前所缺乏的就是一個實驗室。例證很多……被蜘蛛所咬囉，肺壞了囉，房屋失慎被焚囉，孩子們有了疾病囉，都足以震駭人心。但是這些人類的哀傷，都不合於科學的實驗。……這些不是由於人們做了錯事，便是由於事屬平常。只有這聖路士黎橋的折斷是上帝單純的行爲。這件事供給了一個完全的實驗室。終於人們可以在純粹的情形下驚異於上帝的創造了。』



朱尼泊用了六年工夫一家一家的走，很勤苦的訪問這五個死者的生活。這五個死者就是：一個思念不孝的愛女的母親侯爵夫人，一個修道院裏不能戀愛的小姑娘，一個失去好友的孤兒，一個無人撫愛的小孩，一個暮年被棄的老伶工。五個人都是世間最悲苦的人，生不如死，所以上帝纔叫他們一同超升天國。據說此書的『英國本子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版，一九二八年六月竟銷至十版。』馬伯爾 (Annie Russell Marble) 稱此書『有深摯的同情，諷刺的幽默，以及心理的透澈描寫。』

懷爾道的藝術連普羅作家也都很稱讚。新羣衆五月號上尼茨 (J. Q. Neets) 以爲他的藝術比辛克萊都要好。他在辛克萊與懷爾道篇中說：

「懷爾道的意識雖是非常反動的，我們卻不能不稱讚他那崇高的結構，他那方法的經濟，他那錘鍊的文體。我們也需要文學上的技巧。從文學技巧的觀點上來說，安得羅斯的婦人所給我的無限量的愉快，勝過了山城。這就是我不同意於哥爾德鄙夷懷爾道的「無瑕的修辭」和「完美的英文」之故了。完美的英文並不是壞東西。將來我們也要重視

技術起來的。爲什麼我們要反對結構完美的散文呢？難道我們就永遠自滿於平板，灰色，催眠的文字麼？……一個聰明的普羅作家是不反對布爾喬亞作家技術上的真成功的。他起初想學別人，以後就想起超過別人了。普希金和託爾斯泰用的是無疵的修辭和完美的俄文，但蘇俄的普羅作家卻都細心的讀他們的作品。我們應該學資產階級，猶之以前資產階級學貴族一樣。」

## 哥爾德與庫尼茨的論戰

十月之聲 (Voices of October) (論蘇俄的藝術與文學) 的作者之一庫尼茨 (Joshua Kunitz) 用筆名尼茨 (J. Q. Neets) 在五月號的新羣衆上寫了一篇辛克萊與懷爾道，大意說辛克萊的藝術不及懷爾道，無產階級作家應該向資產階級作家學習藝術。

這話引起了一位亞利桑那 (Arizona) 的讀者魏斯 (Henry George Weiss) 的反對，在六月號的新羣衆上寫信給編者哥爾德道：

『我以為尼茨過於遏抑了辛克萊，過於諛揚了懷爾道。我知道懷爾道是一個能寫美

麗字句的作家。我讀過他的卡巴拉——的確是很美麗的書——和他的聖路士黎橋。但這兩本書的主旨是什麼呢？牠們除了寫得很美麗以外，還有別的意義沒有呢？這兩本書是想要攪動血液沸騰的麼？不，牠們只是平靜的，默想的罷了。牠們使人偶一墮淚，驚異於人物描寫，但却不能向有產者挑戰。懷爾道預先存有形式和美質的觀念；辛克萊却預先存有形式和思想的觀念。懷爾道可以說是用字的大藝術家，辛克萊却是崇高在小說家以上的。我不能判斷山城，因為我不曾讀過。也許正如尼茨所說。但這却不能推翻辛克萊寫過屠場，煤油以及波士頓這個事實。懷爾道的小說與這三部書一比，就簡直不行了。懷爾道的書是寫作甚佳結構緊嚴的小說；但辛克萊的書却有寫得很好的小說的以上的意義。自然，辛克萊在藝術上不及懷爾道；但在作品以上，文字以上，却有反抗的精神，火焰一般的理想，這些都是懷爾道所缺乏的。我不忘記辛克萊的短處，破壞了他一切的作品。但懷爾道與他一比，只是蒼蠅比老鷹罷了。懷爾道是屬於過去的，態度是人文主義；辛克萊是屬於將來的，蔑視他那大錯。』

哥爾德在下面注道：

「我也不贊成尼茨的文章。他勸普羅作家要學懷爾道的作風，在我只當作學究的平庸主義罷了。你能叫年輕的瑪耶闊夫司基學習柴霍甫或是託爾斯泰的作風麼？你能叫年輕的列寧學習李李曼（Walter Lippman）麼？你能叫一個年輕的傑克倫敦放棄了他自己的本性，來學習何偉爾士（William Dean Howells）的幻想麼？」

「作風研究是課室裏無意識的玩意兒。作風和內容只是一個。二者是不能作不漏水區分的。『技術使我們大家都做了懦夫。』」

「沒有作風——作品中只有光明，力量和真理。如果一個人有新的意思要說，他應該立刻就說。……」

「他的材料以及他的普羅性格將在世界上創造一個新作風，與世界上一切的懷爾道和沛脫（Walter Pater）死去的光榮不同，並且比他們還要好。」

「我們現在開始新的東西。這就是教授們所不懂的事情。是的，我們是國際結合的

探求新的生活和新的藝術。」

接着七月號的新羣衆上又有庫尼茨的覆信給新羣衆編者道：

『我很高興，看見我對於辛克萊的山城和懷爾道的安德羅斯的婦人的批評引起了小小的爭論。這是一個好現象。這樣的討論結果可以使真理更明晰。我們且開誠佈公的說罷。哥爾德這樣答辯，我很高興。即使我們在討論中偶爾話說重了一點，也不要緊。好在我們不是溫和的人文主義者。

『魏斯的反對不是根本的。自然，我急切的想要表示我的意見，那就是說，表示我們普羅作家需要技巧的重要，因此不免稍微把辛克萊遏抑得過甚了一點，又稍微把懷爾道讚美得過甚了一點。好在魏斯自己也說，辛克萊的作品不及懷爾道，可見我還沒有十分說錯。我覺得辛克萊的作品是膚淺的，新聞式的。像魏斯這樣的稱頌辛克萊，我覺得是瞎捧。照他說來，辛克萊之所以成爲大小說家，之所以「是屬於將來的」，完全由於他有「反抗的精神，火焰一般的理想」，不管他有「短處」，「破壞了他一切的作品」。我看不出

這話的效力。第一，我不相信僅僅「火焰一般的理想」（不管牠是怎樣革命的）可以寫成偉大的小說。我看過許多「火焰一般的」稿子，都不能證明這句傻話。第二，在美國革命運動現在的趨向，辛克萊的「火焰」似乎也不十分熱。客觀的分析辛克萊的作品，在意識上他所表現的現代美國社會的片面，在經濟上只是稀薄的工人組合，在政治上只是社會主義的團體。如果這些是屬於將來的，那末魏斯的話就不錯了——那末辛克萊是「屬於將來的」了。

哥爾德對於我的批評所提出的反對是比較根本的，但卻是一樣的不合邏輯。哥爾德先放上一個草人，後來英雄似的傲步行來，殺死了他。他將「研究」和「摹倣」混為一談；他辨別不清「技巧」和「作風」。例如，誰說過「一個年輕的傑克倫敦放棄了他自己的本性，來學習荷偉爾士的幻想」呢？顯然，我說：「一個聰明的普羅作家是不會厭惡布爾喬亞作家真技巧的成功的」，「他應該先駕馭牠，再來超過牠」，我不是說「棄掉」「重新來過」以及諸如此類的無意味的話。

「我疑心哥爾德一點也不懂得從前人的辯論方法。他是孩子氣的虛無主義，瞎眼的，猛烈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神祕的反抗一切過去的氣味，一切古舊的文化。這是革命家危險的趨勢。革命的意思不是反抗一切，我希望，進化不就是野蠻的復原；反之，革命的意思是，在牠創造的時期上，確定，文化的加速度，並且是新的組合。

「新的生活和新的藝術」麼？自然！但並不是說連有限制的善用舊文化的質素都不要，舊文化有活力，對於將來也有幫助的。

「對『死去的光榮』嗤之以鼻是愚蠢的。總之，每一個時代，甚至是最革命的，在一切前世紀用『集團』的力量所造成的巨大的文化金字塔上，所添的不過是幾塊磚頭罷了。如果傑克倫敦或是瑪耶闊夫司基或是列寧是在野蠻人的森林中起來的，那他們的『本性』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恐怕哥爾德也不見得會喜歡罷？這些人寫作品，是因為在他們以前有不知多少百萬人，語言思想和文化的創造者。米海羅夫斯基 (Garin-Mikhailovsky) 說起一個傷心的故事，一個老猶太人是數學的天才，學生的光陰大半都用在微積分學的



發明上。後來他聽說牛頓早已發明，他便心碎而死。

「普羅作家浪費天才，也是一樣的可惜。」

「我應不應該告訴一個年輕的求上進的作曲家去研究原理，和聲學，對稱等等呢？我應不應該告訴他去研究貝多芬，莫扎爾德，華格納等人呢？」

「當然！」

「這些專門家在藝術上解決了許多技巧問題。忽視了這個，那簡直是個傻子。再說，一切這些多面相的學問高深的個人的爭執可以幫助我們青年的作曲家尋出他自己來。我們常與別人的性格相接觸，自己的性格也就可以更加清楚。生活，經驗，就是學問。這意思難道就是說我們年輕的作曲家要「放棄了他自己的本性來學習」這些人「的幻想」麼？不是！蜜蜂從各種花裏採花粉，但卻做牠自己的蜜。」

「一切人類的企圖都是這樣——科學，哲學，工藝學，藝術，文學，等等。因此，我批評的時候，心中並沒有任何特別的人，沒有辛克萊，也沒有懷爾道。這兩個個人只是

舉例。代表。辛克萊是代表。懷爾道是代表。不一定要懷爾道，任何學術界，任何專門家，任何XYZ都行。

『有一個地方哥爾德是對的。如果一個人真的有話要說，他應該說他自己的話，那就是說，應該有他自己的作風。但我是說，如果他能駕馭他那特別藝術的技巧，如果他能「國際結合的探求」別的過去和現在的工作者，那末他就可以說得好一點，透澈一點，明瞭一點。』

『這也許如哥爾德所說，是「學究的平庸主義」，是「課室裏無意識的玩意兒」，但湊巧這也是列寧的意見，也是抗鬥政治部的意見。我擡出他們來，並不是證明我的話是天經地義，只是責備那些同志不要說什麼「教授」之類不適當的話。』

『列寧所說的話如下：』

『「我們過於是偶像破壞者了。我們應該重得美麗，比方說，抓牢牠，哪怕是舊的也好。爲什麼只爲了眞美是舊的，就背轉身來離開牠呢？爲什麼要棄去牠，不拿牠作爲

將來發展的起點呢？這是無意識的，完全是無意識的。」

『下面所引的十月之聲的兩節是政治部的文學主張：

「政治部既把普羅作家看作將來蘇俄文學的領袖，他們應該除去對於過去文化的遺留所存的輕浮而又侮蔑的評價。」

「政治部應該奮鬥，克服對於文學家的作風存有輕浮而又侮蔑的態度。」

『革命與文化——這是廣大而又複雜的題目。

「不要自滿，要看得遠一點！列寧說：『我們有了一切力量，但是我們還是不知足。』我們且學習罷！我們且努力使我們值得負起我們的擔子來罷！我們要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有個預備！這就是我們的勝利之路！」

八月號上又有兩封關於這次論戰的通信。一封就是被庫尼茨評為沒有藝術的山城作者辛克萊的信，他說：

『親愛的哥爾德：同志庫尼茨對於我山城的討論，已成爲我所最愛討論的「藝術與

「宣傳」和「形式與內容」的問題。所以讓我來說一句話。我與庫尼茨之間，好像一家人一樣。他之所以能夠看出我的書中的缺點，是由於他對於書中的事實是熟知的。他不指摘懷爾道，是因為懷爾道寫的是古希臘的女人和十六世紀祕魯的主教。我猜想，如果懷爾道寫美國的實業，同志庫尼茨一定不會也這樣熱烈的稱頌懷爾道的藝術了！容我再說一句，我不是不知道我書中的缺點。批評我的人已經說過了！一半這缺點由於過度的熱誠。我有許多書想寫，也有許多事情想做。我的妻子向我吵鬧，要我多寫稿子。但那時我卻想到一件似乎對於我更有而且更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我想再努力。」

一個讀者赫爾布斯特 (Jo Herbst) 也寫了一封信給編者：『最近幾期的新羣衆是很活潑的好材料。時時都有進步。但你們對於懷爾道未免太嚴肅了。通信員何必去談到他，何必去讀他的著作呢？我就不然，只看了一本就夠了。他的人物尤其是他的文體是非常稀薄的。你們爲什麼不談談較好的天才呢。如果庫尼茨談到好的作品，他最好是把朱士或是柏洛司特拉出來，他們總比懷爾道的貨色多一點。我看過聖路士梨橋，只看到

雕琢的古代人物，及至看到安得羅斯的婦人（*The Woman of Andros*）的批評，不禁使我喫了一驚，原來他們無知的引了這書的最後幾句話，而作者這幾句話卻顯然是無意（我不說是有意）取之於朱士的死者（*The Dead* 乃邵柏林人的一篇）的。你們的批評家與資產階級的批評家顯然陷於完全相同的錯誤，就是只注意這個作者的聲譽，一點也不曉得他的來源。不幸懷爾道的來源，法蘭士和開倍爾（*J. B. Cabell*），在我看來。還要比懷爾道不值一讀。但這是由於各人趣味不同的緣故。我非常懷疑懷爾道的文體可以算作一種文體。字的美麗和文法是沒有什麼的。巴爾紫克和斯當達爾（*Stendhal*）就時常反對這些東西。他們的文法是錯誤的，他們字的構造是不整潔的。也許。但他們著眼於大處，寫得有力，比文法尤為重要。文法不能使作品好或壞。文法是不會怎樣的。相信了文法，你們只是像漏洞的牛乳桶罷了。為什麼巴爾紫克還有人看呢？還有斯當達爾呢？讀他們著作的人比讀文體大師弗羅貝爾的多，只是因為他們在組織小說上更為有力，描寫他們的時代更為活潑。看過巴爾紫克就可以看出現代作家之小。現代作家能有他當時

那樣的描寫和觀察，便可算是一個重要作家。他需要藝術，但卻無需文法。永久的作品不能太與街上的語言隔絕。孝素（Chaucer）究竟是聰明人，他懂得這個。」

下面哥爾德註道：『這就結束了文體與革命的討論。我們對於新羣衆作者的忠告，就是：寫罷！』

## 美國文壇在俄國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俄國讀者所知道的美國作家很少，所介紹的只是幾個在文學史上有地位的作家：愛倫坡 (Allan Poe) 的小說，霍桑 (Hawthorne) 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作品，傑克倫敦 (Jack London)，考貝 (Coppee)，幾本辛克萊的小說，以及惠特曼一部分的詩。

革命後這種趨向便改變了。文藝市場上充滿了美國的二三等作家。革命前俄國的讀者對於斯干底那維亞，德國以及法國的作家很感興味，革命後卻歡迎着劉易士 (Sinclair

Lewis），庫爾武（Curwood），得利賽，白爾可維西（Bercovici），安得生（Sherwood Anderson），褒勞夫（Edgar Rice Burroughs），白羅姆菲爾德（Bromfield），羅斯（Anita Loos），夫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以及查爾斯·諾里斯（Charles Norris）。總之，俄國讀者集中興趣於美國；在紐約流行的書，在莫斯科也是同樣的傳誦一時。甚至在美國不大知名的作品，如劉易士的無辜者（The Innocents）在俄國也有譯本。爲什麼俄國讀者對於美國作家這樣的感到興趣呢？

第一個解釋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出了一羣作家，使藝術與革命連絡起來：傑克倫敦和辛克萊在這一點上是佔有最高的位置的。他們的作品有好幾百萬人看。革命使得俄國讀者不但想知道個人的痛苦，還想知道社會問題。當然他們對於西方工人和急進的知識階級的生活是要感到興趣的。

在傑克倫敦和辛克萊以後就輪到歐亨利，他是美國資產階級的作家。這種逆流也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爲戰後俄國文學極少消遣的作品，就連著名的幽默作家曹西欽珂都談



到社會問題。可是俄國還有些資產階級趣味不會改變，俄國的作家既不能娛悅他們，他們便不得不求之於他國了。因了他們的要求，纔譯了詹姆士，庫爾武，庫蘭 (Cullen)，柯漢 (Octavius Roy Cohen)，法爾白爾 (Edna Ferber)，查爾斯·諾里斯，凱士林·諾里斯 (Kathleen Norris)，格拉斯戈 (Ellen Glasgow) 以及褒勞夫。

蘇俄國家出版部所刊行的都是名作家的作品。第二三流的作品是私家印書館刊行的。

現在美國作家的地位有些動搖了。私家印書館都破了產。國家出版部發行更社會化的作品。近數年來俄國文學非常發達，現在已不需要外國作家。得利賽的全集已經刊行。一切辛克萊的新作品都有了譯文；一切舊作品都已經有了譯本。白羅姆菲爾德代替了資產階級劉易士。安德生的神祕主義和狹小的個人主義不再使蘇俄的出版界感到興趣。帕蘇士 (John Dos Passos) 極受歡迎，雜誌和出版家都急切的等待他的成功。海立克 (Robert Herrick) 和吳德華 (W. E. Woodward) 的作品也譯得極多。

總之，格雷 (Zano Grey)，史替華特 (Stewart)，懷特 (B. V. White) 以及弗里德曼 (David Fredman) 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只有一等作家纔能吸引俄國的讀者。

## 美國文壇雜訊

辛克萊最近被某城報紙所誣陷，他以為這是一種愚笨的誣陷。他特到科羅拉多（Colorado）去控告這個報館。聽說辛克萊即將據此事寫一本長篇小說。

赫格西默（Joseph Hergeshimer）是在美國一切現存作家以上的戀愛小說家，『熱烈而又殘酷的真實』是他所常用的題材。最近他的宴會衣服（Party Dress）也是描寫這種事情的。大意說妮娜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很是能幹，沒有一點煩惱，結婚以後生了兩個孩子，她過的是像她這一類人的常態生活，她的丈夫是一個富足的商人。她的

生活過得很舒服，很穩定，可是她把巴黎的衣服第一次穿在身上，她的性格就變了。她覺得她很年輕，還可以戀愛。那晚她遇見禍根易文（Chalke Ewing）；他們聚會了三次以後，他就吻她，她知道從此她就可以成爲他的人，不管怎樣，她想僅爲他所有。但是，因此悲劇也就發生了。不幸她不願丈夫爲這事不歡，而易文則是只知戀愛，不顧名譽的。結局一對情人就這樣分手。此書寫靈肉衝突，甚爲佳妙，但描寫衣服的式樣，顏色和芳香，詳細敘述打球和打牌，做菜和喝酒，未免過於瑣碎，令人讀之生厭。

開倍爾（James Branch Cabell）新出了一本小說愛克本之道（The Way of Eben）文體華美，有如法朗士；內容奇詭，有如王爾德的童話。益以諷刺，更足顯出開倍爾的本色。

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獨幕劇在地帶裏（In the Zone）已在公使劇院（Ambassadors' Theatre）上演。大意敘一隻英國的航船在海洋上駛行。有一個海上人員被同事疑爲間諜，藏有炸彈。同事們便把這位人員網了起來搜查。結果查到一些情書，同事們

念了幾封，纔發現這是一個戀愛的悲劇。

得利賽 (Theodore Dreiser) 的婦人展覽會 (A Gallery of Women) 是寫十五個婦人的兩卷作。這十五個婦人都是性慾很強的，只有一個例外。麗娜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村野婦人，她到好萊塢去，使得一個頭等的丈夫下了地獄；白蘭從落機到紐約『住了一些時』，她的丈夫匯錢來給她用；麗痕是一個年輕的女藝術家，從菲列得爾菲亞到紐約和巴黎，交結她所崇拜的男子；露茜是一個暫時受過窮困的寄宿學校的女學生，她對作者承認她早年和近來的性之勝利和她在結婚時的感覺；歐麗苦硬把她那不願遠行的丈夫從太平洋邊岸移到西伯利亞，只是爲了想看看他怎樣着急，和一個青年技師『放縱的獻媚』；阿白丁有了一個私生子；再加上預言者姬芙就成爲此書的第一卷。

一個年輕女子不許她的愛人愛別的女人；爾萊絲丁與她的丈夫離婚；馬爾莎管束她的丈夫很嚴；伊達愛上一個平庸的丈夫；愛麥紐娜受性的壓迫；羅痕是一個漂泊詩人的妻子，她使得她的丈夫疲於報命，以致得了疾病；馬蘭緋是一個長舌婦；還有一個女

這就是此書的第二卷。

美國的小說譯成俄文的很多。歐亨利對於俄國青年作家影響很大，猶之早年的莫泊桑一樣。現在讀歐亨利作品的俄國人比讀傑克倫敦和馬克吐溫的還要多。辛克萊已有全集譯本是可以不用說的了，就連劉易士，安得生以及吳德華(W. E. Woodward)也差不多有了全部的譯本。現在止在印得利賽的全集，赫格西默的作品也大半有了譯本。帕蘇士(John Dos Passos)在俄國也很流行，他的三兵士賣得很好。

## 墨西哥詩人涅爾服

墨西哥人把詩當作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詩人有兵士，也有政治家，涅爾服（Amador Nervo）就是後者之一。他死後到今年已是十年，所以墨西哥人替他做紀念。早年他有兩件事情對於他的詩很有關係，就是：禮拜堂和貧困。一八八四年，他十四歲的時候，已預備做天主教的教士，在香煙繚繞的生活中，他接近了神祕。一八九四年，他爲生活所迫，便從他的家鄉到墨西哥大城裏來。

他的第一本詩集黑珠（*Perlas Negras*）即已顯出兩種特點，此後他的成熟作品都仍

然保持着，那就是自己犧牲和尊重神明。他還有汎神的思想，這是在他的水妹妹（*La Hermana Agua*）裏可以看得到的。

他是王爾德的朋友。他的詩近於懷特（*Whitier*），而不近於惠特曼。他所服膺的詩人是魏爾倫、囂俄、沙多布里陽、拉馬丁、諾伐利斯等等。此外他還喜歡耶麥（*Francis Jammé*）和梅特林克。

後來他在巴桑和墨西哥又出版了覆蓋的花園（*Los Jardines Interiores*）和給旅途的人們（*A las Almas que Pasan*）等。

此後他便在西班牙住了十五年。後又出版低語（*En Voz Baja*）和蓮花湖（*El Estanque de los Lotos*）。

他被稱為詩僧。他對於萬物都與以靈魂，這種汎神論的思想可說是受了華茲華斯很深的影響。



此  
页  
空  
白

## 德意志

### 最近的德國文壇

德國文學最顯明的現象就是與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相接觸。尤其是年輕的小說家最爲激進。所謂新寫實主義（*Neue Sachlichkeit*）在近兩三年來已成爲共通的趨勢，並不只是幾個團體的活動。

讀者不大歡喜看分析心理的細膩作品，而喜歡看描寫現代外部生活的文字。因此描寫現代外部生活的長短篇小說，回想錄，傳記，遊記——一切這些都大受歡迎。自然這些描寫都不是完全客觀的。最近十五年來，德國受盡了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痛苦，大家都熱情的對於各種問題感到興趣。他們敘述眼前的事實，當然不能怎樣客觀。

最近德國文學有兩大趨勢，其一是酷好現代生活的一切事情，其一是熱烈的參加爭鬪。這其間也有例外，如喬治 (Stefan George) 爲首的一羣便是，不過究竟人數有限。

去年一年間最盛行的就是戰爭文學。雷馬克的西部前線平靜無事是此中佼佼者。他如支魏格的葛禮夏的叛亂，路特維希倫的戰爭也都是可尊敬的，不能忘的。傅雷 (A. M.

Frey) 描寫戰線後醫院裏的情形。還有一個水手名叫林格爾納茲 (Ringelnatz) 的，現已成爲著名的歌者，也以幽默而又熱情的筆致寫他戰時的回憶。在前線被殺的青年學生的信也都已搜集起來出版。一個青年名叫格來塞爾 (Ernst Glaeser)，在一九〇二級裏描寫大戰時戰線後小學生所受的痛苦。費德恩 (Karl Federn) 用日記體寫了一本軍官賴托

爾。

戰後情形寫在德國小說裏的也很多。夫藍克的新政治（即政治故事）是一九二九的  
世界文學上已經介紹過了。白魯南（Arnolt Bronnen）的小說西利亞高原（Ober  
Schlesien）是寫這一省被德國和波蘭分割以前的戰爭。白魯南以前本是左翼的急進黨，  
現在卻投到國家主義的旗幟之下了。傑科白（Heinrich Eduard Jacob）著有農民暴動與  
日本人，是比較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亨利曼是老作家，但依舊在文壇佔有勢力，也  
在聖馬利亞（Mutter Marie）裏寫戰後的德國。他的主義和他對於時代的觀察可以在歐  
董妮（Eugenie）或資產階級時代裏見到。他還將一九二一年起所作的論文和演說搜集  
起來，定名為七年，小題為思想與事件的記錄。

至於寫批評和遊記等散文的也有兩個著名的文學家。坡爾加（Polgar）是維也納人，  
觀察敏銳，批評現代作家，替他們作文字的畫像，書名黑與白。杜可爾斯基（Kurt Tu-  
cholsky）是德國人，現住巴黎，寫了些遊記與諷刺混合的作品，有琪琪康陶的微笑和德

國完了等。

盧德維希 (Emil Ludwig) 寫了哥德，拿破崙和威廉第二的傳記以後，又寫了一本一九一四年七月，敘的是大戰前不久的事情。開塞爾令 (Count Keyserling) 在他的歐洲留影中對於現代生活和現代人有深沈的哲學觀察，其中亦間以諧謔。

德國作家現在對於形式很不注意，米靈 (Walter Mehring) 的詩是無韻的。戀愛小說雖多，大半是平庸的，一般人所注意還是社會問題居多。想像的文學作品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他們是把生活經驗與作品融合一致的。

## 霍普特曼寫三角戀愛

熱情之書 (Buch Der Leidenschaft) 是霍普特曼最近作品的題名，與他其餘的作品一樣，也是由柏林 S. Fischer 刊行的。這簡直很難名爲小說。這是一個人一生十年的日記。據說是垂危的人對作者的懺悔。這種方法已經成了熟套；許多作家都藉此來作第一身稱的敘述。即使參有作者自己的私事，也不妨對別人公開。其實某人某事，所指爲何，在年代久遠以後是並不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書裏面的藝術和思想。

書中所說是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的故事。男人是快樂的丈夫，又是和藹的父親，早

年結婚，現在又有了新的熱情。毫無顧忌的大笑和聰明的舉動吸引了他。他迷住了，竭力的進攻。但因作者年老，究竟是愛家庭和基督教的，所以在他筆下的男主角，雖然有了新的愛人，也還是念念不忘於他的妻子。

不過這兩個女人的心理卻很少描寫。霍普特曼寫女人的個性總不及寫男人那樣的明顯。男人的靈魂分析到極細微處，深刻而有詩意，女人只是隨便寫寫罷了。

霍普特曼描寫到最熱烈的地方，文筆異常滑溜，好像長江大河，一瀉無盡。這本書的結局是喜劇的。老婦放棄了爭鬪。少婦在受了十年的痛苦，撫養私生子受人嘲罵以後，終於與她的熱情的愛人正式的結婚。

## 士圖墾和叔爾次

德國新古典派作家士圖墾 (Eduard Stucken, 1865—) 以亞述王傳說的戲劇的解釋出名。後來他就寫他偉大的散文史詩白色的諸神 (Die Weissen Götter)，用他的力量和燃燒的色彩描繪殘忍的歐洲人破壞墨西哥文化和宗教的事件。展開着的是滴血和恐怖景色。自然，士圖墾將這可怕的時代寫得很好，現在他又寫到沒有思想的，退化的『快樂古英國』了。他的在莎士比亞的陰影裏 (Im Schatten Shakespeares) 是對於時代有研究的。不過這部小說幻想和戀愛故事，服毒和謀殺等事情太多，未免有使人飽食不化之



病。

德國象徵派作家叔爾次 (Wilhelm von Scholz, 1874—) 稱他的作品爲小說，實際上他的作品構造的確是小說。不過內容的性質卻不是給人消遣的。我們必須很有思慮而且小心的看，纔可以完全了解他的精神。他的小說不是今天讀過明天就忘記的，而是常留在我們的心中；在數星期或數月以後仍常留不去，彷彿我們的靈魂揭開了一層障翳。他熱心而且嚴肅的尋出維繫人和超人之靈魂的線索。他有夢想和幻象，可以看到人的靈魂的成长，向着神的完全的目標。他的敘述很流動，文體也很講究。數年前他的小說披特猶雅 (Perpetua) 曾引起一些人注意。書敘一對孿生姊妹，他們的靈魂很深的連合在一起，她們的生活就神祕的互換起來。聖人濮披特猶雅代替她的同胞女巫凱撒林娜焚死，而女巫凱撒林娜卻做了聖人。叔爾次喜歡用十四世紀作他小說的背景，因爲在這時代有魔法的信仰，故爲象徵派作家所樂用。他寫內心和寫外景一樣的好。諸如禮拜堂，節宴，火葬等，都能運用他的技巧來描寫。最近他的到伊羅克之路 (Der Weg Nach

Lock) 是寫一個僧人賴什斯特拉羅的。這僧人是精神上的巨人。從鄉間的小孩一躍而為異教徒審問官，又再升為政治領袖和軍界領袖。他還可以治病和施行奇術。同時他又暴虐起見。窮迫波希米亞人，又將希希利的猶太人處以火刑，又攻打土耳其人，凡權力所及之處無不實行其摧殘。後來他生了病，忽然悔悟到一切都是虛空，只有幻象，沒有真實。一切他那光榮歸主的野蠻工作都是幻象，錯誤和虛空。於是他就歸隱於伊羅克，死在那裏。當他的靈魂離開軀殼的時候，他的最忠實的信徒看見三個陰影一般的人物迎接他們的主人上天：一個是真理的戰士波希米亞人，一個是在火柱旁受苦救他老母的猶太人，還有一個就是死在基督徒戰士脚下的土耳其人。此書很有力的象徵神性戰勝了一切。

## 顯尼志勞的短篇小說集

最近新出的小小說 (*Little Novels*) 是英譯本奧國顯尼志勞十個短篇的結集。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的短篇都搜集在內，大都是分析女人心理的。二三十年前的維也納戀愛簡直不算一回事，朝聚夕散，不以爲奇；彼此沒有窺破不貞的算是最幸福的夫婦。顯尼志勞便寫的是這些荒唐的戀愛。

第一篇陌生人 (*The Stranger*) 是寫一個女人莫名其妙的衝動，愛上了許多男人。一個軍官瘋也似的愛上了她，認她爲稀世之珍，便娶了她。在蜜月期間，剛剛過了十幾

天，在一天早晨，她就離開了他；他聞訊自殺的時候，恰恰也就是她迷住了別的男子時候。富禮赫的命運 (The Fate of the Freiherr von Leisenbohg) 敍富禮赫深深的愛了一個淫蕩的歌伶，她拒絕了他，但卻愛了許多別的男人，最後竟也寵幸了他一夜，並不爲了別的緣故，只是報復給另一個最善妒的男子看。結末是出其不意的結果，在結構上是頗爲巧妙的。希臘舞女 敍一個女人之死是爲了再沒有本領來繼續懷疑她丈夫之不貞。繆夫之死敍一個將死之人在最後數分鐘間寫了一封遺書給他的朋友們，說他曾姦淫了他們的妻子。

## 最近的托馬斯曼

去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托馬斯曼(Thomas Mann)最近正在繼續寫他的兩年前開始工作的小說。他的思想現已轉向到青年人所忽視的地方。全書凡兩大冊，題爲約瑟和他的哥哥們。他想從宗教，心理和神話三方面去看。去年他又將他過去五年來的論文和演說集爲一冊，名爲日常必需，德國的讀者對此書都感到很深的興味。

美國去年出版了一本托馬斯曼的三篇論文(Three Essays)的英譯。最長的一篇就是托馬斯曼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哥德與託爾斯泰。他以為這兩個巨人不是相反，而是相

成的。真正與他們相反的就是席勞和杜思退益夫斯基。哥德雖是異教徒，而託爾斯泰是東方原始基督教徒，但其根本是相合的。哥德與託爾斯泰是自然之子，席勞與杜思退益夫斯基是精神之子。自然與精神，上帝與聖徒，健康與疾病，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肉體與靈魂，國家主義與四海同胞主義都成爲這兩組作家的相異之點。還有兩篇論文，一篇名爲秘密的經驗（魔山也有一章與此篇同題），一篇名爲腓特立大帝與大聯合。

與托馬斯曼有二十年友誼的新寫實派作家夫藍克（Bruno Frank）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詳述托馬斯曼的面貌和習性。他的性情非常和藹，尤肯幫助青年作家。歐洲的新進作家凡是有書出版，總要送一本給英國的高爾斯華綏，一本給法國的紀得，一本給德國的托馬斯曼。青年作家寫信給他，他並不討厭，反而一年一年的寫像山一般多的信送出去，充滿了同情和勸告。他雖然已經五十幾歲，頭髮卻是漆黑的，沒有一根白髮。雖然不喜運動，身體卻極其結實。皮膚略帶櫻色，鼻子很尖。他的妻子非常能幹。他自己到處受人歡迎，波蘭與德國雖有深仇，對他卻極其崇敬。

托馬斯曼的作品很多是寫他自己的，魔山固不必說，就是脫列思丹裏面的那位古怪可笑的作家也有他自己的影子。

托馬斯曼的自傳不久就可以出版了，六月號的新評論（Neue Rundschau）上刊了一章，凡三十二面。他在這一章中談起他寫魔山用了十年苦功夫。

又訊，托馬斯曼正在寫一本聖經小說雅各和他的兒子（Jakob und seine Söhne），大約就是約瑟和他的哥哥們的別名。作者曾遊歷巴力斯坦（Palestine）和埃及等地，所以描寫以色列人的定命，一定能寫得很活潑的。

## 亨利曼與雅寧斯

雅寧斯 (Emil Jannings) 是我們所熟知的電影演員，曾演過不少戲劇，都極深刻。他在美國過了六年的銀幕生活，現在又回到德國的舞臺上來了。在演舞臺劇以前，曾攝德國有聲影片恩萊特教授 (Professor Unrat)，這是亨利曼 (Heinrich Mann) 的小說，大意說一個小城的教授中年與一女優戀愛，娶了她，棄去他的職業，成了小丑，兩個人一同出演。在許多不愉快的旅行以後，他渴念着他的教書生活，他與女優決絕，歸校後即死，女優則另與久已有意的走軟索的人戀愛。雅寧斯描寫教授心靈的軟弱，



極爲有力。

## 詩人何爾茲逝世

何爾茲 (Arno Holz) 已於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柏林逝世。他是一八六三年生於東普魯士的拉斯坦堡 (Rastenburg) 的，爲『極端的自然主義』 (Der Konsequente Naturalismus) 的創始者。他的自然主義的藝術觀在藝術之本質及其法則 (Die Kunst, Ihr Wesen und ihre Gesetze, 1891) 和抒情詩的革命 (Revolution der Lyrik, 1899) 裏可以見到。一八八五年出詩集時代之書 (Buch der Zeit)，一八九八年出詩集幻想 (Phantasms)。他曾經潛心研究美學，後來棄而研究經濟學和近世自然科學，所以在詩歌上是

被稱爲社會主義的詩人的。

## 威甫爾改變作風

威甫爾 (Franz Werfel) 新近出了一本小說巴白嫩 (Barbara)，又名虔敬。大意敘巴白嫩是一個波希米亞的農家婦，是男主人公兒時的保姆，也是他唯一的朋友，他的一生的氣質都得力於她的感化。她是一個虔敬的天主教徒。他的父母離婚，他就以他的保姆為唯一親密的人。他和他的保姆十一年來不曾分離過。直到他當了候補武官為止。即使分離，甚至她死亡，他敬愛她的心還是分不開的。他少年時受了許多磨折，曾被軍官學校開除，曾經從神學院逃出來，又曾經在戰前喜愛奢華的維也納當了幾年窮學生，

餓得半死。

鏡人（一九二〇）和巴白嫩（一九二九）是威甫爾作品的兩極。鏡人中的人物都很模糊，真好像是鏡中映出來的一樣。只有男主人公使人得到實感。他不滿足於生活，瘋狂的向前衝去。虔敬中的男主人公則是一個不出色的謙虛的人，沒有什麼學問，也沒有什麼能力，他滿足於船上醫生的生活。

戰爭的背景，革命和反革命，饑餓的，被踐踏的維也納，寫得都很有力。鏡人是表現主義的，但虔敬却又有些是近於寫實主義了。

## 格來塞爾在巴黎

法國人近來很愛看德國的小說。西部前線平靜無事的法譯本賣了三十萬部。現在格來塞爾 (Ernst Glaser) 的一九〇一級 (Class of 1902) 在法國又轟動一時。此書是寫戰時德國兒童的變遷，依照這些兒童的年齡，是不應該打仗的。因為法國讀者的歡迎，格來塞爾便到巴黎來替求訪者的法譯本上簽名，並且談到他對於現代生活和文學上的意見。他是一個二十七歲的灰白清秀的青年，一句法國話也不會說，但常由翻譯人的傳話，說到他的幻滅。他有一段話說：『大憎惡抓住了世界。人們懷疑着理想的價值；他

們已經失去他們的信仰了。正義麼？自由麼？忠實麼？算了罷——戰爭損害了我們一切這些性質，因為最後在我們來看，這只是一件職業，而不是國家自由的防衛。凡爾塞條約宣布的時候，人們說，如果德國戰勝，她也要像協約國一樣的做法，保衛她自己的商業，工業以及農業。這就是我們浸透一切的懷疑主義的一例。這原因——這深沈的原因——就是精神的潰敗。現世人們為什麼做工呢？並不是啓導世界，世界的一切都有秩序，並且容易了解。不是，人們之所以工作是因為他們有這種需要，或是有這種責任感。良心是怎麼樣了呢？任何地方一切都是崩解的。那些相信戰爭是人道的人都是受了欺騙。戰爭破壞了我們的信仰，使我們依舊生活下去。這次潰滅的結果是怎樣呢？當然是很可怕的。再等一些時候。第二個時代就要與他們斷熟了。』格來塞爾又談到藝術說：『藝術是人類變形的鏡子。牠反映了他們的一切。生活是一個實體，但牠時常是改變的，藝術表現了牠的一切。藝術表現人的容貌和真的一樣。不管我們願意與否，藝術把那些要想躲藏的生活全都暴露出來。只有在藝術裏面纔可以看得到人性。』像這

惡入生，喜愛藝術的人當然對於朱士的作品是感到興趣的。格來塞爾說優力栖斯的作者是革新者，先驅者，並且是個大作家，他那『毫無憐憫的寫實表現對於歐洲文學有很深的影響』。



## 青年作家的一羣

德國一般的讀者對於我們男女青年的改變很感到興味，這興味竟持續了好幾年。塞意斯（Frank Thiess）雖不能算是青年，卻是這個時期的權威者。他是青年團體集會常到的客人，也是最熱心的客人；青年們都把他當作偉大的小說家。最近塞意斯出版了一本自由的教訓（*Erziehung zur Freiheit*），青年男女都極推崇。這本書是論文的結集，大半都是在青年團體的講演。

德國的青年作家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大家都以為說他們自己的話是最重要的。在他

們看來，形式比內容重要。他們各種文體之不同是很可驚人的，他們的作品很清楚的顯出了他們的個性，這是文學中所從來未有的事情。他們描寫風景的力量也不弱，常以鄉村為背景，來開展人生的歷程。他們了解在人與鄉村之間有神祕的維繫。但描寫性格卻不行。他們只會描寫青年男女各時期的發展，因為這是他們最近的經驗。至於描寫從青年到成人的過程，大多數的作家在這一點上卻都失敗了。

這種失敗以克勞斯曼 (Claus Mann) 的長篇鉅著亞歷山大 (Alexander) 尤為不幸。這位諾貝爾獎金得者托馬斯曼的兒子取材是很廣大的。他那天才的激越和華采使人憶起他的伯伯亨利曼 (Heinrich Mann)，比他那保守的父親托馬斯曼要發揚得多了。他寫亞歷山大在青年時代年紀輕輕，頭髮金黃，面貌美麗，愉快勇敢，這本是他所擅長的，可是後來寫到亞歷山大還是那樣的以爭奪地為兒戲，可就不像是真實事情，而像一篇童話了。

蘇士孔德 (W. E. Susskind) 是被稱為青年作家中最有天才的一個的。他的青年

(Jugend) 據說可以代表戰後青年的觀察。不過所謂戰後青年的改變恐怕也只是外面的環境，至於青年自身的性格，在這本書中並看不出與戰前有什麼不同。

青年作家中只有豪塞爾 (Heinrich Hauser) 創造了真的新東西，這就是他的海上驚雷 (Donner über dem Meer)。這本書的形式是新的，常在小說的進行中參入作者自己寫作時的心情。豪塞爾還出版了一本黑暗的縣城 (Das Schwarze Revier)，寫他在萊尼西實業區當工人的事情，生命充實，極為可誦。

## 德國的新詩人

德國的『工人詩』(Arbeiterdichtung)還是近十餘年來新發生的一種運動，特指真正拿血汗來掙錢的工人，真正的普羅階級。像托勒那樣的中等普羅階級是屏絕於此派之外的。不過這一些真正的普羅階級，現在也做起布爾喬亞的事業來：有做文官的，有做記者的，還有做小說家的。

普羅詩人的先驅者是離大戰前不久的一輩作家：白魯格爾(Karl Bröger)，芮西(Paul Zech)，皮特左爾(Alfons Petzold)，E爾台爾(Max Barthel)，恩吉爾基(Ger-

rit Engelke) 以及李爾希 (Heinrich Lersch)。其中恩吉爾基最爲引人注意，是漆屋匠出身，早年死於大戰，但他的詩卻是『機械時代』最後而又最確實的表現。他唯一的詩集新歐的韻律 (Rhythmus des Neuen Europa) 出版於一九二一。他的詩不像布爾喬亞的詩人那樣的看重藝術，他是把革命看在藝術以上的。至於以描寫火爐與機器房擅長的則首推鐵工李爾希。表現工人對於本鄉之愛的那就要數白魯格爾的抒情詩。他於工廠之外還敘到大自然以及他的妻子兒女。他的詩集名爲樹之讚頌 (Hymne an einen Baum)。李爾希的詩集名爲爐火之歡樂 (Freude am Werkfeuer)，大都寫的是他自己在德國實業中心悲苦而又慘淡的經驗，並可看出他受環境決定了命運以後對於人生的態度。最近聽說他在阿那開卜里 (Anacapri) 寫小說。單從這三本詩集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三詩人寫革命，自然與工廠三種不同的方向來。

### 三本德國小說

今年德國又出了三本值得報告的小說：

一、支魏格 (Stefan Zweig) 出了一本這就是時代了 (Es Ist Zeit)。這與他的許多『魯蘭』 (Ruland) 小說是一樣的，也寫的是兩性問題。大意說，有一個流氓。無惡不作，中上等的年輕女子無一不受其引誘，後來他竟爲人暗殺。某作家成了嫌疑犯，因爲他曾在大庭廣衆間斥責過他。全書都佈滿了疑雲，一直到底。後來纔知道是一個年輕女子幸而脫逃了虎口所幹的事情。有人以這部小說來與赫克督黎的針鋒相對作比擬，以爲

在教訓上是相似的。

二，亨利曼 (Heinrich Mann) 出了一本他們是年輕的 (Sie Sind Jung)。是短篇小說的結集，大都寫的是德國男女青年的經驗。有一篇寫父親已娶，僞稱未娶，被他的兒子揭穿，很是緊張。

三，夫藍克 (Bruno Frank) 出了一本魔術師 (Der Magier)。他的一萬二千 (劇本) 和政治故事 (中篇小說) 都早已譯成英文。最近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舞臺導演，在奧大利演劇得到成功，後忽失蹤，據說到美國某處演黑人劇去了。這事實很像來因赫特的出身，但讀者可以不用管這個。

## 二百五十卷的德國文學史

德國出版家的勇氣真值得讚美。烏爾史坦因 (Ulstein) 書店出了十六卷各國的藝術史。最近李克蘭 (Philipp Reclam) 書屋又預備出二百五十卷的巨大的德國文學史了。這部文學史從古代的史詩起，敍到十九世紀為止。八十年代的文學革命不曾敍到。本子輕便而小，便於攜帶，有半皮面本和布面本，另為學生設紙面本。每本前面有一個客觀的簡單序文，此外便是主要作品的選輯，凡德奧瑞士的重要作品，都應有盡有。以前李克蘭書屋出過許多古書，都很昂貴，現在有了這廉價的本子，實在使得一般讀者得到許



多便利。史詩凡八卷，教會文學凡四卷，朝廷詩歌凡二十卷。出書的次序是沒有一定的，已出的是啓明運動的第一卷，通俗滑稽作品的第一卷，政治文學的第一卷，巴羅客時代的戲劇的第一卷以及浪漫主義時代的第十四卷。每月出一本，要二十一年工夫纔能出齊呢。

## 德國文壇雜訊

紐曼 (Alfred Neumann) 以魔鬼 (Der Teufel) 著名，現在他又新出一本小說，名為叛逆 (Rebellen) 寫的是一八三〇年意大利炭夫黨 (The Carbonari) 的事件。主人公名為顧拉 (Guerra)，是一個革命家，後來他對於革命幻滅，覺得民衆還沒有到自由解放的程度。聽說續篇將定名為顧拉，正在著作中云。

亨利曼最近的小說歐堯妮 (Eugenie) 是一八七〇年後德國布爾喬亞社會的寫真。調子比他的舊作下屬 (Untertan) 和頭腦 (Der Kopf) 要輕鬆得多。總之，這是一齣社會

喜劇，寫的是德國軍官的家庭，軍官魏士特以及他的妻子蓋白萊麗。蓋白萊麗的母親是法國人，因此她也有母風，有意挑撥年輕軍官，還與一富人勾搭。後來她懺悔了，幾欲自殺。但她念及丈夫和兒子，就又愉快起來，預備在魏士特的花園裏演戲，演的是拿破崙第三和王后歐革妮的故事。

以草原狐 (*Steppenwolf*) 著名的赫塞 (*Hermann Hesse*) 最近又出了一本文藝論集深思 (*Betrachtungen*)，可以看到他對於文體的意見，以及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其中有一篇語言 (*Sprache*) 說及做文學家比做音樂家要難。文學家必須以每日通用語言為媒介，這些話大半已被別人用過，頗不易出奇制勝。此外則有論克拉摩助夫兄弟的長文，最為引人注意。還有論到斯丹達爾 (*Stendhal*) 與何爾德林 (*Hölderlin*) 的話。

卡夫加 (*Franz Kafka*) 是一個新發見的德國神祕小說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六月逝世的時候，德國以外的各國，竟一點也不知道這個消息。就是德國，知道的人也很少，直到一九二九年，他的兩本遺著出版，方纔為批評家所稱道。大家都嘆息着德國文壇又

天揮了一個人才。卡夫加是布拉格的軍官。他寫過許多短篇小說，態度是寫實的，但意義卻是象徵的。第一篇亦名為深思 (Betrachtung)，以後又創作火夫 (Der Heizer) 和改變 (Die Verwandlung)，後者可與威爾斯的小說以及女人變狐相比。後來就出結集鄉間的醫生 (Der Landarzt) 以及長篇小說造戍 (In der Strafkolonie)。寫實和幻想，嘲諷和幻影，全都混在一起。直到一九二九年城堡 (Das Schloss) 出版，他的聲名方纔穩定。大意是說一個人想進城堡，終於進不去。有人說這是嘲諷政治的；又有人說牠自有其象徵的意義，無須加以解釋。一九二九年還出版了一本美國 (Amerika)，大意說一個德國青年羅士滿到紐約去看他那因商致富的叔叔。後來羅士滿與叔叔不睦，就入了馬戲團。他不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不過是如實的來描寫，使我們讀後逐漸忘記了實事，只記得怪想。卡夫加死時只有三十五歲。他還留下許多手稿不曾刊行。

霍普特曼兩卷本的自傳熱情之書久為讀者所期待，現已出版。倫敦觀察報上說：『這部書使讀者感到與哥德的詩歌與真實有同樣的興趣。前年逝世的蘇德曼寫過很長的

自傳，在最後的兩卷裏，將他朋友的生活全部記事都放了進去，每一部分都可以獨立成爲一篇小說，對於那些找不到生命之鑰的人是完全沒有用處的。『至於霍普特曼則在序中聲明，熱情之書不是寫他自己的事情，但熟人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是故意這樣說的。書中還包含了許多批評和速寫。』

## 兩本德國小說的英譯

英美人對於德國小說的狂熱，至今尙未稍減。最近又譯出塞意斯的離開了樂園和發塞曼 (Wassermann) 的世界的末端 (Worlds' Ends)。

離開了樂園是現代青年四部曲的前奏曲，這是少男初解戀愛的故事，用牧歌一般美麗的筆法寫出。大意敘白來山只有十四歲，與他的父母到哈爾茲 (Hartz) 去避暑。與他同旅館的有一個稍大的男孩戴垂奇，還有兩個女孩，一個是極小的茜茜，一個是與白來山年紀相彷彿的蘇珊。白來山很高興，起初喜歡茜茜，後來竟愛起蘇珊來，因與戴垂奇

的友誼日疏。最後蘇珊走了。『白來山一枕醒來，感到初別的苦味。』故事很簡單，但卻具有條頓人的氣質；如果讓一個拉丁人，猶太人或斯拉夫夫人來說這個故事，一定不能說得這樣質樸純正。在法國人說來，也許要加上一點變態性慾；在美國人說來，也許要加上一點道德或是娛樂。

世界的末端德文原名不知名的省客 (Der Unbekannte Gast)，內收五個較長的短篇，充滿了想像和戲劇效力。其中最好的一篇是分析心理的路卡迭斯 (Lukardis)，敘一個俄國少女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期間，把一個莫斯科逃亡的軍官在一個不名譽的地方藏了兩天。她與那軍官本是不相識的，爲避他人的猜疑，只得做出親熱的樣子，將細微處曲曲傳出，所以極能動人。還有一篇高羅文 (Golovin)，受了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影響不少，也寫的是俄國革命的故事。

## 斯千底那維亞

### 安徒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紀念

今年是丹麥大童話家安徒生(H. C. Andersen)一百二十五年的生日紀念。許多國外的人將來拜訪這位詩人的生地。紀念將在七月舉行，一說將在四月二日舉行。爲了紀念這個大孩子起見，丹麥便將他的母親的故事附以丹麥畫家謝保格(Frits Syberg)十八張



插畫刊行。這篇童話是安徒生最可愛的童話之一，寫母親與死相掙扎，想求得她的孩子歸來，結果卻服從了上帝的旨意。美國不大贊成這種服從的思想，但印度卻受此篇的影響很深。此篇凡譯成二十三國文字，但最能了解此篇的解釋者恐怕只有謝保格的繪畫了。謝保格不但是丹麥人，並且和安徒生一樣的是個鄉間的孩子，甚至還是與安徒生同生於福南島(Funen)的。在安徒生的童話裏我們常感到親切家庭的趣味和異國情調的幻想混合在一起，謝保格就抓住了這一點，他那對於丹麥家庭和鄉間的純樸而又寫實的描繪，使得讀安徒生動人故事的讀者，更能接近作者的心情。

## 丹麥五個文學家

最近的丹麥文壇有五個值得稱述的作家，那就是：奴德安徒生 (Knud Andersen)，晉生 (Johannes V. Jensen)，琴珊 (Thit Jensen)，喬陀 (Knud Hjort)，以及阿克耶爾 (Jeppe Aakjaer)。

我們知道特拉契曼 (Holger Drachmann) 是丹麥的海洋詩人，原先是一個畫家，後來改而作詩，便歌詠着狂濤澎湃的海以及甯謐無聲的海。他還敍到丹麥的漁人。他自以為是寫實主義者，其實他的血液裏有浪漫主義者的氣質。誰知在現代又有一個特拉契曼

的繼承者，即奴德安徒生是。他不但航遍了丹麥沿岸的海，還航過大西洋和太平洋，坐着舊式的帆船繞過好望角，在海上遇見許多的危險。他被海的魔術所迷住。一切屬於海的也都是屬於他的，一切海所說的話他都可以聽得懂；他知道海的祕密，他熟悉大海湧起波濤時與平靜不波時的聲音。他對於海洋上的船隻，船上從船主到水手，一切都熟悉。他的三部曲：海（The Sea），衝激岸礁之浪（The Surf）以及珍珠母（Mother of Pearl）是用詩的形式來敘述他在海上的冒險。讀過他這三本書的一定也要為他所鼓舞，渴慕着海，感到他所描寫的確實是海。雖然他沒有康拉特那樣的創造天才和藝術力量，但他卻與康拉特極相似。在三部曲的最後一卷裏：船主帶着他的妻子行經許多溫暖的國度。她死在熱帶。這部書的主旨是說：如果你能捨去一切而仍感到豐富的，那你就快樂了。猶之福音上所說『只拿手杖跟隨我……』文筆樸實而且美麗，敘北海的霧和貿易風的鼓動，都極能抓住讀者的心。作者曾在哥平哈經以北一個舊式的小鄉村裏住過幾年，同時就在那兒著書。等到賺了些錢，便又航海為生，偕妻子，兒女，器具，掛燈和鋼琴同

去。總之，一切都搬到船上，還雇了一兩個幫手，預備了充足的糧食，在大西洋上航行了許久，他可以說是真正的漂泊詩人。我們祝他全家都沒有暈船病罷，像大西洋上這樣險惡的風浪，而他們所坐的又是那樣舊式的帆船！

晉生有豐富的想像力，作品也很富於異國情調。他喜歡談哲理，又喜歡作科學，歷史和古物學的解釋。他天生是一個詩人，不是生物學家，他愈想說明一件事情，人家便也愈加不懂。他是一個詩人的達爾文學者，理不勝情。他的冰河 (The Glacier)，火 (The Fire) 以及船 (The Ship)，所寫埃及工人，石匠造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都極有詩意，因之他又可以稱為抒情的歷史家。無論他治生物學或是史學，他那詩人的才情，總溢於紙外，光華煥發。

琴珊是個竭力作生育制限運動的實行者，同時又是戲劇家。二十五年前即已寫社會小說，不過個人的色彩很重，近年來她在丹麥各處演講，聲譽頓時增高，引起不少人的崇拜和斥責。本來她可以成爲女作家的，忽然改而研究婦女問題。她像辛克萊 (Dpton

Sinclair) 那樣的熱心，宣傳生育制限的福音，遇必需時，還用手術替人家制止生育。關於後者，她在戲劇鴉 (Stock) 裏頗有表現。此劇曾在哥平哈經民衆劇院上演，係爲打胎案辯護而作。有一個很好的小姑娘，受了僕人的誘惑，這個僕人是一個尊貴門戶的繼子，但他自己家裏卻是些流氓，酒鬼，盜賊，瘋子之類。醫生曾幫助這姑娘打胎。法官要定他的罪，民衆卻放了他。這個戲劇的立意很明顯，作者以爲劣種是不應該生育的。但反對者卻說，倘照她的話去做，那末鞋匠的兒子安徒生，世界聞名的童話作家，便永遠不會見天日了。

喬陀已滿六旬，以教書爲業，二十五年間寫了許多小說形式的東西。他的書印數少得奇怪，只印五百本，至多八百本。最近他又作有夢到女人 (Dream about Woman)。他的書讀者雖少，但大都是很能了解他的。這少數的讀者實極珍貴。向來本國人總是看不起本國人，丹麥人與其看喬陀，他們還是喜歡看美國的得利賽，辛克萊以及劉易士。

阿克耶爾是遮特蘭人，已經六十五歲，最近他寫了一本兒時回憶 (From the Tim-

When I Was Little)，談到他在牧場上牧羊的情形，美麗而有詩意。他敍到一個九十歲的老太婆從未見過城市，城市距鄉村只有二十里遠；又敍到舊式種田的方法，畜牧場的合作以及其他的新法，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地方的人仍不知有所謂中學，只是由牧師兼任教師，當然這與阿克耶爾將來成爲詩人沒有影響。他父親寂寞的田舍，多年不變。家中製麵包，製蠟燭，屠宰牲口，都是在唱着老調。這田舍對於阿克耶爾當然也沒有影響。只有在阿克耶爾偃臥斜坡，俯看白羊成羣，仰觀浮雲奔馳的時候，纔在他的心中種下了詩人的種子。

## 瑞典二個文學家

瑞典與別的國度一樣，也流行着回想錄的創作。有許多人，甚至不是文學家，也熱烈的盼望把他們私人的生活顯示給人家看，然而大半又都是無甚趣味的。但文學家的傳記，卻可以使我們知道作者的經驗和他性格的發展。這個人就是勞林（Carl Gustaf Laurin），他在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刊行了第一卷回想錄（*Meneirs*）。以年齡而論，勞林是站在舊時代的邊上的，他在文學界中獲得二十五年的聲譽。他從來不曾做過小說家。他在少年時代，興趣即集中於文化史和藝術（包含戲劇）史方面，戲劇是他主要的工

作之一。歷年以來的努力，使他成爲最有學識且最精細的藝術批評家，文學作品也有著名的全集，讀者極多，在文藝界佔有很高的地位。他的藝術史已印了九版，各大中學用爲教本，文體輝煌，且易誦讀，得到很大的成功。最華麗的繪圖的爵比里 (Jubilee) 本在去年出版，紀念作者六十歲的壽誕，凡三大卷，是印刷裝訂極佳的珍物，印刷者名爲挪斯特德特 (P. A. Norstedt)。親族 (Kinsmen) 是他對於接近瑞典的幾國之研究，那就是：挪威、丹麥、芬蘭和荷蘭。雖然他的批評毫不寬恕，連瑞典人也不放鬆，但因爲有了幽默，便不使人討厭了。也因爲他有幽默，有對於人生的摯愛，他的批評也就不能過於殘酷，可笑的人及其藝術史 (The Comic Figure and Its History in Art) 是一本大書，寫幾百年來藝術史上幾百個可笑的人物，並不是每個人都僅於可笑而已。許多人甚至比可笑更不如，每一個人都有些可以引起大笑的事情。材料的搜集很不容易，足徵作者學問的豐富。

還有一本書，名爲暴力與偏見 (Vald och Vald) 於一九一〇年出版，表示出勞林對



於善惡的個人見解。

勞林的廣博使他記住了許多人名，事件，經驗和故事。談話之間每每引到名人，有如貫珠。最奇怪的是，像他這樣的學問，竟與在烏布薩拉大學 (Uppsala) 當學生時一樣的謙虛。還有兩篇有趣的論文名爲國家的氣質和各國的女人型。褒貶 (Ros och Ris) 凡三卷，裏面有許多對於瑞典戲劇的批評。這成爲戲劇史的紀念碑，這成爲傳世之作。

他最近出版的書就是上面說過的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出版的回想錄。這可以說是他一生成功的戲劇的前奏曲。他敍到前的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家庭，學校和周圍的鄉村，充滿了地方色彩和當時的精神。

勞林現在依舊在講演藝術史。他建設了兩個藝術團體，都有很好的成績。

第一卷回想錄讀者極多，勞林此後還想寫三卷。

\*

\*

\*

\*

\*

徐維志 (Sigfrid Siwertz) 是有力而且著名的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有

他的個性。文體有力，且富於含蓄的表現和暗喻。他是一個聰明的精神分析學家。有時他雖然使我們以為他是一個外科醫生，專暴露人類的殘缺和傷害，但他的心卻同情於被擄者，幻滅者以及被棄者。他寫過詩，劇，短篇小說和幾部長篇小說。他的書很好銷，時常賣到許多版。

徐維志最著名的長篇就是“Selambs”，英文名為“Down Stream”，還有“Det Stora Varuhuset”，英文名為“Goldman's”，前者寫瑞典的中產之家，三個弟兄和兩個姊妹，他們畢生都被愛錢的熱望所圍攻。後者寫斯德哥爾摩第一個大店，是一個小猶太人開辦的。後者雖不及前者像史詩般的偉大，卻也有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事實更是日常所易於見到的。在這兩本小說之間，徐維志還出了一本從巴比倫回來（Home from Babylon），講到一個瑞典的青年技師，參加俄國革命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徐維志印行了一本短篇小說集，以各國為背景，題名旅伴（Reskamrater）。旅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也是最長的一篇，寫兩個人在往巴力斯坦

(Palestine) 去的輪船上相遇。一個是瑞典烏布薩拉大學的老教授，並且是有名的天文學家。還有一個是巴威 (Bavaria) 年輕的天主教徒。地中海起風浪時，他們倆正在甲板上，他們的呼聲掩過了潮聲，他們正在熱烈的討論着科學和宗教的問題。他們都『有禮貌的爭辯着』，因此他們之間發生了濃厚的友誼，於是他們決定一同去看聖地。這篇小說講到他們的行程，講到他們有趣的討論，講到瑣事和粗俗的唯物論：教士幾乎發狂一般的攀附着古時的傳統，教授是一個寂寞的科學家，在教士旁邊，更加感到他自己的空虛。這些敘述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教授幾乎畢生是自由思想家和科學家，起初剛毅的反對他家庭的傳統，他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牧師的，連他父親也是牧師。年輕的教士卻是戰後信教的，戰時他的哥哥被殺，母親餓死。他做教士自然是因為對於人生絕了望。這一次旅行他們兩個人的內心都起了奇怪的變化。他們繼續討論到分手的時候。一個多月以後，老教授寫信給他年輕的朋友，說他得了病，知道他自己的命是活不長久了，但他要告訴他年輕的朋友，他已經『永遠拋棄了科學的相對論——終於我結合了人

性的大家庭。我從最偉大的心——神聖的心——裏感到溫暖。』他說他的改變是受了年輕教士的影響。第二天教授接到年輕朋友一封信，對老人說，他已經離開了教堂。『虔誠的說謊，難受的心的壓制！不！我一定要呼吸自由探討的新鮮空氣！教授，這是你救了我！』教授把這封信念了又念。他的老女僕看他許久不用用早餐，有些奇怪起來，跑到書房來一看，但見老教授坐在寫字檯前，手裏拿了一封信，已經氣絕了。結局未免太巧，但作者說，除了幾處仔細描寫以外，其餘都是一絲不假。究竟假不假，也只有徐維志自己知道了。

\*

\*

\*

\*

\*

白格曼 (Hjalmar Bergman) 著有長短篇小說，尤以戲劇為多。有兩種戲劇得到很大的成功：史維敦海爾姆家庭 (Swedenhielm, 1925) 和無賴漢 (Patrasket, 1928)。他的

作風是抑止情感的，人物好像沒有實質的存在，是屬於幻想的世界的。即使背景是靜寂的舊式小城，氛圍氣總還是夢一般的，最尋常的人物也顯出最奇怪的容貌，彷彿蝕雕在

不透明的玻璃上一樣？人物的動作都是戲劇的，甚至是狂暴的，他們的態度是偏心的，他們的聲音有時是粗糙的大嚷，有時則是隱密的低語。他們悲哀的情緒似乎比普通人要緊張一些。他們的幽默也要開展一些。他們做着手勢，哭泣，戀愛，憤恨，死亡，被一隻有力的不可見的手所管制着，使人不禁想起古代意大利的傀儡戲。

無賴漢凡四幕，寫一個猶太家族想住在親戚家裏，他們的親戚是古物商，非常討厭他們來住。他們跋涉長途，渡海而來，一看房屋已經空了。原來古物商羅山斯坦（Rosenstein）在他們未到以前，已經走開，臨行時吩咐年輕的女僕關上大門，不許他們進來。但這姑娘很憐憫這一對老夫妻，並且他們多言的姪兒覺明（Joe Meng）還打動了她。她讓他們進來，他們立刻就有了家庭了。姑娘告訴他們，她的主人所以離開這兒，是因為付不起房租。這話自然是主人叫她這樣說的。覺明立刻將房租付出，便做了這個房屋的主人。他們一家，除了父母和覺明以外，還有覺明的幼女瑪麗（Mary）和姪兒費立克司（Felix）。覺明誠懇的做着叔父的事業，但他對於這事業一點也不懂，完全是個外

行。他胡亂出賣貨物，時常恐怕被騙。忽然有一天覺明的女兒失蹤了，顯然是跟那常到店裏來的年輕伯爵逃走，覺明便陷入失望的深淵。他應該把警察喊來，尋找他的女兒，但他不敢。像他這樣地位的人，把這件事聲揚出去，他覺得是不大好的。他爲猶豫所苦，他要上帝幫助他，去攻打他的敵人。一個老門房來報告他關於他的女兒的新聞，但覺明假裝着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樣。結果他很奇怪的說，門房手裏拿了一根繩子對他說：『你去上弔罷。』第二次拜訪使得覺明發了瘋。伯爵與羅山斯坦同來。覺明假裝不認識這個老人，但他問起伯爵關於瑪麗的事情，伯爵卻不回答。覺明瘋了。他們出去的時候，他對他們放了一槍白朗林。立刻店中大亂起來，只聽見喊叫的聲音：『猶太人！猶太人！殺了他！殺了他！』

覺明嚇得瘋了，衝上樓梯，走到亭子間，想要自縊。羣衆嚷叫着進來，看門人爲首。他爬上樓梯追趕覺明，立刻他就跌下樓梯，猶太人已經自縊了……羣衆漸漸默默的散去，都怕這舊屋中悲哀的空氣。

但是自縊的只是假覺明，是稻草人，外面穿上舊衣服。他自己卻藏在箱子裏，默想着人生，不曾睡熟。

覺明回復知覺以後，老羅山斯坦又來了，把瑪麗帶來，瑪麗自逃走以後，就是住在他家裏的。他懺悔他對於親戚無禮的行爲，爲年輕提琴家費立克司的音樂所迷住。結果是瑪麗與費立克司訂婚。

史維敦海爾姆家庭也時常上演，很是著名。舞臺上很成功，很活潑的描寫一個瑞典的老家庭，以借債爲生。這個家庭的父親是個著名的技師，幕開時，他因爲有一種重要的發明，名字列在諾貝爾獎金初選名單中。如果他得到獎金，全家的生活就可以穩定下來。他自己也很驚異，他居然得到這獎金了。就在他領獎的這一天，一個放債人拿了他兒子未付清的借據出現，其中有兩張有老史維敦海爾姆的名字。這簽字是冒簽的。顯然這是他兩個兒子中的一個所幹的事情。史維敦海爾姆家完全破壞了。放債人去後，他退到他的房間，拒絕到學院裏去接受獎金。他發現這是幼子幹的，便責備他，幼子卻假意

說他想救他的長兄，他說他的長兄快要成爲罪人了。這時史維敦海爾姆的姨姊挺身而出。她是鄉間勤苦的老紡紗女。這是庭她把家支持住了的，雖然家裏的人都漠然視之。她明白的承認是她冒簽這字據的。爲什麼呢？自然是使她的妹夫可以在實驗室裏安靜的工作罷了。她說：『把我關在地窖裏罷！把我關在地窖裏罷！』

但是老史維敦海爾姆懂得她的犧牲，非常感動。他擁抱她，就走了出去，家裏的人跟着他，連忙出去領獎。老姨姊拿起咖啡杯，坐下很滿足的啜着。她的身旁放了一根大杖。大約這大杖是替放債人預備的。她說：『我等他來！』

一九二九年聖誕節白格曼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其中的一篇醫生你能夠醫治我麼是最有興趣的。但他的戲劇似乎總比他的小說寫得要好些。



## 瑞典詩人佛羅亭新傳

有人曾問過蕭伯納關於瑞典文學的意見，他說：「瑞典的文學是超出於平常的，不過沒有天才；可以算作天才的，恐只有老將史特林堡了。」那人又問他知道佛羅亭（Gustaf Fröding, 1860-1911）否，他卻說不知道。其實佛羅亭是瑞典浪漫派的大詩人，在國內與赫騰斯頓，拉綺洛孚，卡爾佛爾脫以及蘇特堡齊名，在國外可與海涅，雪萊並列。他的詩人氣質頗近於愛倫坡。

最近瑞典海爾堡（Mauritz Hellberg）著了一本佛羅亭的傳記，敘述他的生平頗詳。

海爾堡不但在校中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在急進派的報館裏還做過他的助手。所以海爾堡替他作傳，是最為可靠的。海爾堡這本傳記只限於個人的記載，文學作品的批評是在外的。

這本書的開始鈞到佛羅亭的祖先。他的父母都是受過教育的，有藝術的嗜好和不健全的心理。他在一八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於伐姆蘭的卡爾斯台(Karlstad)，那兒有湖沼樹林，常成爲瑞典文學天才的搖籃。他的祖先混有丹麥人和西班牙人的血。他的外祖父是個主教。脫納爾(Tegnér)，拉綺洛孚(Lagerlöf)，彭斯(Burns)對於他都極有影響。

佛羅亭的父母有音樂和文學的嗜好，他的母親尤有詩人的才分。他的父親是個書呆子，四十歲時得了腦病，從此便完全不會恢復健康。他易於感傷，母親更加善感。因爲父親多病，常遷地調養，佛羅亭便不能有舒適的家庭了。但他藉此可以住在各處親屬的家裏，看見各處鄉村的自然景色，聽見各處鄉村的神話故事，對於這位詩人反倒有許多

好處。

海爾堡認識佛羅亭時，佛羅亭只有十六歲，他在校中身體軟弱，不善運動，因此他便成了小丑，以娛同學。他對於功課很冷淡。在那時他即已同情於僕人，農夫和流氓了。

他在烏拍撒拉大學 (Uppsala) 時歡喜搗亂。他歡喜酒飲。父親死後，留下一點財產，他都用盡。他的詩句說：『我拿錢買愛，不知用別的法子。』可見其放蕩淫佚一斑。

他讀了好些詩集，尤以英德北歐爲多。他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都是急進的，不過沒有明顯的表現。他被校中開除，一錢莫名，只好寄食在親戚家裏。他的叔父介紹他進保守派的報館，但他自己卻進了急進派的報館。就在這個報上，他每天寫那幽默的談話，時常附以他自己作的小詩。他的六弦琴與小風琴出版於一八九一，第一二版他只拿到一百四十元。

他自己很恨自己的墮落，極想拯拔。但他與他所喜愛的詩人彭斯和愛倫坡一樣，沒有統馭自己的力量。

他出第二本詩集時，地位上似乎更有希望，但他忽然有了疾病，在挪威的一所醫院裏調養了兩年，等他成了名，他又養了五年病。暮年潛心研究宗教，直到死時為止。

他的葬儀與國王一樣的隆重。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二日他葬在烏拍撒拉大學的墓地裏。昔被開除，今受崇敬；一樣地方，兩樣待遇：他自己在泉下恐怕也要失笑罷？

## 拉綺洛孚與有聲電影

瑞典的拉綺洛孚是第一個得諾貝爾獎金的女子，又是第一個瑞典學會的女會員，

新近簽了有聲電影的合同。瑞典最大的電影公司 Svensk Filmindustri 決定拍攝她最近

的小說“Charlotte Löwensköld”。以前拉綺洛孚的著作，也會拍攝過電影，不過是

無聲的罷了。其中有善爾林的傳說 (The Saga of Gösta Berling)，主演者葛麗泰嘉寶

(Greta Garbo) 得到很大的成功；又有耶路撒冷，導演兼主演為 Victor Sjöström；

又有沼澤小農場的姑娘 (The Girl from the Marsh Croft) 和夜半鐘聲 (The Stroke

of Midnight) ◦

## 最近的挪威文壇

挪威在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前一個月出版了許多書籍，在那時許多挪威著名的作家和新進的作家都送出他們最後的貢獻。據阿斯羅大印刷家倪嘉德（William Nygaard）所說，挪威在這時出書最多是有地域上的關係的。『當冬天的長夜來到，燈光輝煌的時候，挪威人都想要他們的書來度過歲月。春夏兩季，晝長夜短，他們的興趣便轉向別方面去了。』他還指出書籍可以作為聖誕節的禮物，也是這時出書很多的原因。

差不多一切挪威著名作家在這時都有作品出版，只有哈姆生是沈默的。但書店裏雖

然拿不出他的著作來，卻出了兩本論到他的書。一本是小冊子，印來紀念他的七十歲的，一本就是史凱夫萊的傳記。

安達西 (Undset) 一九二九年的第二本書題名格姆那丹尼亞 (Gymnadenia)，這是一篇現代的故事，據說又是一大套書的第一本。阿斯羅的批評家對這本書很冷淡，但這本書的銷路卻很好，初版一萬冊在三天以內就賣完了。

反之，批評家對於一九二九年包以爾 (Bojer) 的海邊的人 (Folk ved sjøen) 卻過於稱讚。許多人都以為這是他『一切作品中最好的作品』。杜恩 (Olav Dunn) 的同伴 (Med-mennesker) 和伊格 (Peter Egge) 的我們的行爲 (Vore Gjeringer) 也很受歡迎。

挪威對於英美作家的譯文也很不少，韓伯盧 (C. J. Hambro) 所譯阿斯探梭 (Martha Ostenso) 的五月的新月 (The Young May Moon) 是其中最成功的。

去年還出了兩本住在美國的挪威人的作品。魏爾史維克 (Knut Werswick) 有一次曾在坎拿大的軍隊裏服務，出了一本從人類到兵士 (Fra Menneske til Soldat)，自述他



戰爭的經驗，被讀者尊爲『挪威的雷馬克』。愛格爾 (Waldemar Agar) 則出了一本狗眼 (Hundeyne) 寫他在芝加哥殖民的經驗。

挪威發現了格雷格 (Nordahl Grieg) 是一個了不起的新詩人。他的一卷抒情詩我們心中的挪威 (Norge i vaare hjerter) 充滿了愛國的心情。威爾頓伐 (Herman Wildenver) 被尊爲挪威最大的詩人，並常被稱爲『海涅第二』，新近將海涅 (Heine) 的生命之書譯爲挪威文。

去年阿斯羅的大學圖書館還開了一個展覽會，各種挪威一九二九年所出版的書都拿來與一八二九年所出版的書比較。一世紀以前每年不過很貧弱的出一百種書，去年卻超過一千二百種以上，這在只有六七十萬居民的國家，成績總算是極好的。百年以來神學書的讀者逐漸減少，而小說，傳記和遊記一類書的讀者卻逐漸增加。不過一九二九年的詩，能否找出比得上一八二九年的威爾格蘭德 (Henrik Wergeland) 的，卻是一個疑問。

## 哈姆生的最後一章

哈姆生的作品已有十幾本英譯，現在又加上這一本最後一章（Chapter the Last）。

此書所寫的是羣衆心理，我們與其說牠與士之生長是同類，不如說牠與井旁婦人和神祕是同類。在情節上使我們立刻想起托馬斯曼的魔山來。兩個人都是以山上的療養院爲背景，院中的病人又都是喜歡討論問題的。不過二書也有不同的地方，魔山可說是在描寫戰前歐洲一般人的氣質，最後一章則着眼處較小。況且魔山除了山中病人以外，別無所謂主人公，最後一章還穿插了一件戀愛故事。在結構上最後一章是比魔山要緊湊一些。

的。

療養院是哈姆生設下替他傳話的。他藉病人之口闡發他的哲理，病人後來都不免於死。『在生之途中我們是在死亡』，這就是哈姆生的哲學。

戀愛的情節是這樣的：段尼爾與一假冒的芬蘭伯爵同爭一鄉村女子，段尼爾憤而殺芬蘭人，因此入獄，鄉女則作苦工七年，以待段尼爾之釋放。太陽落山，北極光將照耀中天。但第二天早晨太陽是要出來的，因此也就不會有『最後一章』。段尼爾決鬪時使我們緬想到古代的挪威和伊達史詩。作者寫的是鄉下人與城裏人奮鬪，終於勝利屬於鄉村。

## 德國人眼中的哈姆生

哈姆生是挪威最後的有力的作家；因為易卜生和般生都死了，郁納斯李，基蘭德 (Kjelland) 和茄爾包格 (Garborg) 也都死了；包以爾 (Johan Bojer) 的作品又只合法國人的口味，安達西則是一個女作家。

德國新近出了兩本哈姆生的研究，一本是林克斯特 (John Linguist) 所作，小題爲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還有一本是比蘭德生 (Walter Berendsen) 所作。

比蘭德生稱他爲『北方從來未有的說故事者』。事實是人們讀他，批評家討論他，傳記家盡力替他作傳，別的作家忌妒他，學院推崇他，一九一八年他的小說已譯成二十三國文字，與安徒生不相上下。

林克斯特的書籍幅很少，先用三十九面的紙來寫哈姆生的生活，以後就討論他的生活，分爲浪漫主義，傲慢者，人類的戰士等。哈姆生如果看到這些題目，他一定要非常生氣。但他從來不看這些東西，所以這本書還沒有激動他的怒氣的危險。

比蘭德生搜集了哈姆生早年的著作，有些不曾付印，有些雖已付印，哈姆生自己早已完全忘記掉了。他說明了哈姆生複雜的家庭關係。關於哈姆生的第一個妻子，他只說是一九〇六年離婚的。敘第二個妻子則甚詳細。

## 安達西的在曠野中

挪威安達西的四部曲原文只有兩個名稱。海司帖維根的烏乃夫早已譯成英文斧和蛇穴，並已在最近的世界文學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上介紹。現在烏乃夫和他的孩子們的上卷又已譯成英文，名為在曠野中 (In the Wilderness)，由紐約 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下卷已定英譯名為復仇的兒子 (The Son-avenger)，大約不久也可以有英譯出現了。

烏乃夫的假子易禮克生活上，烏乃夫自己的生活便逐漸下降。烏乃夫的靈魂不止

的奮鬥，想和上帝接近。熱情和青春早已過去，他現在所有的只是勇敢。他想起從前的罪惡，對於他的亡婦影愁便感到從前所未有的熱愛。他航行到倫敦，聽見教堂的鐘聲，靈魂便大爲震撼，彷彿看見了耶蘇的幻象。此後他終身都受責罰，不願享受一切的幸福，但求速死。

安達西的這一部大著雖然寫的是十三世紀的事情，但卻與普通的歷史小說不同，我們不能拿她來與大仲馬和司各脫並論。她是從幾個人的性格顯出中古內在的精神，不徒然以如火如荼的外的戰爭的熱鬧見長。

## 安達西描寫現代生活

最近安達西出版一本小說格姆那丹尼亞 (Gymnadenia)，又由描寫中世紀生活的烏乃夫三部曲轉而描寫現代生活。不過與烏乃夫一樣，趣味還是宗教的，此外還有作者關於離婚，女子脫離父權，牧師的獨身，挪威教會的現代唯理主義等的討論。

本書前半係寫保羅的大學生生活，他是專研地質學的。後來他與一個性情粗鄙的女郎露西很相得，以致訂婚，忽然破除了婚約，上卷就此結束。後半寫保羅改變了環境，做了商人起來，他娶了一個俗不可耐的鮑姬。這本書前半與後半並無連接的關係。



有人批評，這本書雖是描寫人物還算活潑，比起她以前的作品來，未免令人有些失望。

## 挪威小說的英譯

青年作家羅爾伐格 (O. E. Rolvaag) 是挪威人和美國人的混合種，新近將他自己所作的純金 (Pure Gold) 與愛爾德爾 (S. Erdahl) 合譯成英文。大意說魯意斯與麗茜結婚。麗茜精於計算，想買一個田舍。他們閉門工作，隔絕了人間的情誼，一切外面的趣味，一塊錢一塊錢的積聚起來。他們這樣的貪財，結果竟是失意的死亡。

杜恩 (Olav Duun) 的六大卷名作求委克人 (Juvikigar) 將陸續譯成英文。第一卷浪谷 (The Trough of the Wave) 已出版。挪威人是相信輪迴說的，他們信仰死人仍在生活，

不過人目不能看見罷了，有時要再世投胎，這些老挪威人的信仰，至今猶爲挪威的農民所深信。書中寫求委克的老人家傳給他們的後代鐵的意志，苦辛的忍耐以及理性的觀察。他們雖然偶爾也到禮拜堂裏去，其實都是異教徒，老幼都『相信他們自己的權力』。只有最後的阿丁 (Odin) 拿基督教的教義戰勝了異教的精神。

伊格 (Peter Egge) 的小說韓新蘇絲苔 (Hansine Solstad) 已譯成英文。安達西和哈姆生的作品早已有英譯，但伊格的長篇小說有英譯的這還是第一次。小題目是一個忠實婦人的歷史，寫的是十九世紀中葉挪威的農家生活，細膩，有力，富於同情。蘇絲苔是貧窮的退職軍官的女兒，十歲即爲牧羊女。她的妹妹年紀更小，也做同樣的工作。蘇絲苔的志願是想在挪威的家庭裏當女僕，每年得四塊大洋的工錢。後來竟超出她的願望，嫁給一個貨棧的賬房先生。他們一年一年的興旺，終於丈夫逝世，蘇絲苔竟爲她得意的女兒所棄，死在養老院裏。作者以爲貧富是相對的名詞，最要緊的是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蘇絲苔自然是個有勇氣的女子，她能夠克服環境。所以小題目也不妨寫作一個

勇敢婦人的歷史。蘇絲苔幼時曾偷竊人家的一把剪刀，又偷竊過一塊金圓。牠的良心使終身爲這兩件事奮鬥。勇於改過，也可看出她的精神。韓新蘇絲苔的美點在於她的精神和牠那沈靜的色彩。蘇絲苔將永遠存在我們的記憶裏。作者伊格趕不上哈姆生是無可諱言的，但我們也要知道，一個時代只能產生一個哈姆生呢。

福爾克倍格 (Johan Falkeberget, 1879-) 的從約菲爾來的麗絲白特已有英譯，寫一個挪威士間的婦人，拋棄了她那山間的戀人，嫁給山谷中的白恩，這位丈夫不能使她快樂，甚至不能了解她的心情。背景是挪威士間的鄉村，終年積雪不化，生活困苦緊張，並且時常發生悲劇。這個故事不但能夠使我們領略異國情調，就是結構也是很好的。不過人物的個性卻不會寫得刻劃。只是一個輪廓，還沒有仔細描繪，只有麗絲白特這個女人寫得還好。她離開丈夫一兩年，想與情人重續舊歡，但她的良心卻責備她。她怕說謊，她討厭她自己說謊。所以她是很痛苦的。她徘徊於異教與正教之間，爲了真心是愛情人，爲了傳統的禮法卻不能不愛她的丈夫。終於異教的神被殺，她嫁給渺小而糊塗的

白恩了。

金克 (Hans E. Kinck, 1865-1926) 的一個青年 (A Young People, 1893) 最近已有厄克 (Barent Ten Eyck) 的英譯，在 Dutton 公司出版。金克的文字沒有包以爾活潑，他的讀者雖逐漸增多，總不及包以爾那樣的普遍。他或者可以說是詩人的詩人，他對於挪威青年作家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大。德國已有他的十卷本著作集出版。一個青年是他早年自然主義的作品，不像他其他的作品那樣的富於神祕性。這本小說的主人公蘇爾德 (Surd) 是一個可厭的人物，雖然也是掙扎着求存，卻沒有哈姆生作品中的人物那樣可愛。蘇爾德把他敵人的羊推下山岩，又希望他的妻子早死，可以使他娶一個社會地位較高的女子。更不用說他還有殺人放火之罪了。他雖然可以有財富和權力，卻沒有鄉間有職業的人那樣的享着雍容和穆的清福。

## 斯干底那維亞文壇雜訊

老姑娘拉綺洛孚最近得到萊多維亞國 (Latvia) 三星的勳章，職位等於司令。這勳章是萊多維亞國的內閣總理沙林 (Zarine) 親自專送到伐姆蘭省的馬伯加宅邸來的。

去年得諾貝爾獎金的學者在十二月十日都聚集在斯德哥爾摩領獎。只有荷蘭的一位教授不到。照例音樂廳有許多人民參加，公開的歡迎這些學者，還有大旅社的酒宴。德國文學家托馬斯曼還受每週輪流聚餐會和德瑞協會的邀請。

瑞典學院的約罕獎金 (Karl Johan Prize) 贈與作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的隆德大學 (Lu-

nd University) 教授倪爾生 (Albert Nilsson)。又拜爾漫獎金 (Bellman prize) 有一萬克魯尼，已贈與幽默作家恩斯托羅姆 (Albert Engström 1869—)，得獎者自己也是瑞典學會的會員。

瑞典蘇特堡 (Hjalmar Soderberg 1869) 的馬丁白爾克的少年時代 (Martin Birck's Youth, 1901) 新近已有史托克 (Charles Wharton Stork) 的英譯。史托克在序文中稱蘇特堡為瑞典的法郎士 (France)，但論者卻以為蘇特堡並沒有什麼與法郎士相同的地方，只不過法郎士的小彼得 (Le Petit Pierre, 1918) 是寫他自己少年時代的事情，而蘇特堡的馬丁白爾克的少年時代也是寫他自己少年時代的事情罷了。這本書沒有什麼情節和結構。先敘馬丁是個中等階級家庭裏的小兒子，結局時馬丁已有三十歲，當了一個小書記，外表雖是盡責並且信教，心中卻藏着一個不愉快的詩人的靈魂。經過都很平淡，他進小學，入中學，得到職業，成爲一個女人的戀人，他尊敬她，但卻不能娶她，因爲他自己的薪資太薄。嚴格的說起來，此書不能算是小說，只是一張一張的圖

畫，有些是動人而且有力的，全都真誠，但卻缺乏戲劇般吸引的力量。如讀者拿此書當作窺探詩人的心情來看，那就對了。他常寫到他自己的孤寂，其中有一段說：『但當上燈時候，他們都環桌而坐，每個人都放好書和紙，有他自己的工作，馬丁卻離得遠遠的，坐在角隅裏。因為他忽然無緣無故的憂傷起來。他坐在黑暗裏，注視着黃色燈光下的一堆人，他們坐在那兒談話，而他卻感到是在外面，被棄而且被人忘卻。』作者寫的都是實情實景，與其說他像法郎士，還不如說他像那常寫到自己的挪威哈姆生呢。

哈姆生傳記的作者史凱夫萊 (Einar Skavlan) 最近已辭去國家劇院導演之職，仍去做 Dagbladet 報的主筆。該院的繼任者是奎士坦生 (Halldan Christensen)，奎士坦生以前曾任過國家劇院的導演十二年，現在算是舊地重來了。

挪威文學作品最近又有四個作家的譯文。愛克 (Barent Ten Eyck) 在試譯「豪克蘭 (Andreas Haukland) 的挪威人是在紡紗呢以後，現在預備將金克 (Hans Kinck) 的作品完全翻譯出來，第一本擬譯一個青年。傑克生 (Jess H. Jackson) 已將伊格 (Peter



Esge) 的韓新蘇絲苔 (Hansine Solstad) 譯成英文。卡來頓 (Phillips D. Carleton) 剛剛譯完茄爾包格 (Arne Garborg) 的和平，這是茄爾包格 的名著。傑爾斯納斯 (Rudolph H. Gjelsness) 正在譯福爾克倍格 (Johan Falkeberget) 的從約菲爾來的麗絲白特 (Lisbet at Jarntfeld)。

## 意大利

### 克羅采搜集席賽爾遺著

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席賽爾 (Cesare de Lollis)，死於一九二八年，享壽六十有五。克羅采 (Benedetto Croce) 爲了愛他的朋友和黽勉的學者起見，特將他較重要的作品搜集起來。已經爲他搜集成爲一部遊記 (Reisebilder)，現在克羅采又替他出版了一本意大利

利詩式雜論 (Essays on Italian Poetical Form)。克羅采說：『這些論文是敏銳的語言學家兼文學的嗜好者所作，曾陸續付印。現在搜集起來，成爲有組織的書，可以看出作者一貫的思想。』克羅采以爲他的一貫思想就是『把傳統復原於詩史上所應該享受的地位』。這在席賽爾的論文中並無明顯的表示，他只是憎惡意大利詩在用字上過於直率罷了。

席賽爾生於亞不路息，在佛羅稜薩完成大學教育（在那兒他遇見文豪丹農雪烏，那時他還是一個青年）。後又在羅馬巴黎等處讀書。一八八九年他到西班牙去搜集哥倫布集 (Work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的材料，後來出版了一套三卷本。兩年後他擔任爲日諾瓦大學比較文學史的教授；一九一八年他又在羅馬大學教授新拉丁文學。意大利在一九一五年加入歐戰時，他也以五十歲的老翁親赴前敵。他是一個誠懇的教授，頗能引誘學生研習，爲學取懷疑精神，常說：『我從來沒有在教授面前學到什麼』。他的班上常有旁聽的學生，每次都極擁擠。在晴明的禮拜日，他常肩荷小囊，環羅馬諸山散

步，與各處男女學生混在一起。他自己還辦了一個評論刊物，名爲文化（Cultura），極爲批評家所推崇，但一般人購者甚少；因爲他的學究氣太重。他對於德法文學均有研究，但以論意大利文學者爲多。他在文化上除作評論外，還作詩的散文，頗具幽默的風趣。因爲他很愛海涅的懷疑精神，常引以爲同調，所以他的文集題作海涅著名的遊記，是極爲恰當的。

## 摩爾賽里及其遺著

一九一〇年摩爾賽里(Ercole Luigi Morselli)的第一種戲劇“Orione”出版，受到意大利人熱烈的歡迎。十年以後，此劇漸爲人所遺忘，又出了第二種戲劇格萊珂(Clam-co)。格萊珂比第一種戲劇要寫得有力一些，所以又得到較大的成功。現在又過了十年，又有白爾法戈(Belfagor)出版了。

摩爾賽里是一八八三年生於佩薩洛(Pesaro)的。年輕時即移居佛羅稜薩，與巴比尼(Giovanni Papini)、波爾捷斯(G. A. Borghese)等文人做朋友。起初他是學醫的，後

來愛上了文學，便把醫學拋棄了。不久便到南美去當兵，歸後患了肺病，加以貧病交迫，生活上很受打擊。幸而他爲人和善，朋友們都替他帮忙。巴比尼更替他捧場道：「據我所知，摩爾賽里是現存最偉大的悲劇家。他那悲劇詩人的天才充分的發展在他的戲劇上……他使古代的神話重生，使牠們在我們眼前活了轉來。新鮮，活潑，柔和，這在莎士比亞以後是久已絕響了。……丹農雪烏的費德拉 (*Fedra*) 等已爲外人所知，摩爾賽里的格勞珂也應譯成外國文，使大家知道我們也有真的詩劇。」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摩爾賽里死在羅馬的一個醫院裏，留下了上述的兩本戲劇和

幾本小說。謝萊尼 (*Tommaso Siliani*) 曾發行他的全集。白爾法戈是感傷的，置上了幽

默之網。此劇取材於麥奇伐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的有名小說白爾法戈，說的是魔

鬼白爾法戈來到人間，試驗女人的罪惡，結果被迫逃回地獄，因爲他所戀愛的妻子虐

待他，使他不能忍受。據說這故事是東方的傳說，世界各國都借用這個題材。麥奇伐利

寫來是悲觀的，但摩爾賽里寫來卻是樂觀的。

巴比尼說白爾法戈作於一九一九。其實，這只是詩人的腹稿而已。只是把情節寫在紙上。後來摩爾賽里的寡妻搜尋他的原稿，得到許多斷片，纔由謝萊尼拼湊起來的。

## 斯維福寫老作家

意大利小說家斯維福 (Italo Svevo) 的中篇小說戲弄 (Hoax) 新近已譯成英文，大意是說一個性情溫和輕於信人的作家沙米格里 (Mario Samigli)，受了人家的欺騙，相信一個澳洲的出版家買了一本他所寫的不值價的書。

結構是前後不相照應的，但敘述卻很值得讚美。可憐的老人沙米格里寫那可笑的寓言，敘到院子裏的麻雀相信他自己是個大作家，毫不疑惑他會失敗。他的心永不寧靜。他的生活是一長串苦惱。最後是沙米格里無意中得到一大筆錢，可見斯維福不願把



這件事寫成悲劇。我們不感到深切的憐憫：斯維福待這老人是太好了。他對於老人熱情和失望的嘲諷不像法朗士和莫泊桑，倒很像都德。

據譯者的序文裏說，作者已於一九二八年被汽車碾斃。他畢生聲譽甚小，只有朱士（James Joyce）和朱士在巴黎的友人們還知道他。他雖與朱士的一羣人接近，他這本戲卻沒有朱士的作風。

這本書背景的範圍很小，動作也很簡單，但描寫卻極細膩。他的名作詹諾的良心（La Coscienza di Zeno）不久也將有英譯本了。

## 斯維福派的小說

一九二九年意大利新出版了兩本小說，一本是馬拉薇亞 (Alberto Moravia) 的冷漠的人 (Gli indifferenti)，一本是妮麗 (Gabriella Neri) 女士的狄愛娜與法恩 (Diana ed il Fauno)。

馬拉薇亞今年只有二十三歲，她這本冷漠的人作於前年；因為她是一個無名作家，所以她的這本書沒有書店肯承印。她只好借她母親的錢來自己印，誰知書出以後，大受讀者歡迎，一般書店都懊悔不迭。冷漠的人主人公米契爾和他的妹妹並不冷漠，不過是

懷疑派罷了。他們想要逃避芸芸衆生所追逐的人生，另尋一種新的較好的生活方式；但是徒有願望，卻無能力，逐漸軟弱，兩個年輕人終於爲環境所征服。因爲人物大都是意志薄弱，缺乏能力的，故有人將她擬爲杜思退益夫斯基。

妮麗女士的狄愛娜與法恩係寫她幼年性的經驗，不及馬拉薇亞有力。她喜歡在敘述上加進哲理，否則當不失爲好書。

像馬拉薇亞和妮麗這樣的心理分析小說，始於斯維福 (Italo Svevo)。不過老師等待了二十年方纔出名，他的小說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多少讀者，而他的徒弟馬拉薇亞卻能馬到成功。這由於馬拉薇亞雖然不及斯維福深刻而且有力，但卻寫得比老師活潑動人。

普通意大利文學作品大多描寫意志堅定的人，但斯維福和馬拉薇亞所寫卻恰恰相反，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最近意大利文學氣質的更變。

## 巴爾丁尼的新作

意大利巴爾丁尼 (Antonio Baldini) 很受他本國的歡迎，因為他有造文體的能力，平易的文筆和豐富的機智。他在藝術上的觀察和描寫，可以把談諧的事情寫得極嚴肅，又可以把嚴肅的事情寫得極談諧。你要是仔細的觀察他，就可以看出在他那快樂的容顏和懶惰嘲笑的态度之下，藏着敏感而又浪漫的氣質。他好像從前意大利舞臺上戴假面具的小丑一般，外面極其談諧，而內面卻藏的是憂傷和眼淚。巴爾丁尼是不大除去他的假面具的，只要一除去，就顯出不滿足的，難以遣愁的感傷者來，這就是真的他自己。他

說：『現在我已被人家認為幽默的人。但我相信，現在來改做和尚或是道學先生，還來得及。』但是過了九年，巴爾丁尼依舊是一個幽默的人，並沒有改變，不過神祕和浪漫的氣分已經大減，更加染上悲苦的色彩。

最近巴爾丁尼出版了一本甜蜜的磁石或沒有主的婦人 (*La Dolce Calamita ovvero La Donna di Nessuno*)，是他最近在報紙和期刊上刊載的文字的結集。內中所說，大都是女人，如題目所示。但讚美巴爾丁尼的讀者，卻不大歡喜這本書，他們希望他能夠再寫一本像米凱拉修 (*Michelaccio*) 那樣幻想的羅曼司來。

## 邦坦貝利的新作

我在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上談到邦坦貝利 (Bontempelli) 的兩個母親的兒子 (Il figlio di due madri)，現悉此書已被三〇年的委員會認為一九二九年最好的傳奇，獎了五千 lire (現合我國銀約九百元)。飛馬的主編阿吉替 (Ugo Ojetti) 稱讚他有進步，強烈的訴於人類的情操。以前是冷靜的藝術，現在則是漸近於人類的世界了。這故事是基於人類最大的感情——母親的愛。

最近他又出了一本愛德麗亞和她兒子的生死 (Vita e Morte di Adria e dei suoi figli)

寫愛德麗亞是個禁慾的女人，以保持她自己的美麗。她屏絕愛，疑，愁，喜等等的情緒。她只是冷靜的保持她完全的身體。因之她的丈夫在實際上便只是她的哥哥。結果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因她的愛美而死。後來愛德麗亞發現她的美顯出褪落的樣子，便自焚而死。

自然，這只是邦坦貝利的哲學罷了，實際上是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所以阿吉替以及一般人希望他更近於人情，他卻反駁道：『不近人情只是升向高處而已。要想近人情非常容易，只要嗚咽一陣，便假說是受了感動。升高可就較為危險，要是不達到頂點，就要落下來碎爲齏粉了。』他的思想便是：只要崇高的理想，不顧人類的感情。爲實證他這句話，他就寫下這個爲了求美而犧牲丈夫和二子的婦人的故事。

## 皮藍得婁的厄運

戲劇家皮藍得婁 (Luigi Pirandello) 寫了一封公開信，晚報 (Corriere della Sera) 拒絕刊登，終於在羅馬的泰夫禮 (Il Tevere) 上刊登了出來。信中的大意是說他最近的四種戲劇竟沒有一種在意大利上演。有一種已經作好了一年，還有一種是在七個月前作好的，其餘兩種是去年秋天寫的。皮藍得婁熱心的說着紐約和來比錫上演拉撒路 (Lanza-rus) 比意大利要早，又說今晚一個人向人民演講 (Questasera si recitaa soggetto) 已在俄，德，法等國開演，但意大利連計畫都還不會着手呢。他的第三種戲劇或者擇一人或



者一個也不要 (Odi uno o di Nessuno) 預備在一個簡陋的屠宰劇院上演，但因皮藍得婁不满意的緣故，便不讓他們開演。拉撒路也受到同樣的命運。第四種戲劇如你所期望於我的 (Come tu mi vuoi) 甚至連想演的動機都沒有。皮藍得婁的敵人說是一切著名的優伶和導演都反對他，意大利人現在的趣味是純樸和情緒，皮藍得婁卻不能滿足這個要求。

巴黎一種戲劇雜誌的羅馬通信員奧地西阿 (Emmanuel Audisio) 回想起一九二五年皮藍得婁和短篇小說家邦坦貝利 (Massimo Bontempelli) 辦了一種報，攻擊季阿爾丹尼 (Paolo Giordani)，在當時季阿爾丹尼是被稱爲『將意大利劇場的物質命運握在手中』的。一年以後，三個人和好起來，皮藍得婁容納了莫索利尼的計畫辦國家劇場，但是許多戲劇界的人都反對政府干涉戲劇。因此皮藍得婁找到他自己的人，想彌補這個計畫，這時就有祕密的集合反對他。莫索利尼在新設立的意大利學會中不但收容了皮藍得婁，還收容了最激烈的反法西斯蒂主義者克羅采 (Croce)，可見這是憤激的問題，而不是理論的問題。

## 皮藍得婁新劇本上演

我在上文說起皮藍得婁以近作不會在意大利上演爲憾，現在聽說米蘭（Milan）已在上演他的如你所期望於我的（Come tu mi vuoi）了。劇情如下：

一個奇怪的意大利女人在大戰期間爲奧國人所囚禁，十年後被釋，便在柏林的一家酒店裏當侍女糊口。一個邪惡趣味的德國人愛上了她，爲證實他的忠心不貳起見，逐出了他的妻子和女兒，使他新的戀人跟着他姓海爾馬——雖然這並不是他的真姓。這時他忽然厭惡起他的生活方法來，有一天晚上一個意大利人在酒店裏罵她，硬說她名叫露

茜，是他好友皮拉的妻子，她居然就肯答應跟他去。

四個月後她已成爲露茜皮拉了，從她假定的丈夫和他周圍的朋友那兒知道了他前妻的習慣，嗜好和觀念。她說：『我將努力做去，如你所期望於我的。』一切都過得很順適，後來露茜的妹妹來要姊夫的財產，她說他的真妻子已經死了。露茜就疑心她那假定的丈夫只是把她當作一個獲得財產的工具。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她那被棄的德國情人帶着一個可憐的瘋婦來了。她似乎就是露茜。個個人都不相信，但露茜卻自承是假冒的，依舊跟着德國人走，現在她明白了以前她想改換生活，換來換去還是不道德的生活。

## 皮藍得婁創造有聲電影

皮藍得婁是意大利現存著名的戲劇家，他與其他歐洲文學家一樣，被那流行的有聲電影所煩擾，感到要想法制止這種美國化的玩意兒。他的方法不是逆道而行，而是基於歐洲文化來創造有聲電影，打倒美國的電影。他覺得舊式電影每逢樂聲停止，即使人不耐，所以他思索的結果是『電影是最能解釋音樂的藝術』。例如，他放一張華格納的唱片在留聲機上，那末他的全心不但集中於聲音上，並且也彷彿看到了色彩，形態以及幻象。所以他要創造可以解釋音樂的電影——無需再用音樂來解釋電影。現在他正在編一

電影劇本，使音樂與動作伴奏。

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有徐霞村譯本）已有電影在柏林開映。據皮藍得婁自己說，著名的凱恩（Otto H. Kahn）頗有意採納他的新計畫云。

## 意大利的青年作家

去年意大利青年作家爲了本國讀者的漠視，曾要求政府保護本國的文藝市場，禁止翻譯外國小說。後來這種狹隘的見解不會實行，直到現在，意大利最流行的作家還是華壘斯 (Edgar Wallace)。現在的作家已與從前不同，不再孤寂的走荆棘的道路，有幾種文學評論刊物對於新戰士都抱好感。有意大利文學 (Italia Letteraria) 略如法國的文學新聞，又有飛馬 (Pegasus) 歡迎大學教授和成名作家的稿子，又有梭拉里亞 (Solaria) 專門提拔無名作家，近幾年來，出版了幾本短篇小說的集子：像現在得名的珂米梭

(Comisso) 戴起 (Tecchi) 羅麗亞 (Loria) 以及邦山替 (Bonsanti) 等以前都是梭拉里亞的投稿者，這個刊物的主編者是聰明的青年作家卡羅西 (Alberto Carocci)。因此有人說：今天梭拉里亞提拔出來的，明天飛馬就來奉承他。飛馬是不大冒險的，但手段卻很敏捷，一個青年作家剛跳出來，有翅膀的馬便把他接去了。梭拉里亞印了許多青年作家的書，飛馬也印叢書，不過較為謹慎，此外印刷所，如米蘭的塞斯其那 (Ceschina) 吐林的布拉替 (Buratti) 彷彿都是大半爲了青年作家的利益而存在的。

但是意大利的青年作家，在經濟上依舊非常困難；一個新進作家如果不曾得到文學獎金，就非有別的職業不可。第一次意大利的文學獎金三年前米蘭的一羣藝術家獎給的。不久意大利文學便設立另外一種文學獎金，去年二月吐林的日報郵報 (Stampa) 設立了一個每年舉行的文學獎金，約五萬 *Lire*，這是一個僅次於諾貝爾獎金的數目。郵報的主筆馬拉巴特 (Curzio Malaparte) 自己也是一個青年作家，他在設立這獎金時宣言道：『在狂風暴雨的戰爭和法西斯蒂革命以後，現代意大利人的生活又抓住了欣悅的調

子。文學尤其帶着欣悅的調子。因此我們的作家應該真實的表示出對於意大利人的堅信，相信他們新國家的鞏固：『努力去工作』。以上的三種獎金，米蘭的名爲巴古他 (Babutta) 文學獎金，有五千，意大利文學的獎金有一萬，最多的就是郵報的獎金五萬。

青年作家時常訴苦，說是批評家不曾注意他們，但一九二八年，一個外國人克里繆克斯 (Benjamin Crémieux) 卻著了一本唯一的現代意大利文學史：到了一九二九年夏卻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有六百面厚厚的用意大利文寫的現代意大利文學史出現了，內中包有五百個作家的名字，將各作家的著作搜羅殆盡。作者皮理西 (Camillo Pellizzi) 還不過是倫敦大學裏學意大利文的學生呢。即使是未十分成熟的作家也在文學史上有名。我們這世紀的意大利作家 (Lettere Italiane del nostro secolo) 買的人很多，但在史上無名的作家，便都說這本書編得不好。一般的評論，也說皮理西編的太偏，不及外國人克里繆克斯的公正。



意大利的新書以短篇小說和散文爲多，尤以前者爲最。大半是個人的回想，寫他自己家鄉的風物。加達萊利 (Cardarelli) 的書是這樣開始的：『我所誕生的鄉村，名叫科奈侖村。我在那兒度過我的兒時和青年時代的一半，我在那兒第一次知道戀愛。』卡路西 (Carocci) 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我閉起眼睛來，第一個記憶就是房屋。圍繞着房屋就是花園，在花園的角隅就是木蘭花。』個人的回憶在文學中本來是很普遍的，但在意大利的文學中尤其普遍，只要一本書是像這樣開始的，讀者就知道這本書是值得一讀的了。因爲一個意大利作家想到他的家鄉和生地，總是努力竭盡他的才華的。

上面所引的加達萊利的著作名爲山頂的太陽 (Sole a Picco)，卡羅西的著作名爲Paradiso perduto。此外富蘭契 (Raffaello Franchi) 的家鄉，從題目已經可以知道內容。帕弗里尼 (Corrado Pavolini) 著名的詩集也名爲泥土的氣息 (Odor di terra)。蓋達 (Piero Gadda) 的車轂 (Mozzo) 名爲長篇小說，其實是長的短篇小說，背景取之於五港 (Cinque Terre)，史徒派里契 (Giani Stuparich) 的故事 (Racconti) 背景取之於

的里雅斯德。蓋達文體熟練，故事生動，在得獎作中，極爲難得。

『青年作家』有時是被人誤解的，大意只是還未成名的作家。車轂已經是蓋達的第四本著作了。得巴古他獎金的加達萊利已經是一個老將，也不算是不成名，他的作品已經譯成法文，但他還算是青年作家。他是屬於前一時代的，與巴凱利(Bacchelli)巴爾丁尼(Baldini)以及西考格那尼(Cicognani)同時，在最近西考格那尼也寫了許多作品，巴凱利的愛城(Città degli Amanti)最近已由威廉(O. Williams)譯成英文。這些作家在戰後都集中於羅馬的刊物循環(Ronda)上，這個刊物是加達萊利在一九一九年創始的，一九二三年停刊，此後這些作家並無進步。西考格那尼十年前的 Strada facendo 短篇集很不壞，裏面還有些篇是極好的，但此後卻不會寫過比這更好作品。巴爾丁尼甜蜜的災難(Dolce Calamita)很有趣，有幽默，有對於人類的同情。但巴爾丁尼似乎腦力用盡了，此後也是一樣的平平無奇。這些作家還是耕種他們自己的園地，在讀者看來，他們也只好永遠當青年作家了。從前的青年作家與現在的青年作家混合在一起，現代的意大

利文學全都是小山，卻沒有崇山峻嶺。這些小山雖然有趣，卻很容易攀登，可以一覽無餘。最近的作品只有潘克拉西(Pietro Pancrazi)解釋伊索寓言的現代的伊索(L'Esopo Moderno)比較有價值一些。

意大利的現代作家文選很不容易編，真叫做喫力不討好。歸根結底，會鬧得誰也不高興。選內無名的作家要不高興，因為誰都以爲他們的作品是值得入選的；選內有名的作家也要不高興，因為他們以爲他們的作品還應該多選一些；編者自己也要不高興，因為得不到讀者的同情；出版家也要不高興，因為他希望銷路更大一點。因此，選家甯肯選古代作家，他們究竟死了多年，不能活轉來反抗了。但今年法爾克(E. Falque)和微托里尼(E. Vittorini)所編的新作家(Scrittori Nuovi)卻是值得稱讚的，這兩個編者是意大利文學週刊著名的批評家。他們一共選了七十五個作家，起初大略的看一看，有五個畫家，兩個音樂家，三個藝術批評家，幾個文學批評家，還有許多作家，其中只有一個女人。詩很少，本來也不能多選；一共只有七個比較著名的詩人，選更年輕的詩人也

有些不大好。再仔細的看一看，方知所謂新作家者，大半都是已經知名的。我們十五年前在聲音 (La Voce) 上，十年前在循環上早已認識他們了。二十一個作家是一九二五年巴比尼和潘克拉西在現代詩人 (Poeti d'Oggi) 裏所已經選過的。三個作家已經死了好幾年了。所選以寫景文爲最多，寫太陽的——如朝日，夕陽和中午的太陽——約有六十處，其餘的可以想見。雖然單調，卻能顯出現代意大利文學注重寫景的特色。

## 意大利青年作家的興起

在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意大利出了幾本無名作家的小說，不但吸引了一般的讀者，也吸引了文學研究者的注意。這些男女作家都還不過是二十歲左右，並且大多數是纔出第一本處女作的。

除了純粹幻想的作家邦坦貝利和較爲熟知的馬拉巴特與維爾甘尼 (Orio Vergani) 以外，像珂米梭 (Giovanni Comisso) 安尼安特 (Antonio Aniante) 麥卡利 (Mino Maccari) 以及朗幹尼西 (L. Longanesi) 等人都是第一次爲我們所知的作家。他們打破

了古昔的傳統，甚至打破了最近兩三年以來的傳統。以前的作家是自然的，活潑的，熱情的；但現在的作家卻是靜止的，沈默的，沒有希望也沒有信仰。這些青年作家的確很年輕，比兩三年前的青年作家還要年輕。女作家也是在二十左右的年紀，如馬拉薇亞，蘇爾妲替 (Mario Soldati)，李美妮 (Pia Rimini)，妮麗 (Gabriella Neri) 以及羅麗亞 (Alberto Loria) 等都很年輕。一年以前她們還是不知名的，現在她們在書報雜誌上已經佔有一等的位置了。

這些男女青年作家的作品，價值雖然各有不同，文體和氣質卻都非常相似。他們厭倦了生活，幻滅，倦怠的靈魂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和一切人生的理想。他們似乎喜歡眼睛望着破壞和失望，卻又不帶道德和感傷的趨向。有人說他們受了法國紀得柏洛司特，英國朱士以及奧國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惡毒』的影響，這話在他們自己是不承認的。

## 意大利文壇雜訊

未來派之父馬里納蒂 (Marinetti) 新近在巴黎演講，大受歡迎。因為他本來是長於口才的。

丹農雪烏雖已年老，上樓梯仍能一跨四級。聞名訪他的人很多，他有時討厭起來，就在宅第旁放大礮，從半夜一直放到天亮。最近他答應替英國 Harap書店寫一本回想錄。

皮藍得婁最近的戲劇拉撒路甚為怪誕，大意敘史披拉是一個虔心而且固執的信教

者，爲了刻苦修行，將自己的田園改爲聖廟。妻子不耐獨宿，與一個種田人私通，生了兩個小孩。她的女兒麗雅成了跛子，醫生要她呼吸鄉間的新鮮空氣，史披拉偏要她受修道院的教育，要她與窮人同住。妻子莎娜求她丈夫不要自苦，不要苦了孩子，說起她的兒子路旭已經逃出道院，脫去道衣。史披拉喫了一驚，出門爲汽車碾斃。教授季奧禮用治麗雅的死兔的方法將史披拉救活。此後史披拉便成爲沒有靈魂的人。教授懇求路旭，不要告訴他的父親他是死人復活。後來書記將祕密洩露；史披拉非常恐怖，忽然改變了常態。他覺悟到以前自己的殘酷，要想打死種田人，這時種田人正想帶領莎娜和他們的兩個孩子逃走。幸而路旭也信起宗教來，穿上了道衣。於是史披拉又一切不問了。他讓他的妻子帶領麗雅隨種田人出奔，不加追究。主旨大約是說一個人並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永生的上帝的。

巴凱利最近出了一本清水與罪惡 (Acque Dolci e Peccati)，是他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與寓言的合集。



李那替 (Carlo Linati)，出了一本曲折的回憶 (Memorie a Zigzag)，很能表現作者的個性。

意大利的青年作家大都是悲觀主義者，所寫的大都是最愁慘，最失意的事情，饑餓或是生病的農民，盜賊謀殺犯，不幸的女人，乞丐，自殺者，破產者，私運者以及逃亡者。生活是咒詛。沒有微笑，沒有希望，沒有大笑。惡行戰勝，善行屈服。但是也有幾個新作家是以描寫鄉村景色擅長的。如西尼利 (DeFino Cinelli) 就是善寫鄉村大自然中的一個。他在兩年以前，即已引起批評家的注意。最近他的第三本小說“Calafuria”出版，結構不大好，很使人失望，但描寫景色卻不錯。又如托姆巴利 (Fabio Tombari) 的處女作“Tutta Frusaglia”是三十三篇海邊鄉村的描寫，可說是一鳴驚人。葡萄園，樹林以及鄉村的醫生，全都寫得很柔和。又如亭替 (Mario Tinti) 的“Acquabella”也是描寫小鄉村的。

一個很有希望的年輕女作家羅弟 (Marinella Lodi) 新近寫完她的第二本小說鄉間

的碼頭 (Terra d'approdo)，寫的是最不幸的環境，又是最不幸的人物。大意是說一個純潔女子的墮落，而引誘她的人反而逍遙自在，不受責罰。

意大利人近來對於詩歌很感興趣，所以有一個年輕的米蘭人起來，編輯意大利新詩大系 (Collection of Italian Poetry)。第一卷是巴拉紀斯基 (Aldo Palazzeschi) 的詩。巴拉紀斯基自然不是新詩人，他是丹農雪烏派或『黎明運動』的詩人。他與馬里耐諦的友誼甚篤，因此人家誤以為他是未來派。這些詩都是一九〇五年前後寫成的。第二卷是巴凱利 (Riccardo Bacchelli) 的。他的詩有描寫，表現以及深沈的思想，但卻沒有情緒。

著名小說家兼皇家學會會員比特拉米利 (Antonio Betramelli) 最近在羅馬逝世。他是莫索利尼傳記的作者。

今年意大利文學有一種罕有的嘗試，那就是波西斯 (Lauro de Bosis) 的韻文悲劇伊卡洛士 (Icarus)。波西斯是雪萊最熱情的譯者與解釋者之子。他因了父親而與古今

內外的詩人接觸。他雖然得了化學的學位，他的志願卻想將沙福克里士和阿斯齊洛士譯成意大利文，此外他還想譯美國歐斯金 (John Erskine) 和懷爾道 (Thornton Wilder) 的作品。這本詩劇有波西斯自己的芬芳，但卻也有羅賽諦的氣分。如果作者不把名字寫出來，人家一定要以為這是希臘的作品。

巴凱利最近出了一本小說熱情夫妻 (Una Passione Coringale)。大意說季阿吉爾和瞿麗雅是一對熱情的夫妻，失去了初民的羞恥，伊甸園的亞當還知遮蔽身體，他們卻六年以來，都過的是生理上接觸的生活，享盡了性的愉快，後來瞿麗雅得了重病，醫藥無靈。季阿吉爾發誓要與他的妻子同歸於盡。她死後，他用結婚衣服將她成殮，自己便服毒而死。他們倆有一個密友阿迦苔，不曾結婚，季阿吉爾在死前曾吩咐她毀去密室內的一切文件，她發現了一本瞿麗雅的日記，將真實的事情毫無隱諱的記在上面，這事情纔為我們所深知。

## 意大利現代文學史

現在英國倫敦大學講演但丁和其他意大利代表作家的皮理西，新出了一本五百三十五頁的我們這世紀的意大利作家。此書描寫作家行事甚為瑣碎，但其長處是在於參考書目，所以圖書館或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備作參考是極其有用的。

此書從一九〇〇年敍起，將三十年來的文學運動都記在書內。詩歌，小說，戲劇，論文均分類敍及，惟最近的批評則所說甚少。最近的批評家都集中於刊物“Il Barattini”和小書店賽克羅普（Ciclope）。他們都受了克羅采（Benedetto Croce）的影響，

但卻更前進一步。西賽克提羅 (Giuseppi Sciscino) 著有反丹農雪烏的經驗，文西苟拉 (Maria Vinciguerra) 著有煉獄 (Purgatory)，算是此中佼佼者。他們覺得克羅采不夠做他們精神上的糧食，所以他們都用新的觀點來批評現代意大利文學。對於克羅采的批評則有克羅采一書，是史皮理陀 (Ugo Spirito) A·弗皮采理 (Arnaldo Volpicelli) 以及 L·弗皮采理 (Luigi Volpicelli) 合作的。

## 西班牙

### 現代西班牙文學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個西班牙人投杜味納河(Dvina)自盡。他的屍首停在露屍所，大家纔認出他是甘尼維特 (Angel Ganivet)，時年三十三歲。他埋葬在里加(Riga)，灰則虔敬的移到他的本鄉格拉那達(Granada)。在這事件上烏納木諾(Unamuno)提出最猛烈的抗議。他說，格拉那達不應享受這個榮譽，必須等到西班牙除去了小暴政者，重新建設思想的自由和真誠以後，甘尼維特纔能葬到家鄉裏來。

甘尼羅特是最近九十年代西班牙國家的危機最熱心的分析者。他想計算吞食西班牙

的壞疽。從加爾德倫 (Caldéron) 在一六八一年死後——也許還要早一點——一般的輿論都說西班牙是個傾頹的國家，不可救藥，徒然追想着光榮的過去。甘尼維特反對這種危險的論調。他說西班牙人依舊有傳統的力量，不過現在是麻痺了而已。他是在絕望之夜喊出樂觀的呼聲。但是進步狂的烏納木諾，卻不願固守着傳統，想要推倒庇里尼斯山 (Pyrenees)，迎納歐洲新鮮的空氣到西班牙半島來。就在那時，日落到西班牙的國度，巴斯克 (Basque) 和加達魯尼亞 (Cataluna) 又鬧着分裂，從此西班牙就掙扎着想要恢復，想要喚起國民的自覺。

拉保德 (Valery Larbaud) 說現代的法蘭西對於庇里尼斯山旁的國度加以敬禮，這並不算過譽。自然，他指的是西班牙的詩歌復興。通過了聲音宏亮的西曼耐茲 (Juan Ramón Jiménez)，嚴肅的麻卡多 (Antonio Machado) 和他的弟弟曼紐爾 (Manuel)，通俗的吉卜希歌，達到多音多色的戴衣戈 (Gerardo Diego)，重新解釋傳說的歌謠作家羅爾加 (Lorca) 和阿爾伯爾替 (Alberti) 以及摹倣哇萊蒞的古蘭 (Guillén) 和沙里那

斯 (Salinas) 的最高峯。

現代西班牙的老小說作家常有好的創作出版。六十二歲的巴勒·英克朗 (Valle Inclan) 去年出版了他的小說暴君 (Tirano Banderas)，五十一歲的貝萊茲·德·阿亞拉 (Pérez de Ayala) 前年出版了他那偉大的 Tigre Juan。青年作家雖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但文字卻比以前簡潔得多，竭力除去不必要的字。感謝愛絲披娜 (Concha Espina) 佳爾尼斯 (Jarnes) 以及克白里羅 (Gimenez Caballero)，西班牙已經脫去了浪漫時代富麗的詞句，以及冗長累贅的話語。現在你就是說傻話也可以說得明明白白的了。

散文作家首推賽爾納 (Ramón Gómez de la Serna)。他有特別的文體，沒有脊椎的修辭和文法。他的字好像微塵在陽光中跳舞。

至於現代西班牙的戲劇，卻沒有好的小劇場運動，也沒有實驗劇院。在西班牙人看來，演劇只是與鬪牛一樣的習俗。只有羅卜 (Lope de Vega) 還能代表時代。這就是得



諾貝爾獎金的倍那文德 (Benavente) 和受紐約人歡迎的瑪丁耐茲·西耶拉 (Martinez Sierra) 在近百種的劇戲中只有兩三種被大衆欣賞的原因了。

## 最近的西班牙文壇

愛絲披娜女士的賢惠女人(La Virgen Prudente)是最受歡迎的小說。因為這本書是在討論婦女問題，西班牙的婦女至今猶在傳統勢力之下，在公司裏有職業的女子只是極少數。賢惠女人的女主人公吳羅娜，父死母嫁，只得依着當海船船長的祖父爲活，跑了許多通商口岸，大約因此她可以盡量發展她的自由精神和進步思想。

她在馬德里大學時竭力主張女子須與男子有同樣的權利。她以爲母親不應該專撫養兒女，她們該有她們的學校，兒女應該交給公家保養，實行兒童公育。但這終於是她的

夢想罷了。

所謂賢惠婦人就是她的姨姊康迭黛，她以為國家大事不妨讓男子去辦，她自己只想做一個良妻賢母，在傳統的聖殿前燃燈，她的丈夫就是教徒，與吳羅娜成為鮮明的對照。吳羅娜雖與一男子戀愛，因而有孕，但她卻不願嫁給他，因為他不尊重婦女的地位。

馬斯 (Jose Mas) 以寫安達盧西亞 (Andalucia) 的生活著名，現在卻從西班牙的南方轉而寫到北方，死岸 (La Costa de la Muerte) 便是寫加里西亞 (Galicia) 漁人的悲慘生活的。他們為生存而掙扎，悲苦而且勤懇。所敘為一南美的童子孟覺陀，船沈，被海浪拋到加里西亞海岸上，依老漁夫和他的妻子為活。

愛珂斯泰 (Jose Maria De Acosta) 的病 (El Morbo) 也是一本好小說。此書分析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徵甚為細微。作者的幻想力也極其豐富。

柴瑪薩斯 (Eduardo Zamacois) 的根 (Roots) 現已譯成英文。背景是西班牙中部的

卡斯提爾(Castile)，這地方夏天極熱，冬天極冷，一年四季，從來沒有過好天氣。根所描寫的殘酷的事件幾乎使人難以相信。一開場主人公之一孟紐爾(Manuel)到理髮店裏去理髮，因為理髮匠不按次序，先替孟紐爾理髮，一些客人就憤怒起來，拔刀相向。還有一段寫兩個青年的吵罵，李洪達要砍去馬亭所最寶貴的玫瑰花，馬亭要咬去李洪達的舌頭，後來兩個人都實行了。這個故事說的是兩兄弟的懷恨。孟紐爾是一個心地狹隘的農夫，林德盧(Lendro)是在外面當兵的，不滿意於鄉村生活。此外兼寫西班牙中部的鄉間生活。此書很像奧尼爾的榆樹下的願望，兩書都寫的是農民貪得土地的心理。

## 賽爾納的電影城

賽爾納曾被文學批評家毛利 (Christopher Merley) 富蘭克 (Waldo Frank) 包得 (Ernest Boyd) 以及伊利奧特 (T. S. Eliot) 等稱讚過。現在他的電影城 (Movieland) 已經譯成英文了。此書是諷刺好萊塢的，但作者卻不會到過好萊塢。作者的出產真多，據說到現在為止，已經寫了七十幾部小說了。

## 匈牙利

### 匈牙利三本新小說

匈牙利文學作品的讀者喜歡諷刺，想在這裏面認識他們自己；又喜歡批評，打破一切階級的界限。因此匈牙利的文學常是主觀的，並且差不多時常是分析的。作家很少只爲了娛樂而寫作。讀者喜歡蕭伯納的戲劇比英國還要早。

匈牙利人與大自然相接觸的機會，比西方各國都要多。鄉間的人民主要是農業的，首都布達佩斯有沙土，城中有山，山上充滿了蓮馨花香。鄉間人民常與損害的自然力爭鬪，有豐腴的期望，結果每陷於悲劇。於是文學作品中也都放散着泥土的氣息。最擅於

表現這一方面的就是李曼毅 (József Reményi)，他的黎明會要到來麼？ (Lesz-e. Reggel) 是寫一個人厭倦了人生，想要破壞餘剩的生活，便組織了一個巨大的自殺俱樂部。但他一開始就失敗，被生之願望所克服了。終於失意而死，不過他相信黎明總會到來的。

卡沙克 (Lajos Kassak) 的梅麗迦，唱罷！ (Marika, Enekeji) 又是寫的一個人生的犧牲者。一個鄉間女子跑到城裏來，面對着新的生活，使她狂喜。但社會是冷淡而且殘酷的，於是她便像新生嬰兒似的啼哭。在她的新環境裏她的貞操是保不住的。後來她回到鄉間，雖已成了墮落婦人，心地卻比欺騙她的男人要純潔。她的悲劇就在於她的毫不知覺，她是和原人或是孩子一樣的天真。她等待着偉大的精神復活，最後她也覺悟到事情是不可強求的了。作者卡沙克不久以前還是一個立體派的詩人。小說以人之一生為最佳。

徐賴海 (Lajos Zilahy) 的逃兵 (A Szokevény) 寫實的成分比以上二書較少。主人

公是個懦夫，但作者卻對他表示同情。書中極為熱鬧，動作極多，有戰場的場面，冒險的逃陣，布爾塞維克，革命，反革命，熱情的戀愛，咖啡店的決鬪等等。我們可以在這書裏人受潛勢力的影響。作者是現代匈牙利文學最有天才的代表作家。



此  
页  
空  
白

## 捷克

### 最近的捷克文壇

大多數非斯拉夫人對於捷克文學只知道有捷貝克 (Karel Capek) 和蘭格爾 (František Langer)。

這兩個作家在他們個人自然是極其光榮的，不過對於捷克的新文學卻極少

影響。捷貝克最近的戲劇創造者亞當受了人家冷淡的看待以後，只寫了一本短篇小說，

現在他大半的工夫都消耗在替捷克一種最好的日報 Lidové Noviny 的投稿上，差不多每

天都有他一篇短文，談到人和事情，此外他還歡喜園藝。蘭格爾最近的喜劇費爾代斯皮

斯托的轉變甚為成功，係寫一個旅館的侍者因了救世軍中一個小姑娘的虔心，使他有了

宗教的信仰。至於捷克的大詩人和大小說家，因為譯文太少的緣故，都不大爲人所知。捷克的文學與牠的國家一樣，也經過了一個轉變期。直到現在，無論是生活，實業，藝術，建築以及文學都受外來的影響，摹倣外來的形式，不大能夠自己創造。文藝市場充滿了英美德法俄斯干底那維亞等國作品的譯文。現在捷克似乎想建設國民文學。最重要的一羣就是騎兵隊，這些人在近些年每戰都是身先士卒的。

戰事的描寫，以前和現在都是捷克小說家主要的題材。很少是抽象的寫法，大都是寫這些騎兵隊在俄國和西伯利亞的實際生活。這一羣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柯普泰 (Josef Kopta) 和克拉托啓維爾 (Jaroslav Kratochevil)。柯普泰剛寫完三部曲的第三卷，這部書的第一，二卷是寫捷克與俄國可怕的戰爭，並且寫從西伯利亞進行到海參威的悲劇。第三卷題作家中的第三個夥伴 (Treti Rota Doma)，顯出騎兵隊回到新的家鄉的幻滅。柯普泰使他自己成爲普通兵士的代辦者；反之，克拉托啓維爾只是一個藝術家或是事件的解釋者。他的革命之路 (Cesta Revoluce) 是一幅西伯利亞的悲劇畫，最近正

在寫一個西伯利亞人安那巴西斯(Anabasis)，尙未出版。但從已發表的前幾章看來，據說是捷克文學的真的傑作。

要想懂得多方面的新捷克的人，應該從多魯希(Jaroslav Durych)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和小冊子裏去看他的個性。這位羅馬天主教的『可怕的孩子』是大量生產的，在詩集村女(Paninky)和小說在高處(Na Horách)出版以後，又有歷史小說三部曲迷路(Blondení)出版。這部書是捷克第一部傳記體的小說，寫的是『三十年戰爭』時代有名的將軍瓦倫斯太因(Wallenstein)伯爵的一生。

班尼斯(K. J. Benes)的小說紅的夏天(Rudé Létó)是戰後捷克整個社會的第一部描寫。這部書說的是一九二〇年的夏天，鄉間傳遍了赤色的恐怖。伐起克(Emil Vachek)是一個多產的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並且是著名的自然主義作家，他的寫實小說多半寫的是下級的社會生活。他最近的小說帕拉西特(Parasit)就是詳細描寫這一階級戰後的生活的馬里亞(Jaroslav Maria)對於現社會抱悲觀，這可以從他的小說鷹與鷄

(Orlové a Strizlici)裏看到。郎根(A. Longen)的小說女優(Herecka)對於那些喜歡捷克藝術生活和舞臺生活的人是有價值的，因為她的妻子是新派的女優，他就是寫他的妻子和她周圍一班人的生活的。

捷克的文學批評不大發達。最近大詩人勃累什那(Otakar Brezina)逝世，引起許多解釋和研究的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皮可華蘇德可華(Pickova-Saudkova)夫人和德門爾(Jakub Deml)的與勃累什那談話(Hovorý S Otakarem Brezina)。皮可華蘇德可華夫人是翻譯勃累什那最好的德譯者的妻子，還有一個是捷克天主教復興的領袖之一。他們所寫的勃累什那的談話，都是極可珍貴的，只能對極親密的朋友所說的話。古易支(Frantisek Götze)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不久將出版一本論現代作家的書，名為世紀的臉(Tvar Století)。最聰明的文學，藝術和建築的理論家鐵季(Karl Teige)出版了兩本書，論幽默小丑與大大主義者(O humoru, clownech, a dadistech)和捷克的近代建築(Moderní architektura v ceskoslovensku)。特脫爾(Frank Tetauer)出版了1

本論蕭伯納戲劇和哲學的小冊子，內有加貝克所繪的諷刺畫。

現代捷克的詩歌大半是抒情的，被抓在青年作家的手裏，老的戰前作家有的已死，有的則已停止了寫作。捷克的詩受了法國很深的影響。特出的很少。只有涅思華爾 (Vitezslav Nezval) 是一個最豐富的創造者，塞費特 (Jaroslav Seifert) 是唯一的寫實主義者，還有何拉 (Josef Hora) 最近出了一本風中的絃 (Struny ve vetru) 是一本很美麗的愛因斯坦式的抒情詩，或者是純粹時間和空間的抒情詩。

## 小說家吉拉塞克逝世

三月十二日是捷克全國（尤其是布拉格）哀悼的日子，因為那一天死了一個捷克作家中最爲人所知的斃輪老手吉拉塞克（Alois Jirásek）。執紼的人有大總統，政府各級官員以及軍界要人。他在死後得了很大的榮譽和摯愛。當那藏着他的屍灰的缸從布拉格送到這位大作家的生地何諾夫（Hronov）（在那和德Náchod附近）的時候，數百里的居民都肅然起敬，哀悼這如卡萊爾（Carlyle）所說的『英雄和作家』。

吉拉塞克生於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他的作品印了許多版，總計幾達五十卷。

大部分是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此外歷史和人類學的研究只佔他的作品中的一小部分。他也以戲劇家著名，歷史劇寫的是鄉村生活，喜劇寫的是城市生活，在布拉格國家劇院裏得到很大的成功。

他有農民說故事的天才。他那引人入勝的生動描寫使他成爲特出的作家。他是農民出身，所以了解他的同伴，他們的習慣風俗以及生活，他更深切的了解他們的宗教生活和情緒。

他十五歲在克拉羅夫 (Hradec Králové) 當學生時，一八六六年普魯士的進攻發生，他立刻投筆從戎。起初他爲戰爭的光榮和兵士的生活所吸引——這種軍隊生活，時常引起他的回憶。後來他覺得教育比戰爭還要緊。

吉拉塞克帶了這些回憶和決定於一八七一年到了布拉格。他研究哲學和文學，結合了一羣青年作家，想以過去歷史的光榮喚醒國人奮起。他做着捷克的英雄夢，想寫一篇歷史小說，可是不知取材於什麼時期好，頗爲躊躇，他在屠梅克 (V. V. Tomek) 教授的



名下學歷史，屠梅克教他嚴肅和準確是史家必要的態度。

後來他在一個舊式的小城裏當校長，暇時就研究捷克古代的文化 and 文明。十五年間他採取正確的歷史知識，但敘述武士的行蹟時，仍未失去他的熱情。他的歷史哲學的觀念頗受託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影響。

他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流中。一八八四年又作 *Psolhavi* 寫十八世紀農民之興起。一八八八年他回到布拉格，時已年近七旬。一八九四年寫反對一切，作為三部曲的續編，小題目是捷克史詩之一頁，說的是國家意識的覺醒，反對德國軍國主義的奮鬥以及農民與地主的抗爭。

他的第二部偉大的作品是結社，凡三大卷，開始於一八九九，直到一九〇八方纔完成，說的是捷克與斯羅伐克的結合，同胞之愛的生長。

一九一六年他的胡司教王 (*The Hussite King*) 出版，這時代是捷克歷史上最光榮的時代。

一九一五年所作的黑暗是非常緊張的作品。所寫的時代是國家遭厄運的時代，不過農民的心中還燃着火焰。在布拉格捷克的精神很微弱，小資產階級和小官也都懶洋洋的不起勁，但只要外來的和風吹到，農民心中潛藏的種子立刻就可以發芽的。

此外他還寫有微克 (F. L. Vek) 和我們的人。這兩種著作也和他其餘的著作一樣，充滿了愛國心和對於英雄成功的熱望以及民衆強烈的志願。

他的作品爲成人和青年所愛讀，對於捷克的再造，實甚有功。一九一八年五月他曾公開對民衆演講。此後十年因爲身體多病，沒有新的作品出版。但只是這個人的人格，已經夠捷克人傾倒的了。

## 捷貝克的九個短篇

捷克捷貝克(Karel Capek)的九篇短篇小說，已有英譯，名為金錢，由Hutchinson

出版。謹將其中較重要的四篇介紹大意於後：題作書名的金錢，一個有錢的人不堪兩姊妹之擾，她們倆都想騙他的錢，一個已與丈夫離異，一個丈夫的事業失敗。她們倆在富人面前爭相獻媚，彼此互相攻訐。但富人看穿她們的詭計，一點好處也不給她們，寫得很輕鬆，但卻很深刻。海玲娜，一個奇怪的年輕女子，曾受高等教育，在戀愛上感到煩悶。此篇譯筆甚劣，但也不怪譯者；因為原文好處，英文是無法傳神的。襯衣可就不同

了。因爲原文輕鬆，所以譯來極爲流利。大意鉞一個房客，年老鰥居，頗有愛房東太太之意。誰知偶爾發現房東太太竟是竊賊，欺騙了他許多年，把他的襯衣，領結，舊手槍以及母親的照片，許多東西都偷了去，有的交給她的姪兒，有的放在廚房的碗櫥裏。於是孤寂的老人連這最後的希望也都成了泡影，至此方知他平日所信爲忠厚老實的房東太太竟是這樣一個女人。侮辱是一篇很好的諷刺小說。大意鉞一個正直自重的官員受了上司的侮辱，決定辭職。晚間他跑到下等人的酒店，看見了盜賊，酒鬼以及蕩婦的黑暗生涯，極爲同情。第二天早晨決定與這些普羅階級同居，並且替他們申訴痛苦。但當上司親自登門請罪，用馬車來接他復任的時候，他又忘了前言，立刻急匆匆的上了馬車。

此  
页  
空  
白

## 波蘭

### 小說家阿爾堪逝世

阿爾堪 (Wladyslaw Orkan, 1878—1930) 在十九世紀末頗享盛名，不但在小說界有功績，就是報紙文學，也值得驚嘆。最近忽然夭折了。

他是一個窮農夫的兒子，生於喀爾巴阡 (Carpathian) 山脈西部的石坡上。他到大地方受過教育以後，仍回到家鄉來，從事於文學和報紙文學的活動。他細心的觀察他的環境，在歐戰以後，印了幾本從鄉間來的信，在這些信裏討論到波蘭農民的特殊地位。波蘭戰後以農民為最多且也最重要，阿爾堪以為他們是可以成功的。他是「地方主義」的

先驅，這種運動在波蘭極爲發達。

阿爾堪其他多方面的文學作品也具有同樣的思想。雖然並不十分多產，他卻也寫了不少詩歌和戲劇，但他最好的作品還是小說。

他早期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是在自然主義的空氣裏成長的，所以社會學的價值較之文學的趣味爲多。過了一些年，他把藝術描寫的範圍擴大，他在小說界的第一聲在山谷中（一九〇二）就是用自然主義的手法來寫白斯吉德（Beskide）高原的生活的，他還很有興趣的觀察到波蘭農民進步的遲緩。這是一個人向着理想掙扎而前，反抗墮性的環境的生活記錄。許久以前（Drzewiej, 1911）也是阿爾堪的傑作，混合着神話詩和喀爾巴阡石坡上的樹林以及原始的大自然之美。

這些小說都有阿爾堪特別的作風，使他能在現代波蘭文學獲得穩定的地位。他所寫的是農民，但不一定是他本鄉的農民，而是一般人的熱情。因爲他與現代智識和生活的接觸，使他的描寫超出於本鄉以上。這就是他的作品的特点，證明了波蘭農民與現代生

活接觸了以後，將發生怎樣的結果。



此  
页  
空  
白

## 荷 蘭

### 女小說家白露琴

荷蘭白露琴 (Catty van Bruggen) 曾寫過許多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以及哲學論文，最近她又有分析女人心理的夏娃 (Eve) 出版。她寫得緊張，顫動且有畫意。她用的是新式文體，心裏想什麼便寫什麼，一個滾在一個上面，堆在一個上面，看似混雜，其實極有表現力。

全書凡八章，每章表現夏娃的一個時代。夏娃當女孩時與她孿生哥哥的情誼；她的性的覺醒，恐懼與羞慚；她與朋友們的情誼；出嫁與做母親；孿生哥哥之死；離婚與真

正的戀愛。其實這就是白露琴的自傳，不過人名和環境稍有改變罷了。事實大都與白露琴相合。她說她幼時很敏感，覺得自然與人生極爲神奇，朦朧的懂得而且恐懼着成人的神祕；稍長雖有熱情，仍受傳統的束縛；生理上雖已覺醒，但心理上和道德上仍受牽制；當婦人時純樸而且自然，打破傳統，仍不明白一切的意義；四十歲時嘲笑她自己被列爲『可敬的中年婦人』；當了兩個孩子的母親時，纔感到以前所做都是無意識的事情，直到現在，纔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戀愛。

## 羅馬尼亞

### 羅馬尼亞的新文豪

伊斯脫拉底(Panait Istrati)是希臘和羅馬尼亞的混合種，曾用法文寫過幾種描寫羅馬尼亞生活和性格的小說。法文是他近幾年來纔學會的一種文字。不但他那善於應用法文的才能，博得法國著名批評家的稱讚；並且他那小說的天才，解釋他的生地的歷史和民俗，也極能惹人注意。最近他的羣盜(Bandits)已由德拉克(William A. Drake)譯成英文。這本書寫冒險非常驚人，而且生動。事實是否準確我們不知道；似乎是半真半假，事實和小說很狡猾的混在一起，寫出十九世紀中葉羅馬尼亞人對於暴政和壓迫的反

抗。因為反抗，便有一般人當了強盜，領袖們常是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但對於最下等的人入夥，也不嫌厭。起初羣盜是孤立的隊伍，只是行一些恐怖主義的行爲，反抗富人和有權力的人，幫助窮人，仍是水滸式義俠的鋤強扶弱的舉動。但是後來他們便聚集在一起，想做一番大事業。

這本小說分爲兩個部分，在法文是分做兩次出版的。第一部分比第二部分較好。一共十五個強盜，其中有一個婦人，名叫柯德麗蘿 (Florea Codrilor)，是強盜領袖。她與一個男領袖葛羅查 (Groza) 戀愛，牧歌一般的情調混和着恐怖和冒險。書中還寫一個教士史皮爾卡 (Spilca) 的未婚妻爲一壓迫者所辱，他便惡毒的復仇。第二部分以柯德麗蘿爲中心，她的機智勝過她的敵人，到她大功告成一部分時，纔被敵人佔勝。最後幾章甚爲可怕，讀了就要令人發抖，但也有豪壯和諷刺的地方。譯文據說文體很好，可惜關於民俗的註釋太少。

## 新猶太

### 新猶太作家那底爾

那底爾 (Moishe Nadir) 是新猶太現存兩三個偉大的散文家之一。他用各種形式寫過文字，詩雖不及散文，卻仍佔有很高的地位。許多年前，他曾試寫過英文，投稿給克林 (Joe Kling) 所編的異教徒 (Pagan)。大約當時他少年輕試，不曾引起什麼人注意。他是新猶太文的作家，不是英文的作家。他是一個可驚的多產的作家，並且可稱爲『語言的創造者』，這名稱是有着十足的意義的。他與別的作家不同，不愛修飾詞句，他所走的路徑是與羣衆的口語接近的。他的作品裏充滿了俗語，猥褻以及精粹的民衆語言的

色彩和調子。

今年是那底爾二十五週年創作紀念，特地出了一本你們這些鄙陋的布爾喬亞，又到世界以外去罷！(Derlang aher die Velt, Burzhoil) 這是一首長詩的題目，此外還有許多短篇。這是普羅階級的自信，知道他們的力量，知道他們是勝利的。有許多段充滿了諷刺和幽默，以及革命的忠誠。有些地方重寫了一次，反而不大好，結局也離開了中心，是其大醇小疵處。但在全部看來，總是有力的革命文學。這本書還附有格羅泊爾(Bill Gropper)愛里斯(Fred Ellis)以及帕斯(Morris Pass)的插圖。

## 阿胥的二幕悲劇

新猶太阿胥(Sholom Ash)是我們所熟知的作家。他的沙巴泰塞維(Sabbatai Zevi)是三幕悲劇，現已譯成英文。沙巴泰塞維是十七世紀的猶太人，有些人稱他爲救世主，有些人說他是欺騙者。近來有好幾個新猶太的作家都以沙巴泰塞維爲題材而寫他們的作  
品，阿胥是其中最能顯出聖經之美麗的。這本詩劇從沙巴泰塞維的興盛寫起，一直寫到他的滅亡。其中還寫他與女先知莎妲(Sarah)的戀愛，他的徘徊於人間與天堂或肉與靈的苦悶。這個戲劇的弱點就是對話太多，動作太少。



## 跋

今天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又將一九三〇年的世界文學編成了。我希望我自己能夠繼續這個工作，十年二十年之後，再分國整理爲現代俄國文學史，現代法國文學史……等等，當能更有系統。

這一卷所新添的材料是美國新羣衆 (New Masses) 月刊和現代季刊 (Modern Quarterly)。後者頗多世界文壇系統的消息，惟我只見到一期，不勝悵惘，想來又是停刊了。(?)

一九三〇年世界文壇的新鬼是：

俄國 瑪耶闊夫司基 (Mayakovsky)

英國 羅蘭斯 (Lawrence)

白禮齊士 (Bridges)

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捷克 吉拉塞克 (Jirásek)

波蘭 阿爾堪 (Orkan)

德國詩人何爾茲則是在一九二九年逝世的。

這一卷的材料比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多了一半，比最近的世界文學則多了一倍。

原因是自從上半年將柴霍甫短篇傑作集殺青後，不會做什麼其他的譯書工作，所以較多。一九三一年的世界文學我想在量上一定不會及得上現在這一卷的。

不用說，這一卷就是第二十一卷小說月報現代文壇雜誌的材料，其中只除去了幾篇

所講年代較長，萬不能收入的長篇文章。爲了讀者的方便起見，剪貼，分國，刪修，分題，合併，……足足花了我十幾個夜晚，編輯索引的工夫還不在內。

說也湊巧，這一卷恰恰是一百篇。

要說的話，都已在前兩卷中說過，這裏不再重說，但對於振鐸，調孚二兄的鼓勵和幫助，却是我不能百回說的。

趙景深。

## 人名索引

- Aakjaer, 222-3  
Abercrombie, 75  
Acosta, 300  
Adcock, 109  
A. E., 115  
Agar, 242  
Alberti, 296  
Andersen, H. C., 217-8  
Andersen, Kund, 220-1  
Anderson, 169, 175  
Anderson, Margaret, 139-140  
Aniante, 286  
Arland, 56-7  
Aseyev, 41  
Ash, 329  
Ayala, 297  
Bacchelli, 283, 289, 291, 292  
Baldini, 269-270, 283  
Barbusse, 47-50  
Baring, 106  
Barrie, 92, 100, 109-100  
Barthel, 205  
Basshe, 149  
Bax, 90  
Becker, 144  
Benavente, 298  
Benes, 309  
Bennett, 92, 108, 110, 111  
Benson, 68  
Bercovici, 169  
Berendson, 246  
Beresford, 96-7

Bergman, 229-233

Betramelli, 291

Bezymensky, 31

Binyon, 75, 78

Birrell, 80

Black, 148

Bloch, 49

Bojer, 241

Bonsanti, 280

Bontempelli, 271-2, 286

Borghese, 262

Bosis, 291-2

Bourget, 63

Boyd, 302

Brezina, 310

Bridges, 71-3, 111

Brienx, 92

Brod, 99

Bröger, 205, 206

Bromfield, 169

Bronnen, 181

Bruggen, 323-4

Buchan, 80

Burns, 235

Burnshaw, 142

Burroughs, 169

Byron, 94, 98-9

Caballero, 297

Cabell, 173

Calverton, 150

Capek, 307, 316-7

Cardarelli, 282

Carocci, 280, 282

Carroll, 108

Cecil, 79-80

Cendrars, 49

Cesare, 259-261

- Chehov, 1-5, 92  
 Chesterton, 101, 108  
 Christensen, 257  
 Cicognani, 283  
 Cinelli, 290  
 Claudel, 48-9, 60  
 Cocteau, 48-9, 58-9  
 Cohen, 170  
 Comisso, 280, 286  
 Courad, 68, 111  
 Coulon, 58  
 Conturier, 49  
 Coppee, 168  
 Crémieux, 281  
 Croce, 259-260, 274, 293  
 Cullen, 170  
 Cummings, 142  
 Curwood, 169  
 D'annuncino, 288  
 Davis, 102, 103, 106  
 Dehn, 145, 147  
 Deme, 310  
 Diego, 296  
 Donaghy, 114  
 Dostoevsky, 37, 68  
 Doyle, Conan, 109  
 Drachmann, 219  
 Dreiser, 140, 169, 174-5  
 Drinkwater, 80  
 Drozdov, 40  
 Duhamel, 51-3, 61  
 Dunn, 241, 251-2  
 Dunsany, 101  
 Durych, 309  
 Eastman, 145  
 Edschmid, 98

Edwards, 115  
Egge, 241, 252-3, 257-8  
Ehrenbourg, 24-27  
Eliot, T. S., 103, 108, 114  
Engelke, 205-6  
Engström, 256  
Ertz, 83-5  
Espina, 297, 299-300  
  
Fadeyev, 28-30  
Falkeberget, 253-4, 258  
Falkowski, 145, 147  
Falque, 284  
Fearing, 142, 143  
Federn, 180  
Ferber, 170  
Fitzgerald, Barry, 114  
Flaubert, 43-6  
France, 256

Franchi, 282  
Frank, Bruno, 203  
Frank, Waldo, 302  
Frazer, 103  
Fredman, 171  
Freeman, 80, 104  
Frey, 180  
Fröding, 234-7  
Frost, 143  
  
Gadda, 282  
Gag, 149  
Galsworthy, 36, 68, 80,  
101, 107, 110-1  
Ganivet, 295-6  
Garborg, 258  
Gellert, 145, 147  
George, 180  
Gide, 48-9, 153

- Giraudox, 48-9
- Giordani, 274
- Giovannitti, 142
- Glaeser, 180, 199-201
- Glasgow, 170
- Göetz, 310
- Gold, 140, 142 144, 156-167
- Gorky, 13-16, 91
- Gould, 142
- Graves, 81-2
- Green, 38
- Grey, 171
- Griboyedov, 38
- Grieg, 242
- Gropper, 145-7
- Guillén, 296
- Gumilevsky, 33
- Hamsun, 68, 240-1,243-6
- Harris, 117-128
- Harrison, 149-150
- Haukland, 257
- Hauptmann, 91, 92, 183-4, 213-4
- Hauser, 204
- Hawthorne, 168
- Heine, 234, 242
- Herbst, 165-7
- Hergesheimer, 172-3
- Herrick, Robert, 170
- Herzen, 37
- Hesse, Hermann, 212
- Hewlett, 80
- Hickerson, 149
- Hjorto, 222
- Hofmannsthal, 60
- Holz, 195-6



- |                               |                    |
|-------------------------------|--------------------|
| Hora, 311                     | 129-30, 140        |
| Housman, 78                   |                    |
| Hubert, 41                    | Kafka, 212-3       |
| Hutchinson, 101-2             | Kaiser, 93, 98     |
| Huxley, Aldous, 107-8,<br>111 | Kalar, 141-2       |
|                               | Kassak, 304        |
| Jbsen, 90-1, 108              | Kataev, 34-5, 39   |
| Inclan, 297                   | Kaye-Smith, 96     |
| Jstrati, 325-6                | Keyserling, 182    |
| Jacob, 181                    | Kielland, 245      |
| Jaloux, 60-1                  | Kinck, 254, 257    |
| James, 153                    | Kipling, 78, 103   |
| Jarnes, 297                   | Klein, 145-6       |
| Jensen, Thit, 221-2           | Kolski, 145        |
| Jensen, Johannes V., 221      | Kopta, 308         |
| Jimenez, 296                  | Kratochevil, 308-9 |
| Jirásek, 312-5                | Kreymborg, 141-3   |
| Joyce, 93, 105-6, 109, 113,   | Kunitz, 156-167    |
|                               | Kuprin, 11-12      |

Lagerlof, 238-9, 255  
Langer, 307  
Lapin, 38, 42  
Laurin, 224-6  
Lawrence, 69-70, 93, 103,  
105, 108, 110  
Lersch, 206  
Lewis, 169, 175  
Linati, 290  
Lindsay, 142  
Linguist, 246  
Lodi, 290  
London, 168  
Longanesi, 286  
Longen, 310  
Lonsdale, 80  
Loos, 169  
Lope, 297  
Lorca, 296

Loria, 280, 287  
Lowell, 140  
Lozowick, 145, 147  
Ludwig, 182  
Macaulay, Rose, 68  
Maccari, 286  
Machado, 296  
Machiavilli, 263  
Mackenzie, 111  
Macleod, 148  
Macliammoir, 115  
Maeterlinck, 63-5, 91  
Magil, 148  
Ma'aparte, 280-1, 286  
Mann, Claus, 203  
Mann, Heinrich, 193-4,  
208, 211-2  
Mann, Thomas, 190-2,

255

Mansfield, 67-8

Manuel, 296

Maran, 49

Marinetti, 288

Mas, 300

Masfield, 74-8, 80, 92

Mason, 80

Massis, 59

Mauriac, 61-2

Maurois, 60, 98

Mayakovsky, 17-23

Mehring, 182

Merley, 302

Merrick, 111

Moody, 142

Moore, George, 92, 103-

4, 113-4

Moore, Marianne, 142

Moore, Sturge, 75

Morand, 59

Moravia, 267-8, 287

Morselli, 262-4

Murray, 80

Nadir, 327-8

Nazhivin, 39

Neri, 267-8, 287

Nervo, 176-7

Neumann, 211

Nezval, 311

Nikitin, 38

Nilsson, 255-6

Norris, Charles, 169

Norris, Frank, 169

Norris, Kathleen, 170

Noyses, 103, 109

- O'Casey, Sean, 115-6
- O'Connor, Frank, 114
- O'Connor, T. P., 95
- O'Flaherty, 108, 110, 115-6, 133-4
- OGareva, 37
- OGariov, 37
- OHenry, 169, 175
- O'Neill, 93, 173-4
- Orkan, 319-321
- Ostenso, 241
- Palazzeschi, 291
- Panaieva, 37
- Pancrazi, 284, 285
- Papini, 285
- Passos, 149, 170
- Pavolini, 282
- Pellizzi 281, 293
- Petzold, 205
- Pickova-Saudkova, 310
- Pilnyak, 31, 74
- Pirandello, 93, 273-8, 288-9
- Platonov, 40-1
- Poe, 168
- Polgar, 181
- Proust, 36, 48-9
- Reményi, 303-4
- Rémy, 49
- Ribak, 145, 148
- Richards, 105
- Ridge, 142
- Rilke, 60
- Rimband, 58, 114
- Rimini, 287
- Ringelnatz, 180
- Robinson, 142

- |                                 |  |
|---------------------------------|--|
| Robinson, Lennox, 113,<br>114-5 | Serna, 297,302                                     |
| Rochelle, 54-5                  | Shakespeare, 107, 113                              |
| Rolland, Romain, 59, 61         | Shaw, Banard, 90-1,100,<br>101,102-3,106-7,111,113 |
| Rö'vaag, 251                    | Siegel, 145-6                                      |
| Root, 142, 143                  | Sierra, 298  |
| Rorty, 142                      | Sitwell, 88-9                                      |
| Ruchon, 58                      | Sinclair, 137-8, 154-5, 172-<br>175, 222           |
| Sackville-West, 111             | Siwertz, 226-9                                     |
| Salinas, 297                    | Skavlan, 257                                       |
| Sandburg, 142                   | Sloan, 144   |
| Sasson, 79, 82                  | Soderberg, 256-7                                   |
| Schnitzler, 92, 188-9           | Soldati, 287                                       |
| Sciscitino, 294                 | Spector, 142                                       |
| Scholz, 186-7                   | Spirito, 294                                       |
| Sedgwick, 111-2                 | Stephens, 131-2                                    |
| Seifert, 311                    | Stewart, 171                                       |
| Semyonov, 31                    | Stucken, 185-6                                     |

- |                          |                      |
|--------------------------|----------------------|
| Stuparich, 282-3         | Twain, Mark, 168     |
| Sudermann, 92            | Tynyanov, 38         |
| Susskund, 203-4          |                      |
| Svevo, 265-8             | Uliansky, 41         |
| Swinnerton, 109          | Unamuno, 295         |
|                          | Undset, 241, 247-250 |
| Taylor, Geoffrey, 114    | Untermeyer, 145      |
| Tecchi, 280              | Uzbekistan, 41       |
| Tegnér, 235              |                      |
| Teige, 310               | Vachek, 309          |
| Tetauer, 310             | Valery, 59-60        |
| Thiess, 202, 215-6       | Vergani, 286         |
| Tinti, 290               | Ve laine, 58         |
| Toller, 93, 205          | Vinciguerra, 294     |
| Tolstoy, A. N., 38       | Vittorini, 284       |
| Tolstoy, Leo, 36, 37, 92 | Volpicelli, A., 294  |
| Tombari, 290             | Volpicelli, L., 294  |
| Tucholsky, 181-2         |                      |
| Turgenev, 6, 7-10, 37    | Wallace, 111, 279    |

- Wallis, 142
- Walpole, 68, 97, 111
- Walter de la Mare, 75,  
78, 80, 88, 108
- Warrender, 79
- Wasserman, 216
- Watson, 75
- Wedekind, 92
- Weiss, 156-7
- Wells, 109, 111
- Werfel, 197-8
- Wergeland 242
- Werswick, 241-2
- West, 86-7
- Wharton, 135-6
- White, B. V., 171
- Whitter, 142, 177
- Wilde, 117-128
- Wilder, 151-5, 156-167
- Widenvey, 242
- Wilson, Romer, 80
- Woodward, W. E., 170,  
175
- Woolf, 68, 105
- Yeats, W. B., 75, 78, 92,  
115
- Yeats, Jack, 115
- Young, 145, 147-8
- Zamacois, 300
- Zech, 205
- Zilahy, 304-5
- Zweig, 207-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2316B



上海圖書館